何新著

孔子年谱

何新国学经典新新解系列





社

何新国学经典新解系列

孔子年谱

何新 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孔子年谱/何新著. —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1
(何新国学经典新解系列)
ISBN 978-7-80232-055-0

Ⅰ.孔… Ⅱ.何… Ⅲ.孔丘(前551~前479)-年谱 Ⅳ.B22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64517号

出版发行:时事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2号
邮　　编:100081
发行热线:(010)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010)88547595
传　　真:(010)68418647
电子邮箱: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www.shishishe.com
印　　刷: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16　本书印张:12.75　本书字数:220千字
2007年2月第1版　　2007年2月第1次印刷
全套书总印张:236.5　　全套书总字数:4100千字
全套定价:680元(15册)

何新国学经典新解

01、尚书新解·大政宪典
02、易经新解·天行健
03、论语新解·思与行
04、诗经（情诗）新解·风与雅
05、诗经（史诗）新解·雅与颂
06、老子新解·宇宙之道
07、天问新解·宇宙之问
08、楚帛书与夏小正新解·宇宙起源
09、楚辞新解·圣灵之歌
10、孙子兵法新解·兵典
11、孔子年谱
12、谈龙说凤
13、诸神的起源
14、龙·神话与真相
15、雄·汉武大帝新传
16、圣·孔子新传 ※
17、霸·昭襄年谱 ※
18、两汉经学今古文论争新议 ※
19、读《说文解字》批注 ※
20、读史札记 ※

注：有※号者乃为第二编之书

我们原是英雄种族的后裔

"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

1 面对21世纪的中国,我们有必要抚今思昔,追溯传统。

华夏民族的先史中有一个神话时代。这个时代实际就是华夏民族肇始和文明滥觞的英雄时代。

女娲是敢于蹈火补天的英雄。伏羲、神农、黄帝、炎帝、蚩尤、大禹,或创世纪,或创文明,或拓大荒,或开民智,或奋身为天下先,或舍身为天下法。

鲧与大禹父死子继,以身济世,拯黎民于水火;蚩尤共工九死不悔,虽失败而壮志不屈,天地为之崩陷。

夸父逐日,体现了对于神灵的藐视。而精卫填海,则表现了对于宿命的不驯。

由此观之,中华民族的神话先古时代,实在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慷慨悲壮的时代,奋进刚毅的时代;是献身者的时代,殉道者的时代,创造英雄和产生英雄的时代。

传说中华民族是龙和凤的传人,而龙凤精神,我以为就是健与美的精神。

所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龙飞凤舞,龙腾虎跃,这些灵物就是那些先史男女英灵们的象征化身吧?!

2 然而，“学者多称五帝，尚矣。《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后人对传说的上古英雄，三皇五帝，其名或能知之，其事则鲜能详之。

近世以来，疑古骂古之风倡行，时髦的是数典忘祖。

许多人因此也忘记了我们中华民族本是一个英雄种族的后裔，忘记了我们这个民族原是出自一种久远的英雄世系。

“中华”得名源于日华，所谓“重华”，所谓“神华”。“汉”之得名源于天汉，《小雅·大东》：“维天有汉。”郑玄云：“天河谓之天汉。”《诗经》：“倬彼云汉，昭回于天。”《晋书·天文志》：“天汉起东方。”《夏小正》：“七月，汉案户。”《埤雅》：“水之在天为汉。”《广志》：“天河曰银汉，又曰银河。亦曰天汉。”由此可知，“中华”得名于重华，即太阳。“大汉”得名于天汉，即银河。[①]太阳与银河，正是华夏民族上古的始祖天文图腾。

明有奇士张燧曾著奇书《千百年眼》。其书序云：“世有千百年眼其人乎？非迷目阿堵(阿堵，即金钱别名)，则泥首典籍作蠹虫耳。迷于利者无足论，即迷于书籍者，多从耳根入，偶拾前人舌余，即以为定案……非是千百年胸次，谁能上下剔其隐微，晰其源委？”

面对未来，世途多艰。而多难兴邦！我们今日更需要慎终追远，呼唤一种英雄的精神！“打开窗子吧，让我们呼吸一下英雄的气息！”(罗曼·罗兰)

---

①天汉本为天河名。传说汉水源自天汉，刘邦封汉中王，取天下后用“汉”为国号。汉武帝用“天汉”为年号，纪为纪年之名，后乃为华夏族名。《淮南子》：“天河者，天神之关也。”《孝经援神契》：“河者，水之伯，上应天汉。”张衡《灵宪》：“水柱为天汉。”

3华夏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所产生过的一切文明中，最优秀、最智慧、最具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一种渊源于远古的文明。

5000年来流传有自的系统世序、历法、文献记载，以及近百年来地下出土文物、文献，与这些书面记载的惊人之印证和吻合，使人可以确信，夏商周文明绝不是建立在所谓原始巫教（张光直）或野蛮奴隶制（郭沫若）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当时举世最为先进的天文历法知识、理性宗教哲学和最发达优越的农业及工艺城邦文明基础之上的。

《易经》、《老子》是中国天人学与哲学之源。《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是中国政治学之源。《孙子》、《孙膑兵法》是中国兵学之源。《论语》、《孟子》、《礼记》是中国伦理学之源。三部《礼》经是中国制度设计之源。《素问》是中国医学之源。《诗经》、《楚辞》则一向被认为是中国文学之源。

然而，这些经典古书数千年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实际从未真正透彻明晰地被人读通。而读不懂、读不通这些书，就根本没有资格讲论中国文化。

多年来，我不揣愚陋，一直有夙志于全面地重新解读这一系列古代经典。自《诸神的起源》、《龙：神话与真相》、《大易通解》以下，我将陆续出版一系列重新解读诠释华夏上古文明和经典的著作。这一套书是这一努力的又一续篇。

可惜我目前的脑力和目力也许不允许我作完所拟构的全部工作。那么，我拟出版我在1983—1999十几年间的研究札记。这一札记中汇录着我的思考线索和研究脉络，希望以后会有人将我所不能作完的工作给予完成。

何 新

2001年5月22日于沪上雨辰斋养庐

序

此年谱之初稿曾收入拙著《孔子论人生》及《圣与雄》[①]。考订未精，或从前人误说，有不少漏误。近几年深入研究，有所新知。因重作此谱。

此谱乃是目前关于孔子生平最详尽的一个年谱，但仍会有所歼误，欢迎读者指正。

何 新

2006 年 6 月

---

①分别由时事出版社及金城出版社于 2002 年前后出版。

目 录

孔子年谱

何 新

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2年),周灵王二十年,周历十月,夏历八月廿七日,[①]颛顼历十一月之庚子日(当公历9月9日),孔子诞生。[②]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

《史记·鲁世家》:"(鲁襄公)二十二年,孔丘生。"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

《谷梁传·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

《公羊传·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孔子家语·本姓解》:"孔子之先,宋之后也。……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故后以孔为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时所赐号也,是以子孙遂以氏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避华氏之乱而奔鲁。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虽有九女而无子。"

[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于是乃求婚于颜氏。颜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颜父问三女曰:'陬大夫虽父祖为士,然其先圣王之裔。今其人身长十尺,武力绝伦,吾甚贪之。虽年长性严,不足为疑。三子孰能为之妻?'二女莫对,徵在进曰:'从父所制,将何问焉?'父曰:'即尔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往庙见,以夫之年大,惧不时有男,而私祷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③]

---

①《洙泗考信录》引《孔庭纂要》:"鲁襄公廿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即今(夏历)之八月廿七日。"崔述谓,廿一年十月庚子,即夏历八月之廿七日也。

②崔述《洙泗考信录》:"公羊,谷梁两传论孔子生皆在襄公二十有一年。而《公羊传》云: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与《谷梁》年同而月异。《史记·孔子世家》则云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后于春秋传者一年。余按:春秋后,费邑之堕在定公十二年,而孔子世家在十三年。鲁世家及年表,孔子去鲁皆在定公十二年,而孔子世家在十四年,是《史记》自身亦相讹误耳。白光琦亦指出:"一向作为系年依据的《史记·六国年表》讹误很多。以日食天文历考之,秦简公以前《六国表》皆后错一年。"(《中国古代史论丛》第11辑)

③方括号内所言孔子事,未见于秦汉前旧籍,应当王肃所伪托也。

《世本·秦本·传·宋孔氏》:“叔梁纥生仲尼。仲尼圩顶反首张面,四十有九表,堤眉谷窍,参臂骈胁,腰大十围,长九尺六寸,时为长人。后数世皆一子。”

[关于孔子生年,历来有疑问。钱大昕云:“《左传》于哀公十六年书‘孔子卒’而不书孔子生年。《公羊传》云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生。《谷梁》云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生。《史记》则云二十二年孔子生,而无月日。考贾逵注《左传》于襄二十一年云‘此年仲尼生。’又昭二十四年,服虔注引贾说云仲尼时年三十五。是汉儒皆以孔子生在襄廿一年也。是年续书十月庚辰朔,则十一月无庚子日。”

钱氏又云:“予以三统术推襄公廿一年十月已卯朔,其月廿二日庚子是为宣尼生之日,年从《公羊》,月从《谷梁》,与贾、服注《左传》亦合。自襄廿一年至哀十六年实七十四算,而贾逵云七十三者,古人以周岁始增年也。《史记》谓生于襄廿二年,年七十三,则以相距三岁计之。”(《十驾斋养新录》)]

俞樾云:

“《续博物志》:‘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年,公、谷两传所纪有一月之差,与《史记》有一年之差。[①] 愚谓纪年之法,古今不同。今人纪年之法,如生于甲年,即以甲年为一岁,生于乙年,即以乙年为一岁。古人纪年不然。如甲年某日,始为一岁。故绛县老人已历七十四年,而止谓之七十三年,以未满四十日故也。公、谷用今法,则襄公二十一年孔子一岁。《史记》用古法,则襄公二十二年孔子一岁。异同之说,职此之由。孔子之年可以定矣。”(《九九消夏录》)]

①何按,今本《谷梁传》记孔子生于襄廿一年十月庚子,是用周正也。今本《公羊传》则记谓“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是用颛顼历也。《史记》“世家”及“十二诸侯年表”则记“襄 22 年孔子生。”

《春秋》公羊传:(经,襄公二十有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春秋》谷梁传:(经,襄公二十有一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

《史记》孔子世家: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

《公羊》,《谷梁》皆记为襄公二十有一年,而《史记》独为襄公二十二年。

《史记》索隐:“盖以周正十一月属明年,故误也。”

盖以颛顼历十一月为正月也。如此,则孔子生年可以确定为鲁襄公二十一年矣。

至于月日,二传有差异,日同而月不同也。日皆为干支庚子,月则“公羊”为十有一月,谷梁为十月。

《十三经校勘记》:二十有一年庚子孔子生。唐石经诸本同,《释文》作庚子孔子生,云传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与陆氏本合。疏本作十有一月庚子,与唐石经同。按作十月者是也。考杜预长历,十月庚辰小,十一月,巳酉大,十一月,无庚子。庚子乃十月二十一日也,(齐诗召南说。)

如阮元引齐诗召南说,公羊之十有一月不合于干支也,其衍文也哉?

如此孔子生辰可以确认为,鲁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即夏历八月廿一日,公历九月九日。

[关于孔子生年有两种记载,一是司马迁的鲁襄公二十二年说(见《史记·孔子世家》、《鲁世家》、《十二诸侯年表》),二是《谷梁传》、《公羊传》的鲁襄公二十一年说。两说相差一年。

据钱穆统计,历史上取前说的学者有杜预(《左传注》)、陆德明(《左氏音义》)、苏辙(《古史》)、袁枢(《通鉴纪事本末》)、郑樵(《通志》)、朱熹(《论语序语》)、吕祖谦(《大事记》)、罗泌(《路史余论》)、金履祥(《通鉴前编》)、薛应旂(《四书人物考》)、夏洪基(《孔子年谱》)、黄宗羲(《南雷文约》)、万斯大(《礼记偶笺》)、马骕(《绎史孔子年谱》)、阎若璩(《困学纪闻笺》、《潜丘札记》)、梁玉绳(《古今人表考》、《史记质疑》)等。

而取后说者则有贾逵(《左氏解诂》)、服虔(《左氏传解谊》)、何休(《公羊解诂》)、王钦若(《册府元龟》)、胡安国(《春秋传》)、黄震(《黄氏日钞》)、马端临(《文献通考》)、胡广(《四书大全》)、崔述(《洙泗考信录》)、江永(《乡党图考》、《孔子年谱》、《群经补义》)及钱大昕(《养新录》、《三史拾遗》)等(见钱穆《孔子生年考》,《先秦诸子系年》第1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司马贞《孔子世家》索隐说:"今以为二十二年,盖以周正十一月属明年,故误也。"司马贞认为《谷梁传》所记的"冬十月庚子,孔子生",用的是夏历,周历比夏历早两个月,因此按照周正,十月当属于明年,所以《史记》就往后推了一年记在襄公二十二年了。但有学者对此提出疑义,认为《春秋》中成、襄、昭、定、哀用的都是周正,"周正建子,十一月乃今之九月,安得属明年耶?"(狄子奇《孔子编年》卷一)]

何按,《公羊传》用颛顼历,《世家》用夏正。春秋时,鲁历及鲁《春秋》采用正月建子之周正。晋、齐用正月建寅之夏正。楚、秦及西汉至汉武太初元年前,用夏正十月为岁首之颛顼古历。由此造成孔子生年推算舛误,遂有一年之误差。

十二支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夏历	10	11	12	1	2	3	4	5	6	7	⑧	9
颛顼历	1	2	3	4	5	6	7	8	9	10	⑪	12
周历	12	1	2	3	4	5	6	7	8	9	⑩	11

关于孔子的生日,《公羊传》记是"十有一月庚子",而《谷梁传》则记为"冬十月庚子,"两者相差一月,对此以往学者多有考证。崔述说:"《春秋》是年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则庚子乃十月之二十一日,既无闰月则十一月中不得复见庚子,故今从《谷梁》。周正之冬十月,则今夏正之秋八月也。"(崔述《洙泗考信录》卷一)孔广森《公羊通义》说:"陆德明《释文》谓'庚子孔子生,传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今以十月庚辰朔校之,知旧作十一月者误,故定从《释文》本。"据此,孔子当生于"十月庚子","十月庚子"是以周正计算,因周历比夏历早两个月,推算为夏正八月二十七日。此生日为后世多数学者接受,故从之。

关于孔子家世,《诗·商颂序》疏引《世本》:“宋湣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周),宋父(周)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为宋司马(何按,孔,孔嘉所受封邑也。)。(宋)华督杀之,而绝其世。

其子木金父降为士。木金父生(孔)祁父,祁父生(孔)防叔,为华氏所逼,奔鲁,为防(邑)大夫,故曰(孔)防叔。

防叔生(孔)伯夏,伯夏生(孔)叔梁纥,叔梁纥生(孔)仲尼。”

[《潜夫论》(志氏姓):“闵公子弗父何生宋父。宋父生世子,世子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孔父嘉生子木金父,木金父降为士,故曰灭于宋。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防叔为华氏所逼,出奔鲁,为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为鄹(邹)大夫,故曰鄹叔纥,生孔子。”]

[晋王肃撰《孔子家语》:“孔子之先,宋之后也。微子启帝乙之元子,纣之庶兄,以圻内诸侯入为王卿士,微国名,子爵。

初武王克殷,封纣之子武康于朝歌,使奉汤祀,武王崩而与管蔡霍三叔作难,周公相成王东征之。

二年,罪人斯得,乃命微子于殷,后作微子之命,由之与国于宋,徙殷之子孙,唯微子先?

仕周,故封之贤,其弟曰仲思,名衍,或名泄,嗣微之后,故号微仲。

生宋公稽,胄子,虽迁爵易位,而班级不及其故者,得以故官为称,故二微虽为宋公,而犹以微之号自终,至于稽乃称公焉。宋公生丁公申,申公生缗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厉公方祀,方祀以下,世为宋卿。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故后以孔为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时所赐号也,是以子孙遂以氏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睾夷,睾夷生防叔,避华氏之祸而奔鲁。方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1]]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孔子父名“叔梁纥”。

[《括地志》:“故邹(陬)城在兖州泗小县东南六十里。”“昌平山在泗水县南六十里。”孔子生昌平乡,盖乡取山为名。”]

---

①原文下云“乃求婚于颜氏,征在从父命为婚。”篡改《史记》“野合”本义,是晋儒伪饰整合礼仪之说,不足为信。

《史记》以叔梁为其字，纥为其名。

叔，是伯仲叔季的排行，即排行为三。（孔子名仲尼，排二也。）梁为其字，纥为其名。

[孔子三岁而父孔纥卒，葬于防。至十九，娶于宋之亓官氏，一岁而生伯鱼，鱼之生也，鲁昭公以鲁鱼赐孔子，荣君之贶，故因以名曰鲤，而字伯鱼，鱼年五十，先孔子卒。"]

孔子云："丘也，殷人也。"（《礼·檀弓》）

《孔子家谱》、《孔子编年》记孔子世系：

宋微子启→宋微仲→宋公稽→丁公申→

缗公共 { 历公鲋祀
弗父何（以兄→让位，世为大夫）

宋父周→世子胜→正考父→孔父嘉→木金父（教鲁）→睪夷→防叔→伯夏→

（叔）梁纥 { 孟皮
孔丘

《史记·孔子世家》：[①] "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未婚而合故称"野合"。或曰"交之于田野，桑间濮下"也。）

["野合"，上古先民之礼俗。传说伏羲始创婚姻分姓制度。则伏羲以前之俗，皆为野合。此俗流传民间，至秦汉犹未衰。盖贵族君子严婚姻继承之制，民间则仍存乡社（公社）制。《周礼》："仲春二月会合男女之无夫家者。"此所谓"会合"，实即"野合"。司马贞云："野，谓不合礼仪"，"野者，是不合礼耳。"]

"孔母颜氏征在，居曲阜阙里。"

"祷于尼丘得孔子。"

[《括地志》："故阙里在兖州泗水县南五十里。《与地志》云："邹城西界阙里，有尼丘山。"]

[何按：祷，导也。引产曰导。产子亦曰导。鲁之"尼丘"，即陈之"宛丘"，楚之"云梦"，宋之"桑林"，齐之"社稷"（稷门），皆乃大社之所在也。尼丘、宛丘，皆四高中凹，象地乳及女阴。]

---

①以下简称《世家》。

孔子出生，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有“野合”之说，后世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认为“野合”是指在野外交配，按此说法，孔子为私生子。但历来儒家都避讳此说，认为有失“圣人”体面，故又主张“野合”是指粗野不合礼仪。司马贞《史记索隐》云：“此云野合者，盖谓梁纥老而徵在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按，司马迁做《史记》时，孔子地位虽有很大提高，但远没有到迷信的程度，加之司马迁信奉黄老，又具独立精神，故对孔子种种不“尔雅”之事，如“子见南子”、“惶惶如丧家犬”等都能照实记录，因此，司马迁“野合”的说法可能寓有隐讽之意。但孔子即使真是私生子，于其伟大也无损一丝一毫，故不必在文字上做文章，以求避讳。

[何按：陬即邹。地在今山东曲阜东南之陬城。《庄子·天下》称孔子为“邹鲁之士”，本此。又昌平乡在曲阜东南五十里，尼山之西。

《汉书》颜注称：“阙里，孔子旧里也。”

孔子父邑在陬。其幼从母居，故云生长于阙里。]

伏侯《古今法》：“孔子生之夜，有二苍龙自天而下，有五老列于庭，有麟吐玉出于阙里，云：水精之子，继商周而圣王出。”

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字仲尼，姓孔氏。”①

[晋干宝《搜神记》云：“征在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名空窦（洞），在鲁南山之空窦（洞）中。……今俗名女陵山。”]

汉以后神化孔子，儒者编造诸多神话：

[《礼记》檀弓疏引《论语撰考谶》：

“叔梁纥与徵在祷尼丘山，感黑龙之精以生仲尼。”]

[《艺文类聚》八十八引《春秋演孔图》：

“孔子母徵在游大冢陂，睡，梦黑帝使请与己交，语曰：‘女乳必于空桑之中。’觉则若感，生丘于空桑之中。”]

①《世家》此说不足信。首上圩顶成陷坑，当为残疾也。孔子幼时无名，成年后自我命名，记父母尼丘之会，故名“丘”，字“尼”。

[《论衡·实知》:“孔子生不知其父,若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

[《史记·索隐》:“叔梁纥娶鲁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病矣。”]

[何按:由于“野合”之不合“礼制”,所以后世儒者多在“野合”语义上巧言曲解。张守节《正义》昧于“野合”本义,谬说云,“婚姻过四十九即云野合。”而王肃则绘声绘影地编造了一个荒谬的孔纥娶少妇故事:“曰虽有九女,是无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于是乃求婚于颜氏。

颜氏有三女,其小曰征在,颜父问三女曰:‘陬大夫虽父祖为士,然其先圣王之裔,今其人身长十尺,武力绝伦,吾甚贪之,虽年长性严,不足为疑,三子孰能为之妻?’二女莫对,征在进曰:‘从父所制,将何问焉。’父曰:‘即尔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非庙见,以夫之年大,惧不时有男,而私祷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综述汉以后关于孔子诞生之神话:

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公羊传》:“孔子以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生,即周灵王二十一年。”生而首上圩顶,如屋宇之反,中低而四旁高,身长九尺六寸,人皆谓之长人。

“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今山东曲阜县。其先宋人也。

宋襄公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姓孔氏。孔父生木金父,木金父生锌夷,锌夷生防叔,畏华氏之逼而奔鲁,为鲁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

梁纥娶鲁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于颜氏。颜氏有三女,小女名徵在,嫁叔梁纥,时叔梁纥年六十四矣。

孔子母徵在,游于大泽之陂,梦黑帝使请己,己往,梦交。语曰:“汝乳必于空桑之中。”觉则若感,生丘于空桑之中,故曰玄圣。

案此文,学者毋以为怪。因古人谓受天命之神圣人,必为上帝之所生。孔子虽不有天下,然实受天命,比于文王,故亦以王者之瑞归之。]

[古称孔子仪表者非一,如孔子反宇,是谓尼丘。

孔子之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运。”孔子长十尺，大九围，坐如蹲龙，立如牵羊，就之如昴，望之如斗。

孔子海口，言若含泽。

仲尼斗唇，舌理七重，吐教陈机受度。

仲尼虎掌，是谓威射。胸应矩，是谓仪古。龟脊，辅喉，骈齿，面如蒙倛。

其颡似尧，其项似皋陶，其肩类子产，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

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孔子一周岁。

冬，鲁、晋、齐、郑、卫会盟。

鲁襄公二十三年（前550年），孔子二岁。

齐崔杼弑其君，立景公。

是岁，谷、洛水斗，危周王城。齐人城郏。

鲁襄公二十四年（前549年），孔子三岁。

父孔叔梁纥卒。

[《世家》：“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盖其慎也。陬人挽父之母诲孔子父墓，然后往合葬于防山焉。”何新按：孔子母所居里，乃挽父所居之里。孔子少，亦多参与执丧之礼。故少好俎豆，常设祭祀礼容。又儒家特重丧礼。]

[索隐：“《家语》云生三岁而梁纥死。”又云：“孔子少孤，不知父坟处，非谓不知其茔地。征在笄年适于梁纥，无几而老死，是少寡，盖以为嫌，不从送葬，故不知坟处，遂不告耳。”何按：后儒以“野合”、“不婚而孕”为非礼。又耻圣人之无父，且孔子不知其葬地，乃杜撰孔纥求婚故事（王肃《家语》），又所谓“非不知坟处”，所谓“笄年而适”，“以少寡为嫌不送葬”云云，以为缘饰。皆后人之妄言耳。]

何按：《世家》云丘生即父逝，而《家语》云三岁死，不同。折衷之，可能是三岁死，

实际上孔子生前从未见过其父，故又有生而父逝之说。

鲁襄公二十九年（前 544 年），孔子八岁。

吴公子季札聘于鲁，观礼乐。言，周礼尽在鲁矣。

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

鲁襄公三十年（前 543 年），孔子九岁。

子产执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左传》)襄三十年）

鲁襄公三十一年（前 542 年），孔子十岁。

子产执政于郑。

[郑有乡校，乡校之士，非论执政，然明欲毁乡校。子产曰：“何以毁为也？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否者，吾则改之。若之何其毁也。防怨犹防水也，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弗克救也，不如小决使导之，不如吾所闻而药之。”

郑子产有疾，谓子太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濡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子产卒，子太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掠盗。太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必不及此。”孔子闻之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于猛，猛则民残，民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宽猛相济，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毋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惨不畏明，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和之至也。”子产之卒也，孔子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

孔子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左传》襄 31 年）

[子游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极言子产之惠也，可得闻乎？”孔子曰：“夫子产者，犹众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产以所乘之舆济冬涉者，是爱，无教也。”]

六月，襄公卒。九月，太子卒。

季氏立襄公庶弟，齐归氏之子裯为君，是为昭公。

鲁昭公元年（前 541），孔子十一岁。

昭公名“裯”，年十九即鲁公位。“有童心。”

[昭公年 19，犹有童心。鲁司马叔孙豹(穆叔)不欲立，曰：“太子死，有母弟可立。否，则立庶子之长。年均择贤，义均则卜之。今裯非嫡嗣，且居丧不戚而有喜色。若立，必为季氏忧。”季武子弗听，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君子曰：“是不终也。”]

孔子少孤，贫且贱。

鲁公入晋，至河。晋谢还之。

鲁昭公二年（前 540），孔子十二岁。

晋侯使韩宣子聘(宾)于鲁。宣子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鲁昭公四年（前 538），孔子十四岁。

郑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①子产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鲁昭公五年（前 537），孔子十五岁。

孔子云：“我十有五而志于学。”

“我少小贫贱，常自执事，故多能为鄙人之事，君子固不当多也。”(《论语·子罕》何晏注引包咸)

[志学者，有志向学。孔子未入学庠，乃自学而成者也。]

[《御览》六百七引《慎子》

孔子曰：“丘少而好学，晚而闻道，以此博矣。”]

---

①丘，社也，一丘一社。废井田之共耕共享制，而计丘取赋(军政赋费)。

[《荀子法行》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思也:少而不学,长无能也;老而不教,死无思也;有而不施,穷无与也。是故君子少思长,则学;老思死,则教;有思穷,则施。”]

姜亮夫《史学论文集》:

“总观孔子自述为学次,迄自小学校而入于大学,则小学不过植基之少仪,目的固在于大学。孔子大学之成就,在圣人之德,哲智之能。”

(何按:小学,技也。大学,德也,济天下之道也。)

[《礼记·学记》:“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保傅》:“八岁出就外舍,束发就大学。”《白虎通》:“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

古贵族之子,八岁入小学学书计。孔子因少孤家贫,童年不能入学,至十五方立志从学。其言“志于学”,乃自学也。]

鲁三桓与鲁君四分公室。

[鲁桓公生同,是为鲁庄公。桓公次子庆父为仲孙氏。三子步牙为叔孙氏。四子季友为季孙氏。是为“三桓”,分主鲁政。仲孙氏即孟孙氏。]

子曰:“国家昏乱而良臣见。鲁国大乱,季友之贤见,僖公即位,而任季子,鲁国安宁,外内无尤(忧),行政二十一年。”

春,王正月,季武子废中军。季氏乘叔孙氏(司马)内乱之机,废中军之制而夺鲁君领地及力役。

[舍中军,卑公室也。初、作中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尽征之,叔孙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及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取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供养)于公。[1]]

---

①中军,建中军,以夺公田之赋也。季氏自征其赋,叔孙氏得公属民之“子弟”(青壮者),孟氏又得役其中子弟之丰。时季孙氏为司徒,叔孙氏为司马,孟孙氏为司空。及除之,四分公室(之赋),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后贡于公。时叔孙氏家乱,氏族衰,叔孙氏庶子竖牛,乱其家族,杀嫡立庶,又分其邑。叔孙昭子逐竖牛。叔孙氏昭子即位,朝其家众曰:“(家臣)竖牛祸叔孙氏,使乱大从(众)。杀嫡立庶,对皮(霸)其邑。将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杀之!”竖牛惧,奔齐。齐孟仲之子,杀诸塞关之外,投其首于宁风之棘上。(孔子对此事有评论,见昭五年传。)季氏独在也。

鲁昭公六年（前 536 年），孔子十六岁。

郑子产铸刑鼎。

[三月，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书，曰："始吾有虞于子，今则已矣。昔先生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而远之，莅之以强，继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侥幸以成之，弗可为矣。"

"夏有乱政而《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毕叔世也。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诗》曰：'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 闻之，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复书曰："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取敢忘大惠？"

士文伯曰："火见，郑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铸刑器，藏争辟焉。火如象这，不火何为？"]

鲁昭公七年（前 535 年），孔子十七岁。

七年春正月，燕暨齐平。齐侯次于虢，燕人谢罪。二月戊午，盟于濡上。

鲁大夫孟僖子陪鲁君访楚，路经郑国，君臣不懂周礼，失态。[1]

[《左传》："三月，公如楚。郑伯劳于师之梁，孟僖子为介。不能相仪，及楚，不能答郊劳。""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敬能礼者从之。"]

（阎若璩《四书释地》续引《水经注》云："孔子年十七，适周。"）

11 月，季武子卒。日食。

---

①《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属此于昭公 8 年："公如楚，楚留之，贺享章华台。"则晚一年也。与孔子生年推算错误同。

鲁昭公八年（前 534 年），孔子十八岁。

母颜征在卒，殡于“五父之衢”。

[何按：五父之衢，恶葬之地也。五，通午，忤逆也。父，夫也。“午夫”，即“恶夫”。政鲁人以之为诅誓恶死之所。]

[《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父）墓，殡（母）于五（无）父（夫）之衢。人之见之者，皆以为葬也。其慎（身）也，盖殡也。问于郰曼父之母，然后约合葬于防。”“孔子既得合葬于防……封之，崇四尺。”]

[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母死，乃殡五父（无夫）之衢，盖其慎也。郰人輓父之母诲孔子父墓，然后往合葬于防焉。（《世家》）]

[按：五父之衢，数见于《左传》（襄 11 年，昭五年，定 6 年，定 11 年），亦见《檀弓》、《韩非·外储右上》。（《山东通志》谓在曲阜东南）。

“五父之衢”在《左传》皆为不祥诅咒之地。如襄 11 年，季武子与叔孙穆子为立中军而盟誓“诅于五父之衢”。定七年，阳虎盟公及三桓于亳社，又“诅于五父之衢。”所以诅之于此者，盖以此地葬横死之鬼也。][①]

[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门人后，雨甚至，孔子问焉，曰：“尔来何迟也？”曰：“防墓崩。”孔子不应。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闻之，古不修墓。”（《礼记·檀弓》）]

[《御览》560 引《皇览冢墓记》：

鲁大夫叔梁纥冢，在鲁国东阳聚安泉东北八十五步，名曰防冢。民传曰：防坟，于防地微高。孔子冢，鲁城北便门外，南去城十里。冢茔方百亩，冢南北广十步，东西十步，高丈二尺。冢为祠坛，方六尺，与地方平；无祠堂。冢茔中树以百数，皆异种，鲁人世世皆无能名其树者。民传云：孔子弟子异国人，各持其国树来种之。孔子茔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伯鱼冢，孔子冢东边，与孔子冢大小相望。子思冢，在孔子冢南，亦大小相望。]

---

①昭五年记叔孙氏“诅于五父之衢。”五父之衢，乃不祥诅咒之所也。颜氏若为贵族妻妾，则不当葬于此。

季平子(即季孙意如)饷士。孔子赴季氏会,要求承认贵族(士)身份,遭拒。[①]

["孔子要绖,季氏饷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饷士,非敢饷子也。'孔子由是退。"]

[《索隐》引《家语》:"孔子之母丧,既练而见。"]

[《礼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郑玄注:

"孔子之父郰叔梁纥,与颜氏女徵在野合而生孔子,徵在耻焉,不告。]

鲁昭公九年(前533年),孔子十九岁。

娶宋国亓官氏女。[②]

[何按:亓官,氏也,主管文书档案之官。]

[《世家》: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

(何按:是年孔子之虚年二十岁,古士子二十而"冠",冠然后婚。孔子非出士族,故未闻其行冠礼也。或自为之。)

鲁昭公十年(前532年),孔子二十岁。

四月,日蚀。

[《孟子·尽心》:"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

生子孔鲤,字伯鱼。[③]

据《阙里志》、《孟子·万章》,孔子于是年仕于季氏为委吏。

季平子伐莒,取田地,献俘,始用人于社。

秋七月,季平子伐莒,取更邑,献俘。始用人于亳社。(表明此时之鲁国仍是以人为牲之野蛮时代也。)

---

①《史记》记此事为孔子年十七岁。蔡尚恩以为,孔子丧母年在十五岁时,十七岁时知己身世。居丧间赴会而受阳虎所屈辱,遂发愤向学。

②此据王肃《孔子家语》:"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亓官氏,一岁而生伯鱼。伯鱼之生也,鲁昭公以鲤赐孔子,故名曰鲤而字伯鱼。"崔述指出,其说实不足信。亓官氏,又作并营氏。《世本》:"孔子娶宋并营氏。"《孔庙礼器碑》:"并官圣妃在安乐里。"

③同上注。

鲁昭公十一年(前531年),孔子二十一岁。

为季氏乘田吏。[①]

"孔子少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吏。"为"委吏",料量平。又为"乘田",畜繁殖。由是为季氏(小)司空(财政官)。

[《世家》:"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吏,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繁滋,由是为司空。"]

《孟子》:"孔子尝为委吏会,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

[赵岐曰:"委吏,主积仓库之吏。乘田,畜牧官也。"清董丰垣《识小编》"列国大夫家臣考":"家臣之数虽不可考,然亦有司徒、司马之官。"]

[顾炎武《日知录》:

"司空,孔传谓'主图空土以居民',未必然,颜师古曰:'空,穴也。古人穴居,主穿土为穴以居人也。'"司空,即司工,主司工程及理财也。]

[孔子为吏于季氏,食禄年粟千钟。《说苑·杂言》:孔子曰:"季孙之赐我千钟而友益亲。"][②]

[《韩诗外传》:孔子侍坐于季孙。季孙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马,其与之乎?"孔子曰:"吾闻君取于臣,谓之取,不曰假。"季孙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谓之取,无曰假。"]

孔子善射。尝射于矍相之圃,观者如堵。《礼记·射义》

孟僖子(仲孙貜)会邾庄公盟于祲祥,修好。得泉丘女及其女僚,生二子即孟懿及南宫敬叔。其僚无子,使宗敬叔。

[南蒯先与鲁公仲谋,欲废季平子。曰:"吾逐季氏,而归其室(邑)于(鲁)下,子继其位。我领费邑,为(鲁)公臣。"公子仲许之,以告鲁公。遂从鲁君入晋。南蒯惧不尧,

①据《阙里志》及《孟子·万章》。

②钱穆引《阙里志年谱》云"二十岁为委吏,二十一岁为乘田吏。"此皆季氏封邑之私家家臣也。

以费叛归齐。]

11 月,楚灭蔡。使楚公子弃疾为蔡公。[2]

鲁昭公十二年(前 530 年),孔子二十二岁。

夏,季平子即位。

季平子之家臣费邑宰南蒯据费邑叛。

[《公羊传》昭 12 年春记孔子语曰:"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立会者为之,其词则丘有罪焉尔。"]

[孔子听说楚灵王在乾豁狩猎时被其右尹子侮辱,说:"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哉!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乾豁?"]

《左传·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来,次于颍尾,使荡侯、潘子、司马督、嚣尹午、陵尹喜帅师围徐以惧吴。楚子次于乾溪,以为之援。……析父谓子革:'吾子,楚国之望也。今与王言如响,国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厉以须,王出,吾刃将斩矣。'王出,复语。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对曰:'臣尝问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臣问其诗而不知也。若问远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对曰:'能。'其诗曰:"祈招之蜂蜂,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王揖而入,馈不食,寝不寐,数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难。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乾溪?'"《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鲁昭公十三年(前 529 年),孔子二十三岁。

季平子使人围费,不克。败。

[平子怒,令监费人,执之以为囚俘。鲁大夫冶区夫劝之曰:应善遇费人,寒者衣之,饥者食之,为之令(明)主,而供其困乏。"费来如归,南氏亡矣!民将亡之,谁与居(守)邑?"平子从之。费人叛南氏。]

---

②《管蔡世家》:蔡灵侯 12 年,楚灵王以侯弑其父篡位,诱之于申,伏甲杀之。令楚公子弃疾人蔡,灭蔡,立弃疾为蔡公。三年后,弃疾杀楚灵王自立为平王。复立蔡景侯幼子庚为蔡平侯。

[或说:孔子二十三岁,设教于阙里 。孔子开始收徒讲学,学生中有颜由(颜回之父)、曾点、冉耕等。匡亚明说:春秋时期"有些有一定文化教养的没落贵族,特别是士一级的贵族,也利用自己的文化修养(《诗》、《书》、《礼》、《乐》等方面的知识),收徒设教,称为村塾,这种私塾在春秋时期已经有了,但影响不大。孔子所创设的私学,则完全不同,它是中国教育史上跟'学在官府'相对立的'学移民间'的划时代的标志。"(《孔子评传》第 273 ~ 274 页)]

《论语·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颜繇(由),颜回父,字季路,少孔子六岁。孔子始教于阙里而受学焉。"刘向《新序》:"孔子年二十三岁,始教于阙里,颜路、曾点、琴张之徒,往受学焉。"《阙里志·年谱》:"孔子年二十二岁,始设教于阙里,冉畊、颜路之徒,往受教焉。"

[按:关于孔子何时设教,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一说十七岁(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一说二十三岁(刘向《新序》),一说三十岁(匡亚明《孔子评传》),一说三十五岁(司马贞《史记索隐》),刘向曾"领校秘书",故其说当有据,今从之。颜路,颜回之父,字季路,鲁国人。《家语》说少孔子六岁,故时年十七岁。冉耕,字伯牛,鲁国人。《列传》、《家语》未记其年岁,而《圣门志》、《阙里广志》说少孔子七岁,若其说可信,时年当十六岁。曾点,南武城人,字子皙,为曾参父亲,年岁不详。《论语·先进》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金鹗说:"此以齿序。"若金说成立,子路少孔子九岁,曾皙当少孔子十岁左右,时年十三岁左右。琴张,又名琴牢,卫人,字子开,一字子张。年岁不详,此时也当已十三四岁左右。以上几人,为孔子最早的门徒。]

鲁昭公十四年(前 528 年),孔子二十四岁。

南蒯叛变被平定。

[南蒯盟费人。费家臣司徒老祁、虑癸,伪废疾,使人请于南蒯曰:"臣愿受盟,而疾公。若以君灵不死,请待间而盟。"南蒯许之。

二子因民之欲叛南蒯也,欲因合众以作乱,请朝众而盟。遂劫南蒯,曰:"群臣不忘其君(季氏),畏子以及今,三年听命矣。费人不忍其君,将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请送子。"南蒯请期五日,遂奔齐。]

[晋会盟诸侯于平丘。邾莒诉鲁于晋，晋怒，不许鲁与盟。齐景公先不与盟，后乃与之。

鲁君命季平子与会，晋乃执季孙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鲁大夫司铎射，子服椒以绵赂狄人，与之赴晋。晋大夫有谓中行穆子曰："鲁，兄弟也。若小为夷邦弃之，使事齐、楚，何益于晋？"贾乃归季孙。]

[及盟，子产为郑争免宜赋于盟主晋国曰："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卑而贡贡者，唯甸服也。郑，伯男也，两使从公侯之贡，弗能给也，敢以为清，诸侯靖界，好以为事。诸侯修盟，存小国也。贡献无尽，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决于今矣。"自日中以争，至于昏，晋乃许之。及盟，郑臣游吉问子产曰："诸侯若讨，其可渎乎？"

子产曰："晋政出多门，贰偷之不暇，何暇讨？国不竟以陵，何国之有？"

孔子闻之，曰："子产行是行也，足以为国基矣。诗曰：乐旨君子，邦家之基。子产，君子之求乐者也。合诸侯，抑贡赋，礼也！"]

鲁昭公十五年（前 527 年），孔子二十五岁。

日蚀。鲁公入晋，晋人侮之。

鲁昭公十七年（前 525 年），孔子二十七岁。

五月朔，日蚀。彗星见辰。

郯子来朝鲁，孔子往见之，从其问学古官名。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郯子朝鲁，鲁人问曰："少昊氏以鸟名官，何也？"对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黄帝以云纪官，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以火，共工以水，大昊以龙，其义一也。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是以纪之于鸟，故为鸟师而鸟名。]

[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昊氏以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

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马也；鳲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呼)民无淫者也。自颛顼氏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

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郯，国名。故城在今山东省郯县西南二十里。郯子自称少皞为己姓，但据《汉书·地理志》：“少昊后，盈胜。”盈即嬴，则少皞后另有为盈(嬴)姓者。《史记·秦本纪赞》云：“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据此，郯当为秦人的一支。秦原为东方民族，因周初参与武庚叛乱，失败后被流放至西北地区(参见林剑鸣《秦稿》，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郯则留在当地，因与中原风俗不同，故孔子称其为四夷。

鲁昭公十九年(前 523 年)，孔子二十八岁。

学琴道于师[①]襄子。

[《世家》：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

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座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避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

孔子击磬，有荷蒉而过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径径乎，莫已知也夫而已矣！”]

---

①《论语集释》引书谓“孔子年二十九适卫，从师襄子学琴。后孔子用鲁，举为乐官，夫子以乐去，鲁师襄人于海。”

[《家语》:孔子学琴于师襄子。襄子曰:“吾虽以击磬为官,然能于琴,今子于琴可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人也”。有间,又曰:“可益矣。”子曰:“某未得其志也。”有间,又请益。子曰:“某未得其为人也。”有间,孔子曰:“某得其数矣。近墨而黑,质而长,匿如望洋,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为之?]

高瞿子木授《易》于孔子。

[郑大小,龙斗于南门外洧渊。国人请为宗焉。子产弗许,曰:“我斗,龙不我睹也。龙斗我独何睹焉?禳之,则彼其室。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乃止也。]

[《仲尼弟子传》:“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王。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数称臧文仲、柳下惠、铜鞮伯华(晋大夫羊舌赤)[1]、介山子然贤。孔子皆后之,不并世。”]

《吕·当染》:“孔子学于老聃、孟苏、夔靖叔。”

[何按:与孔子同时者有二位“老子”,即周之老聃及楚之老莱子,孔子皆曾师事之。孔子学无常师。学礼于老子,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子。]

郑国火,欲攘之,子产曰:“不如修德。”

[子牢曰:[2]“子云:‘吾不试,故艺。’”[3]]

鲁昭公二十年(前522年)孔子二十九岁。[4]

楚国为立储发生内乱,太子建奔宋。其师傅伍氏族灭,伍员(子胥)奔吴。宋有乱,太子建又奔于郑。

齐景公与晏婴狩,入鲁境,问礼。景公与孔子语,问礼于孔子,景公悦之。邀孔子访齐。

---

①《说苑》孔子曰:“铜鞮伯华不死,天下有之矣!”

②子牢,郑玄说是孔子学生。王肃《孔子家语》说“琴张,一名牢,字子开,亦字子张,卫人也”。

③试,士也。仕也。何按:此言乃承上则所言“君子多能乎,不多”而言,故曰“吾不仕,故有艺”。而旧说皆谬。如杨伯峻引《论衡》正说篇云:“尧曰:‘我其试哉!’说尚书曰:‘试者用也。’”杨伯峻训试为用,甚误。

④《世家》谓本年孔子三十岁,应为二十九岁。

[齐景公问于孔子曰:“秦穆公其国小处僻而霸,何也?”对曰:“其国虽小,而其志大,而其政中,其举果,其谋和,其令不偷,亲举五羖大夫。于系缧之中,与之语,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霸则小矣。”

或曰:“将谓桓公仁义乎?杀兄而立,非仁义也。将谓桓公恭俭乎?与妇人同车驰于邑中,非恭俭也。将谓桓公清洁乎?闺门之内,无可嫁者,非清洁也。此三者,亡国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毕朝周室,为五霸长,以其得贤佐也。失管仲、隰朋,任竖刁、易牙,身死不葬,虫流出户。一人之身,荣辱俱施者何?其所任异也。由此观之,则任佐急矣。”]

[《世家》:鲁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盖年三十矣。齐景公与晏婴来适鲁,景公问孔子:“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其霸何也?”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缧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说。]

[齐景公伐宋,登高以望,太息而曰:“昔我先君桓公,长毂八百乘,以霸诸侯;今我长毂三千乘,而不敢久处于此者,岂其无管仲耶?”弦章对曰:“臣闻之,水广则鱼大,君明则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则车下之臣尽管仲也。”]

《左传·昭公二十年》:“十二月,齐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进。公使执之。辞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见皮冠,故不敢进。’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韪之。’”“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孟子·滕文公》)

[齐景公出猎,饮酒乐。曰:古而无死,其乐如何?晏子对曰:古而无死,则古之乐也,君何得焉?昔爽鸠氏居此地,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古若无死,爽鸠氏之乐,非君所愿也。]

卫国发生一次内乱。国君卫灵公被国人逐出国都数月后,与强宗盟,与国人盟,乃得回宫。

郑子产死。

[《左传》昭二十年：

卫齐豹杀孟絷，宗鲁死之。"琴张将往吊之。仲尼(教训)曰：齐豹之盗而孟絷之贼，汝何吊焉？君子不受奸，不为利疾于回(坏)，不以回待人，不善不义，不犯非礼。"[1] 琴张乃孔子早期弟子。]

鲁昭公二十一年(前521—520年)，孔子三十一——三十二岁。

孔子入齐，"舍于外馆"，见齐景公。

[仲尼游齐，见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见寡人宰乎？"仲尼对曰："臣闻晏子事三君而得顺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见也。"仲尼出，景公以其言告晏子，晏子对曰："不然！婴为三心，三心为一君，故三心皆欲其国之安，是以婴得顺也。婴闻之，是而非之，非而是之，犹非也。孔丘必据处此一心矣。"(《晏子春秋》)]

孔子在齐闻韶。

["入齐太师闻韶，叹所奏尽美矣，又尽善也。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极也。"]

【文献】《说苑·修文》："孔子至齐郭门之外，遇一婴儿挈一壶，相与俱行，其视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谓御曰：'趣驱之，趣驱之，《韶》乐方作。'孔子至彼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故乐非独以自乐也，又以乐人；非独以自正也，又以正人矣哉。于此乐者，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史记·孔子世家》："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齐人称之。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白食诸!'他日又复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节财。'"《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

①或说为子张，子张少孔子四十岁，不确。

[俞樾《癸巳类稿》卷十一:“《秦策》云:项橐七岁而为孔子师。《新序·杂事》:“秦项橐,七岁而为圣人师。”《论衡·实知》:“项托七岁教孔子。”《列子》有问“日出者,岂其人乎”?]

[《淮南说林》高诱注:“项托七岁,穷难孔子,而为之师”]

[《列子·汤问》:“孔子东游,两小儿辩斗,言日出日中远近。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谓尔多知乎? ”]

[孔子师,若孟苏夔、靖叔,事多不传。]

[《博物志》卷八:“孔子东游,见二小儿辩。问其故,一小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一小儿曰:‘以日出而远,而日中时近。’一小儿曰:‘日初时大如车盖,及日中时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大者近乎?’一小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中而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 ’孔子不能决。两小儿曰:‘孰谓汝多知乎? ’”]

[《玉烛宝典》:嵇康《高士传》乃言:大项为童子推蒲车而戏,孔子候之,过而不识。问:“大项居何在? ”曰:“是到家而不知何是项子也。”交之,与之谈。]

[子谓《韶》:[1]“尽美矣,[2]又尽善也。”
谓《武》,[3]“尽美矣,未尽善也。”]

[《世家》:“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返鲁。鲁人复善待之。”]

何按:自孔子29岁至33岁之数年间,孔子第一次周游列国。

收子路为弟子。

[子路仅比孔子小九岁。是孔子的早期及门弟子。《尸子》:“子路,卞(汴)之野人。”]

---

①韶,韶乐。舜祭日神之乐。又称“大昭”、“大明”。

②极,尽也。美,音乐美妙。善,仁善。

③武,周武王庆功之乐。以武士执兵器而舞。又称“大武”。

[《史记》子路传：仲由字子路，卞人也。（何按：卞，一曰卞邑，山东兖州一带。一曰即汴，河南开封。）少孔子九岁。

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何按：豭豚，猪皮）]

[子路始见孔子，子曰："汝何好耶？"对曰："好长剑。"孔子曰："吾非此之问也，徒谓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学问，岂可及乎？"子路曰："学岂益哉也？"

孔子曰："夫人君而无谏臣则失正，士而无教友则失听。御狂马不释策，操弓不反檠。木受绳则直，人受谏则圣，受学重问，孰不顺哉？毁仁恶仕，必近于刑。君子不可不学。"

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柔自直，斩而用之，达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学之有？"

孔子曰："括而羽之，镞而砺之，其人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而受教。"（《说苑·建本》）]

[孔子出，使子路齐雨具。有顷，天果大雨。子路问其故，孔子曰："昨暮月离于毕。"

后日，月复离毕。孔子出，子路请齐雨具，孔子不听。出，果无雨。

子路问其故，孔子曰："昔日，月离其阴，故雨。昨暮，月离其阳，故不雨。"（《说苑》）]

[《金楼子杂记上》：

孔子出游于山，使子路取水，逢虎于水，与战，揽尾得之，纳于怀中。取水还，问孔子曰："上士杀虎如之何？"子曰："上士杀虎持虎头。"又问："中士杀虎如之何？"子曰："中士杀虎持虎耳。"又问："下士杀虎如之何？"子曰："下士杀虎捉虎尾。"子路出尾弃之，复怀石盘曰："夫子知虎在水，而使我取水，是欲杀我也。"乃欲杀夫子。问："上士杀人如之何？"子曰："用笔端。"问："中士杀人如之何？"子曰："用语言。"问："下士杀人如之何？"曰："用石盘。"子路乃弃盘而去。]

[《淮南子齐俗训》:

子路拯溺而受牛谢。孔子曰:"鲁国必好救人于患。"子赣赎人而不受金于府。孔子曰:"鲁国不复赎人矣。"子路受而劝德,子赣让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远,通于论者也。]

[子路问政,孔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子路问:"君子尚勇乎?"孔子曰:"义之为上。君子好勇而无义则乱,小人好勇而无义则盗。"]

[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

[《韩诗外传》:孔子遭齐程子于郯之间,倾盖而语终日。

有间,顾子路曰:"由,来,取束帛十匹,以赠先生。"子路不对。

有间,又顾谓曰:"取束帛十匹,以赠先生。"

子路率尔而对曰:"昔者,由也闻之于夫子,士不中道相见,女无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

孔子曰:"夫《诗》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青扬宛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且夫齐程本子,天下之贤士也,吾于是而不赠,终身不之见也。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刚好勇,亲涉卫难,结缨而死。孔子闻而覆醢,每闻雷鸣,乃中心恻怛。故后人忌焉,以为常也。(纬书)]

在齐时,孔子曾去杞国。

杞国都邑在临淄东二百里。孔子考古,访求夏礼也。①

①孔子在齐时曾去杞,或在此次,或在第二次访齐时。

颜回生于本年。[①] 其父颜路，从学于孔子。

[清人冯云鹓《圣门十六子书》：颜回生于昭公廿一年(庚辰冬十一月十六辛巳日丙申时)，卒于哀公五年。墓在鲁防山之阳。妻宋戴氏，子名歆。]

[《史记》颜路传：颜无繇字路。路者，颜回父，父子尝各异时，事孔子。(《索隐》《家语》云“颜由字路，回之父也。孔子始教于阙里而受学焉。少孔子六岁”，故此传云“父子异时事孔子”，故《易》称“颜氏之子”也。)]

[子欲居九夷。[②]

或曰：“陋，如之何？”[③]

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孔子归鲁。

鲁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孔子三十四岁。

春王二月(周历)丙戌，[④] 鲁孟厘(僖)子(名)貜卒。遗命其嗣子孟懿子及次子南宫敬叔，师事孔子以学礼。遗言：“礼，人之干也，不学礼，无以立。”[⑤]

[《世家》：鲁大夫孟厘子病且死，诫其嗣懿子曰：“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让万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兹益恭。故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饘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其恭如是。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及厘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孟厘子，名仲孙貜，即孟轲之高祖也。]

---

①《史记·仲尼弟子传》：“颜回者，鲁人也，少孔子三十岁。”

②九夷，东夷。《明堂记》：“九夷之国，东方为九夷。”东夷古代常以指今之南韩及日本岛。《韩非子》(说林上)云：“周公旦攻九夷而商盖伏。”商盖就是商奄，“鲁东海县本有夷属，故《尚书》称莱夷为岛夷。”(《四书稗疏》)

皇侃疏：“东有九夷：一元菟、二乐浪、三高丽、四满饰、五凫臾、六索家、七东屠、八倭人、九天鄙。此海中之夷。”邢疏：“东夷传，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元夷、风夷、阳夷。”

《后汉书·东夷列传》：“昔箕子违衰殷之运，避地朝鲜。夫子不见用于中夏，乃施八条之约，使人知禁，遂乃邑无淫盗，门不夜扃，回顽薄之俗，就宽略之法。行数百千年，故东夷通以柔谨为风，异乎三方者也。敬政之所畅，则道义存焉。仲尼怀愤，以为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九夷者，夷有九种，朝鲜特九夷之一。”

③陋，鄙聘。

④杨注：二月本作三月。正月十六日壬子冬至，建子。丙戌，二十日。

⑤《左传》系此于昭七年。按孟僖子卒于昭廿四年。《史记》植此事于孔子十七岁时，误。

[《左传》昭七年: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兴)。故其鼎铭曰: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示敢侮。亶于是,粥鬲于是,以胡余口。其共(兴)也如是。臧孙纥有言曰: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仲尼曰:“能补过者,君子也。《诗》曰‘君子是则是效’,孟僖子可则效已矣!”][①]

【考辨】《左传》记此条于昭公七年,即公元前535年,是年孔子十七岁,故《世家》称“孔子年十七”,“懿子及南宫敬叔往学礼焉”。但孟僖子卒于鲁昭公二十四年二月,盖《左传·昭公七年》记孟僖子生病时,连带叙述了他死时的话,太史公未做细查,以为学礼之事即在本年。实际上,昭公七年,孔子年仅十七,而孟懿子及南宫敬叔尚未出生,学礼之事根本不可能(见崔述《〈史记〉言懿子、敬叔学礼于孔子年十七时之谬》,《洙泗考信录》卷一)。故梁玉绳《史记志疑》称:“此是史公疎处。”因孟僖子卒于本年,故定于此。是年孔子三十四,而南宫敬叔年仅十三。

[孔安国曰:鲁三卿,季氏为上卿,最贵。孟氏为下卿,不用事。]

[以上并见《左传》昭公七年。《鲁世家》、《楚世家》属此事在昭公八年。钱穆据“索隐”引《左传》,谓孟僖子死在昭公廿四年。]

[《家语》(观周):“孔子观乎(鲁)明党(堂),睹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象,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展南面以朝诸侯之图焉。”]

[《史记索隐》谓:“昭七年左传云孟僖子病不能相礼。按不能礼为病,非疾困之谓也。立二十四年僖子卒。贾逵云仲尼时年之十五矣。是此文误矣。”]

“孟子,鲁公族孟孙之后,故孟子仕于齐,丧母而归葬于鲁也。三桓子孙,既以衰微,分适他国。”孟氏遗族迁于邹,今邹县是也。

①《左传》系此及孔子评论于昭七年孟僖失礼辱命事后,乃事后补记,非言当年之事也。

《孟子正义》曰："鲁桓公生同，为庄公；次庆父为仲孙氏，次步牙为叔孙氏，次季友为季孙氏，是为三桓。

仲孙氏即孟孙氏。庆父生公孙敖，即孟穆伯；穆伯生文伯惠叔，文伯生孙蔑，即孟献子；献子生仲孙速，即孟庄子；庄子生孺子秩，秩生仲孙貜，即孟僖子；僖子生仲孙何忌，即孟懿子；懿子生孟孺子洩，即孟武伯；武伯生仲孙捷，即孟敬子；入春秋后，其献子次子懿伯，生仲孙羯。杜预世族谱以懿伯即子服仲叔它，生孟椒，椒生子服回，回生子服何，是为子服景伯，别为子服氏。孟氏之族有孟公绰、孟之反。孟懿子之弟有南宫敬叔。孟武伯之弟有公期。"阎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孟子，盖鲁公族孟孙之后，不知何时分适邹，遂为邹人。"["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使周。鲁君与之一车、一马、一竖子俱，使周问礼。"]

《说苑·杂言》："孔子曰：自季孙之赐我千钟而友益亲。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车也而遂加行。"

[孟懿子问孝。①

子曰："无违。"②

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③

樊迟曰："何谓也？"④

子曰："生，事之以礼。⑤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⑥]

[何按：孟僖子有恩于孔子。此当于孟懿子来问礼时。]

---

①孟懿子：鲁国大夫，三桓之一。姓仲孙，名何忌，"懿"是谥号。其父亲是孟僖子。《左传》昭公七年，孟僖子将死，遗嘱要他向孔子学礼。

②无违：黄式三《论语后案》："左传桓公二年云，'昭德塞违'，'灭德立违'，'君违，不忘谏之以德'；六年传云：'有嘉德而无违心'，襄公二十六年传云，'正其违而治其烦'……古人凡背礼者谓之违。"

③樊迟：姓樊，名须，字子迟；孔子弟子。御，驾御，驾马车。"弟子事师，古礼如是。"孟孙，即孟公孙。《白虎通·姓名篇》："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各以其王父字为氏。"(此即隔二代祖孙联名的制度。)孟孙本出公子庆父之后，当称孟公孙。不言公者，称词。

④何谓也：倒置语即"谓何也"，说什么呀。谓，古音与"语"通。谓，语也，动词，即今语"说"。皇侃《义疏》："谓，评论之词也。"

⑤事，侍也，侍奉曰事。

⑥死，《说文》："澌也，人所离也。""葬，臧也，从死在草中。"《荀子·礼论》："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

孟氏荐孔子于鲁君。鲁君命孔子与南宫敬叔或说即孔子弟子南宫容。容古音寅。寅,敬也。叔是排行。适周京师(洛阳),观周之文物,典章、制度,所得至多。

乃言:“周监(鉴)于二代(夏、商),郁郁乎文(茂/美)哉,吾从周。”

问礼于老子。[1]

[《庄子外篇天道》:

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

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繙十二经以谙。

老聃中其说,曰:“大谩,愿闻其要。”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则不成,不义则不生。仁义,真人之性也,又将奚为矣?”老聃曰:“请问,何谓仁义?”孔子曰:“中心恺恺,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

[常从(商容)有疾,老子往问焉,曰:“先生疾甚矣,无遗教可以语诸弟子者乎?”常从曰:“子虽不问,吾将语子。”常从曰:“过故乡而下车,子知之乎?”老子曰:“过故乡而下车,非谓其不忘故耶?”常从曰:“嘻!是已。”常从曰:“过乔木而趋附于,子知之乎?”老子曰:“过乔木而趋附于,非谓其敬老耶?”常从曰:“嘻!是已。”张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齿存乎”?老子曰:“亡!”常从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岂非以其柔耶?齿之亡也,岂非以其刚耶?”常从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尽矣,无以复语子哉!”(说苑)]

[《礼记》(曾子问):“孔子从老子问礼,助葬礼于巷党,日有食之。”]

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末朔,日有食。[2]

---

①阎若璩《四书释地》云:“《孔子世家》载适周问礼于老子,在昭公二十年,孔子年三十。《庄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见老聃,是为定公九年。《水经注》云,孔子年十七,适周,是为昭公七年。《索隐》谓孟僖子卒,南宫敬叔始事孔子,实(时)敬叔言于鲁君而得适周,则又为昭公之二十四年。余曰:其昭公二十四年乎。《曾子问》‘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垣,日有食之。’惟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末朔,日有食之,恰入食限。”

②公元前 518 年 4 月 9 日有日环食。(朱文鑫《历代日食考》及冯徵《春秋日食集证》),谓当见于西伯利亚,华北难见之。)

八月,旱,大雩。

[《左传》: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将水。昭子曰:旱也,日过分而阳犹不克,克必甚,能无旱乎?]

孔子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易经·革卦》古佚文:“革,无序利贞!有孚,改命,吉!”(《宋书·礼志》引高堂隆“改正朔之义”)《汉书·律历志》引“《易》金史相革之卦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长短经》引《尸子》:
昔周公反政,孔子非之曰:“周公其不圣乎? 以天下让,不为兆人也。”]

[《三国志·魏文帝纪》注许芝奏引《春秋大传》:
周公何以不之鲁?盖以为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受命而王。周公反政,《尸子》以为孔子非之,以为周公不圣,不为兆民也。]

[《三国志魏文帝纪》注辅国将军等奏:
孔子曰:“周公其为不圣乎? 以天下让。是天地日月,轻去万物也。”]

[子曰:“周监于二代,[①] 郁郁乎文哉! [②] 吾从周。”[③]]
[子入太庙,[④] 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⑤]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荀子》:“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韩诗外传》作“周庙”),有欹器焉。顾谓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浦而覆,虚而倚。”

---

①二代:夏、商两朝。
②郁郁:丰富深厚。文,美也。
③孔子先祖乃宋王室。宋王室,殷商亡国后之遗族也,恨周,不从周礼。故孔子有此言。
④太庙,鲁君先祖之庙。古代开国之君叫太祖,太祖之庙便叫做太庙。周公旦是鲁国最初受封之君,因之太庙即周公庙。
⑤鄹,读邹。通陬。鄹人之子指孔子。孔子父孔纥曾任陬邑宰,故名。

[《尚书序》疏引《尚书纬》:

"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侯》。"]

[《尚书大传》:

孔子曰:"吾于《洛诰》,见周公之德。光明于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于海表,莫敢不来服,莫敢不来享,以勤文王之鲜光,以扬武王之大训,而天下大洽。故曰:圣之与圣也,犹规之相周,矩之相袭也。"]

[《御览》六百十六引《神仙传》:

孔子读书,老子见而问曰:"是何书也?"曰:"《礼》也,圣人亦读之。"老子云:"圣人可也,汝曷为复读之?"]

[《刘子》(卷七慎隟章):"昔仲尼观欹器而革(改)容。"

袁注:周公庙中有祭器,常倾欹不正,号之欹器。太满则倾,不满亦欹,惟平则正矣。孔子于周公庙见之,问主器曰:"此器何名?"曰:"欹器。"孔子曰:"吾闻欹器,太满则倾,不满亦欹,惟平则正。"][①]

[在三门峡市博物馆里陈列着一件小口尖底瓶,1951年6月出土于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古文化遗址。

尖底瓶是仰韶人打水的水器。它小口、鼓腹、尖底。空瓶放置的时候是倾斜的;悬于水面,受水浮力,即倾倒注水。水至半瓶,重心下移,瓶身就自动端正,浮于水中。若注满水,瓶身就覆没于水中。说到这里,不禁使我想起孔子到鲁庙参观的故事来。一次,孔子到鲁桓公庙参观,见一欹器即倾斜放置着的陶器,不知其名,遂问守庙人。答是宥坐之器。宥,也写作侑,或右,意为劝诫。宥坐之器,即放在座侧以来劝诫的器物。孔子说:"听说这宥坐之器,虚则欹(倾斜)、中则正、满则覆(倾没),果真如此吗?"遂让弟子们取水来试验,

①孔子适周之年,诸说不同。或谓在孔子早年(昭公七年),或谓在孔子晚年。此从阎若璩《先圣生卒年考》谓"昭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见《左传》)。《礼记·曾子问》记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日有食之。"孔子当在34岁左右。庄子说:"孔子年五十一,南见老聃。"则在晚年游楚时又见老莱子也。

果然如是。孔子感慨地说:“正如古语说的,‘满招损,谦受益’呀!”

宥坐,即右坐,也就是“座右铭”中“座右”一词之语源。从这故事可知,孔子所在的春秋时代,传统的劝诫之器还有器而无铭。

鲁桓公庙里的欹器,后来失传了。汉代张衡、南朝祖冲之等许多古代科学名家都研究过。可是,后世研制的,也早失传了。令人欣然的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仰韶村的小口尖底瓶,它与孔子所见之欹器何其相似乃尔?恐怕它就是那神秘的又已失传了的劝诫之器吧!

欹器在周代已成为罕见的古物,被供奉于庙堂之上,以示子孙不要忘记先人遗训。春秋时人们对其已感到陌生,连孔子也是请教了守庙老人方知其名的。

这种以物为诫的古老风习,先秦以降就比较少见了,但在民间其余韵犹存。

西汉时,公孙弘以布衣被选为宰辅,临行时,同乡邹长传送他三样东西:一束生刍(青草),一卷丝,一个扑满。公孙弘未解其意。邹长传说:“生刍一束,是借用《诗经·小雅·白驹》中的一句话:‘生刍一束,其人如玉。’愿你安于德操,守身如玉。丝,是很细的,但可积之如线、如绳、如缆。可知事物总是由小到大,由微至著的。愿你不要忽视小事,不要以为善小而不为。扑满,这存钱的陈罐,有入口而无出品,一旦装满钱,就被打碎。愿你不要聚敛无度,要以扑满为戒。”

前几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一座盛唐墓中,发现一横排六幅壁画。中间四幅画的是四个自励德操的人物。左边一幅画一扑满,旁有一捆草,一卷丝,也表现了以器励志的风习。]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仰韶村的小口尖底瓶,它与孔子所见之欹器何其相似乃尔?恐怕它就是那神秘的又已失传了的劝诫之器吧!

[《孔子家语·观周》:“孔子观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庙。庙堂右阶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安乐必戒,无所行悔。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勿谓不闻,神将伺人。滔滔不灭,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终为江河。绵绵不绝,或成网罗。毫末不札,将寻斧柯。诚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伤祸之门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盗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众人之不可先也,故后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执雌持下,人莫逾之。人皆趋彼,我独守此。人皆趋之,我独不徙。内藏我智,不示人技。我虽尊高,人弗我害。谁能于此?江海虽左,长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无亲,而能下人。戒之哉!’

孔子既读斯文也,顾谓弟子曰:‘小人识之。(此言实而中,情而信。《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行身如此,岂以口过患哉?’”]

[《德行集·修身》:“昔孔子往观周国,遂入太祖后稷宗庙内。右堂阶前立一金人,口上置三具锁,其背上有铭文:

‘古时慎言者也。戒之哉!勿多言,多言则多败;勿多事,多事则多患。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故下之;知众人之不可先,故后之。’孔子既读铭文,顾望而谓弟子曰:‘小子识之。行身如此,则岂有口祸哉?’”]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

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虑其所害;乐其所成,必顾其所败,人为善者,天报以福;人为不善者,天报以祸也。故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戒之慎之,君子不务,何以备之?夫上知天则不失时,下知地则不失财,日夜慎之则无害灾。]

孔子问乐于苌弘。

[苌弘,方士也,为周大夫。以“方”事周灵王,苌弘善明鬼神事,“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苌弘。”周力少,诸侯不来。苌弘乃设射“狸首”[①] 以当诸侯之不来者。诸侯怒,晋人执杀苌弘。]

[《史记·乐书》: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何也?”

答曰:“病不得其众也。”

“永叹之,淫液之,何也?”

答曰:“恐不逮事也。”

“发扬蹈厉之已早,何也?”

答曰:“及时事也。”

“《武》坐致右宪左,何也?”

答曰:“非武坐也。”

“声淫及《商》,何也?”

答曰:“非《武》音也。”

子曰:“若非《武》音,则何音也?”

答曰:“有司失其传也。如非有司失其传,则武五之志荒矣。”

子曰:“唯丘之闻诸苌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宾牟贾起,免席而请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则既闻命矣。敢问迟之迟而又久,何也?”

子曰:“居,吾语汝。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陕,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四伐,盛(振)威于中国也。分夹而进,事早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至也。且夫汝独未闻牧野之语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

①(历首),设为偶人诅咒之术也。

之宾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封殷之后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禄。济河而西，马散华山之旨而弗复乘，牛散桃林之野而不复服。车甲弢而藏之府库而弗复用。倒载干戈，苞之以虎皮。将率之士，使为诸侯，名之曰'建櫜'，然后天下知武王之不复用兵也。散军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驺虞》，而贯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贲之士税剑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觐，然后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后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于太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冕而总干，所以教诸侯之悌也。若此，则周道四达，礼乐交通，则夫《武》之迟久，不亦宜乎？"]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①] 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②] 文献不足故也。[③] 足，则吾能徵之矣。"[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⑤]]

---

①杞，国名，夏禹之后。故城在今日河南杞县。宋王楙《野客丛书》卷三：

"《礼运》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证也。吾得坤乾焉。'

读此知《论语》'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证也，断句不对。"

何按：其说应是。此句应断作：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

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②宋，国名，商之后，故城在今河南商邱县南。国土最大的时候，有现在河南商邱以东，江苏徐州以西之地。战国时为齐、魏、楚三国所共灭。

"徵"有二解。(1)通证，表证。(2)徵，征问，探究。

③论语的"文献"包括历史文件和贤者两项。朱熹《集注》云："文，典籍也；献，贤也。"（杨伯峻有此说。录以备考。）

④"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得坤乾焉。"（礼记·儒行）

⑤禘，禘礼是古代一种极为隆重的大祭之礼。即所谓"大袷"，又称"大享。"孔疏："禘袷之礼为序昭穆。故母（晦、毁）庙之主及君（群）庙之主，皆合食于太祖庙。"

《正义》云："禘礼之说，千古聚讼。"《尔雅·释天》："禘，大祭也。"公羊文二年传："大袷者何？合祭也。"禘与袷，先灌（祼）后荐。荐礼，或曰荐饮食。或曰荐枕席，皆有"合男女"之义。《祭统》："君执圭瓒灌尸。"灌尸即灌神。灌尸之汤以香草百药配合。《王度》记："天子以鬯，诸侯以熏，大夫以兰芝，士以萧，庶人以艾。""灌"异本作"祼"，祭社之礼后洗浴而"袷"，即"合男女"。男欢女乐。祭社古礼有裸为戏者。《诗·大雅·文王》："殷士肤美（敏），裸将于京。"

此俗直到宋代仍存。"《司马温公集》有请停裸体妇人相扑为社戏之答子。盖皇帝于上元灯社，御宣德门观百戏之一也。"（瞿宣颖《中国社会史料丛抄》第725页）又云："正月十八日上元节，上御宣德门，召诸色艺人，各进技艺，内有妇人裸体相扑者，亦被赏赉。"孔子于禘礼后所不欲观者，当指此。孔子以袷、裸为非礼也。

《世家》:“孔子自周返于鲁。”鲁君任孔子为宗社傧相。《论语·乡党》:“君召使傧。”

[君召使摈。色勃如也,[1] 足躩如也。[2] 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3] 趋进,翼如也。[4] 宾退必,[5] 复命曰:“宾不顾矣。”[6]]

[祭于公,不宿肉。[7] 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8]]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9]
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10]]

弟子稍益进焉。

[《绎史》九十五引《尚书大传》:

东郭子思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夫隐括之旁多枉木,良医之门多疾人,砥励之旁多顽钝。”夫人闻之曰:“修道以俟天下,来者不止,是以杂也。”]

---

①摈,即傧,迎宾者。勃如,勃然。

②躩如,揵然。躩,音“矍”,皇侃《义疏》云:“不暇闲步,躩,速貌也。”

③前后,俯仰的意思。襜,展也。或说襜音幨,整齐之貌。

④趋进,在行步时一种表示敬意的行动。

⑤“宾退必”,旧从“宾退”断句,不妥。“必”,通“毕”,宾客退席完毕。

⑥不顾,不复返顾,回头。去不回也。

⑦不宿肉,古代的大夫、士都有助君祭祀之礼。天子诸侯的祭礼,当天清早宰杀牲畜,然后举行祭典。第二天又祭,叫做“绎祭”。绎祭之后才令各人拿自己带来助祭的肉回去,或者又依贵贱等级分别颁赐祭肉。这样,祭于公的肉,在未颁下来以前,至少是放了一两宵了,因之不能再存放一夜。(杨伯峻说)。

⑧《穀梁》定十四年《传》:“脤者何也?俎实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说文》:“番,宗庙火孰肉。《春秋传》曰:‘天子有事番焉’。”今或作“燔”。又《说文》:“胙,祭福肉也。”《左》僖九年《传》:“王使宰孔赐齐侯胙。”天子诸侯祭毕,助祭之臣皆班赐之,以均神惠,即此注所云“牲体”也。凡杀牲皆于祭日旦明行事,至天子诸侯祭之明日又祭,谓之绎祭。祭毕,乃颁所赐肉及归实客之俎。则胙肉之来,或已三日,故不可再宿。

⑨告朔,古祭名。每月初一称朔,月始复苏也,祭新月也。饩羊,献祭之羊。饩,读西。《周礼·太史》:“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蔡邕《明堂月令论》:“古木者诸侯,朝正于天子,受月令以归而藏诸庙中,天子藏之于明堂,每月告朔朝庙。”

⑩此孔子所言之“礼”,是指作为一种祭祀规制的制度。

[《御览》二〇八引《符子》:

鲁侯欲以孔丘为司徒,将召三桓议之。乃谓左丘明曰:“寡人欲以孔子为司徒,而授以鲁政焉。寡人将欲询诸三子。”

左丘明曰:“孔丘其圣人与!夫圣人任政,过者离位焉。君虽欲谋,其将弗合乎?”

鲁侯曰:“吾子奚以知之?”丘明曰:“周人有爱裘而好珍羞,欲为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与羊谋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于重邱之下,羊相呼藏于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者?周人之谋,失之矣!今君欲以孔丘为司徒,召三桓而议之,亦与狐谋裘,与羊谋羞哉!”

于是鲁侯遂不与三桓谋,而召孔丘为司徒。]

[何按:司徒乃鲁三公之首相,世为季氏所主。[1] 孔子不可能担任。所传为司徒者,即宗社之祭酒,所谓“傧相”也。因司徒也起于宗社之守,故讹传为孔子曾任司徒也。]

[孔子于乡党(堂),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2]

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3] 唯谨尔。]

[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4] 誾誾如也。[5] 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6]]

[子曰:“兴于《诗》,[7] 立于礼,[8] 成于乐。”[9]]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10]]

---

①《左传》:季氏为鲁司徒,孟氏为司空,叔孙氏为司马。

②乡党,乡社。党,堂也。恂音旬,逊也,恭顺貌。

③便便,辩辩。便旧读骈。

④下大夫、上大夫,贵族官名。公卿皆有大夫。

⑤誾,读瘖。哑也。誾,音银。

⑥踧踖,踌躅。与与,通徐徐,舒舒。

⑦《集解》:“兴,起也。言修身先学《诗》也。”

⑧《集解》:“季氏篇言,‘不学诗,无以应。’礼以恭敬谦逊为本,而有节文度数之象,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为事物之所摇夺者,必于此得之。”

⑨《集注》:“八音之节,可以养人性情”。

⑩《春秋繁露》:“民者,暝也。”老子:“常使民无知无欲。”“民其难治,以其知多。”颜元曰:“此治民之法也。”“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史记·滑稽列传》补所载西门豹之言,《商君列传》作“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

[入公门,鞠躬如也,[①]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
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摄齐升堂,[②]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③]
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
没阶趋,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④]]

[鲁人有男子独处室,邻嫠妇独处于室。夜暴风雨至而室坏,妇人趋而托之。男子闭户而不纳。妇人自牖与之言曰:"子何为不纳我乎?"男子曰:"吾闻之也,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纳子。"妇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妪不逮门之女,国人不称其乱。"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将以吾不学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学柳下惠者未有似于是者也。"(薛据孔子集语)
(《后汉书·崔因传》注引《韩诗外传》)]

[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礼·檀弓》:"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不仁,不殆于用人乎哉!"]

[子语鲁大师乐,[⑤]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⑥]从之,纯如也,[⑦]皦如也,[⑧]绎如也,[⑨]以成。"[⑩]]

---

①"鞠躬"两字双声,用以形容谨慎恭敬的样子。

②摄齐:摄,提。齐,衣襟。

③屏,音丙,又音并,屏气即屏住呼吸。

④踧踖如也,即踌躕,如,然也。

⑤大师乐,即大司乐,大乐师;乐官。《周礼》称"大司乐"。古制乐师必以盲人为之。郑玄《周礼·大司乐》注:"凡乐之歌,必使瞽矇(盲)为焉。命其贤知者为太师、少师。"贾疏:"以其无目,无所睹见,则心不移于音声,故不使有目者为之也。"

⑥翕如,翕读为西,如读为然。收掩曰"翕然"。

⑦纯如,纯读为敦,宏大也。

⑧皦如,交然,交错而和谐。

⑨绎如,绎,长也,绵长曰绎。

⑩成,定也。

[乡人饮酒，[①]杖者出，斯出矣。[②]

[乡人傩，[③]朝服而立于阼阶。[④]]

[何按：以上《论语》数则，皆当为孔子任宗庙祭司时事。孔子自周归，昭公曾以孔子代宗社傧相，应对宾客。]

[何按：儒家一名，起于胥、相。儒古音从需。需者，胥也。周代以“胥”、“师”主学，执教礼乐。

《周礼》：“大胥掌学士之版，以待致诸子。春入学，舍采合舞；秋颁学合声。”

“小胥掌学士之巡舞列而挞其怠慢者。”

“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

①乡饮酒，乡社之祭也。即行乡饮酒礼。

②杖者，长老也。(孔颖达)《礼记》“乡饮酒”“少长以齿”。“王制”“习乡尚齿”即论年龄大小排序。《论语偶记》云：“此乡人饮酒，谓党正蜡祭饮酒也。经云‘杖者出，斯出矣’，是主于敬长。《周官党正职》云：‘国索鬼神而祭祀，则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以正齿位。’《乡饮酒义》第五节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党中饮酒亦称乡者，党，乡之细，与州长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之饮，同得为乡饮酒。康成云：“谓之乡者，州党乡之属也。”

礼，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故呼老人为杖者也。乡人饮酒者贵龄崇年，故出入以老人者为节也。段玉裁《经韵楼集》说：“乡饮酒礼古谓之乡。《说文》：‘饷，乡人饮酒。’其礼主于养老。”]

③傩，鲁论作“献”。《礼记》作“裼”。字又作“难”。武祭，每年举行三次。驱逐疫鬼。

《周官占梦》云“季冬，遂令始难殴疫”，《注》：“难，谓执兵以有难却也。”《月令》：“季春之月，命国难，九门磔攘，以毕春气。仲秋之月，天子乃难，以达秋气。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难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逐疫鬼。凡难有三。季春国难，毕春气，诸侯以下不得难。仲秋天子难，达秋气，天子以下不得难。惟季冬难，贵贱皆得为，故谓之大。《郊特牲注》：“裼，强鬼也。”《论语》“乡人傩”，《注》云：“殴逐疫鬼。即《月令》所谓‘难阴气’也。”《郊特牲》：“乡人裼”，《注》：“裼强鬼”。《小尔雅》曰：“无主之鬼谓之殇。”“殇”与“裼”通。鬼无主则为厉，故曰强鬼。

张衡《东京赋》：“煌火驰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注》引《续汉书》曰：“傩，持火炬送疫出端门外，驺骑传炬出宫，五营骑士传火弃洛水中。”《集解》孔曰：“傩，驱逐疫鬼。恐惊先祖，故朝服而立于庙之阼階。”

皇《疏》：傩者，逐疫鬼也。为阴阳之气不即时退，疫鬼随而为人作祸，故天子使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执戈扬楯，玄衣朱裳，口作傩傩之声，以殴疫鬼也。一年三过为之，三月、八月、十二月也。故《月令》季春云“命国傩”，郑玄云：“此傩，傩阴气也。阴寒至此不止，害将及人，厉鬼随之而出行。”至仲秋又云“天子乃傩，”郑玄云：“此傩，傩阳气也。阳暑至此不衰，害亦将及人，厉鬼亦随之而出行”。至季冬又云“命有司大傩”，郑云：“此傩，傩阴气也。厉鬼将随强阴出害人也”。

④阼音祚，东面的台阶，主人所立之地。

儒家一名，即由此起源也。]

蔡昭侯立。

鲁昭公二十五年（前 517 年），孔子三十五岁。

叔孙昭子入宋，为季平子迎娶宋公女（宋元夫人子）为妻。

[季平子之叔季公若从行。季平子劝宋君勿嫁女，曰鲁君将逐季平子。

宋公问于乐祁。乐祁曰："与之。如是，鲁君必出。鲁亡政在季氏三世矣（杜说：文子、武子、平子。平子之父悼子先武子死，不为计）。鲁君丧政四公矣（杜注：宣、成、襄、昭。《论语·季氏》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室矣'。孔子言在定公时，故又多一世。）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

国君以镇抚其民。诗曰：人之方亡，心之忧矣。（《诗》大雅瞻卬）鲁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静以待命犹可，动必忧。"]

鲁公欲诛除季氏。三桓氏攻公，公出居郓邑。

（鲁内乱。鲁三家（三桓）共攻昭公，昭公奔于齐。寄居鲁齐晋之边境。季氏执鲁政。）

《左传》（昭 25 年）："将禘于襄公者，二人。其众，万于季氏。"[孔子谓季氏季氏，[①] 八佾舞于庭，[②] 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崔述言：此言即传所称"禘于襄公"者参可也。）

[三家者，[③] 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④]]

---

①指季平子，即季孙意如。

②八佾，八人一列成八列之舞。周制，天子用，八佾，贵族六佾，大夫四佾。

③三家，即三桓。

④孔子的儒教中，最重视的是"礼"与"乐"。礼是制度与仪式。司马光《资治通鉴》论"礼"云："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乐第一是宗教音乐，"乐以通神"，"乐以娱神"，"乐以兴神"，"乐以媚神"，认为乐是直接沟通人神两界的特殊语言。第二是人类借以表达和宣泄情感的一种美文形式。孔子还建树了一种道德理想——仁善，仁善的目的利人，是为了人，是人道和正义。他试图以"礼制"作为政治目标，以尊王，加强王权，阻遏当时正在分崩离析的政治秩序，使当时已呈现四分五裂的国家回归于统一，统一于周礼。]

[季平子与后昭伯以斗鸡故,得罪鲁公,公率师击平子。平子与孟孙、叔孙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齐。齐处昭公于阳州。十二月,齐取郓邑,以处昭公。昭公居军中。二十八年,昭公如晋,晋处之乾侯(今河北安成县)。三十二年十二月,薨于乾侯。]

[季、后 之鸡斗。季氏介(甲,著甲也)其鸡,后氏为之金距。(郑众云:"距,鸡距也。"鸡附足骨,斗时所用刺之。)

平子怒,季氏之鸡败。(《吕氏春秋·察微篇》载此事,作:"鲁季氏与后氏斗鸡,后氏介其鸡,季氏为之金距。季氏之鸡不胜,季平子怒"云云。)益宫于后氏,(杜注:"侵后氏室以自益。")且让之。(杜注:"让,责也。")故后昭伯亦怨平子。

公若献弓于公为,(杜注:"公为,昭公公子名务人。")且与之出射于外,而谋去季氏。公为告公果、公贲。公寝,(公就寝以告,恐旁人闻之。)将以戈击之,乃走。公曰:"执之!亦无命也。"惧而不出,数月不见,公不怒。(此可以知昭公前此之声以寝戈,乃佯怒也。)又使言,公执戈以惧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

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孙,臧孙以难。告后孙,后 孙以可,劝。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谗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授其命,不可为也。舍民数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自文公以来,政权不在公室,民心亦即不在公室,故云舍民。以求克事。)且政在焉,其难图也。"公退之。辞曰:"臣与闻命矣,言若洩,臣不获死。"乃馆于公宫。

叔孙昭子如阚。九月戊戌,(戊戌,十一日。)公伐季氏,杀公之于门(守者名"公之"),遂人之。平子登台而请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讨臣以干戈,臣请待于沂上以察罪。"(沂,鲁社也。)

公弗许。请囚于费,弗许。请以五乘亡,弗许。

子家子曰:"君其许之!政自之出久矣,隐民多取食焉,(杜注:"隐,约,穷困。"即贫民之投靠季氏者。)为之徒者众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众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将蕴。蕴蓄,民将生心。生心,同求将合。君必悔之弗听。后孙曰:"必杀之!"

叔孙氏之司马鬷戾言于其从曰:"若之何?"莫对。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国。凡有季氏与无,于我孰利?"皆曰:"无季氏,是无叔孙氏也。"鬷戾曰:"然则救诸!"帅徒以往,陷西北隅以人。

公徒释甲执冰[1] 而踞,遂逐之。

---

①冰,箭壶。

孟氏使登西北隅，见叔孙氏之旌，以告。孟氏执后昭伯，杀之于南门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诸臣伪劫君者，而负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遂行，奔齐。

臧昭伯率从者将盟，载书曰："戮力壹心，好恶同之。信罪之有无，缱绻从公，无通外内！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羁也不佞，不能与二三子同心，而以为皆有罪。

或欲通外内，且欲去君。子好亡而恶定，焉可同也？陷君于难，罪孰大焉？通外内而去君，君将速入，弗通何为？乃不与盟。

昭子自阚归，见平子。平子稽嗓（平子示已逐君之哀戚），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谁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孙不忘，不亦伤乎？将若子何？'"

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谓生死而肉骨也。"（使死者复活）

昭子从鲁公于齐，与公言。子家子命适公馆者执之，公与昭子言于幄内，曰："将安众而纳公。"

公徒欲杀昭子，伏诸道。公使昭子自铸（便道）归。平子有异志。冬十月卒酉，昭子斋于其寝，使祝宗祈死。戊辰，卒（自杀）。]

冬，孔子人齐。

为高昭子（名张）家臣，欲以通乎景公。

[孔子过泰山，见嫠妇悲泣，乃言于子路，谓：苛政猛于虎也！（见《礼记·檀弓》）时鲁君、齐君皆为暴政，甚不得民心，故孔子有是言。]

[孔子适齐，过泰山之侧，有妇人哭于野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曰："此哀一似重有忧者。"使子贡问之。而曰："昔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子贡曰："何不去乎？"妇人曰："无苛政。"子贡以告孔子。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暴虎。"]

[叔倪论礼：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礼也。"

简子曰："敢问，何谓礼？"

对曰："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用其五行。（杜注：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为六畜、五牲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以

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

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曜杀戮；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

民有好恶、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是故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恶物也。

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

简子曰："甚哉，礼之大也！"对曰："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简子曰："鞅也，请终身守此言也。"]

十二月，齐取鲁郓邑以为昭公居。[1]

鲁昭公二十六年（前516），孔子三十六岁。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又曰："政在节财。"

景公悦，将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婴反对。

[晏子（约前580—前500），齐贵族首领。不喜儒，甚鄙孔子。

["孔丘之齐，见景公。景公悦，欲封之以尼谿，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傲倨）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好乐（音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宗（崇）丧循哀，不可使慈民；机服勉容，不可使导众。孔丘盛容修饰以蛊世，弘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荧世君，盛大声乐以淫愚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今君封之，以利齐俗，非所以导国先众。'

公曰：'善'。

---

①杜注："取郓以居鲁公也。《传》言十二月二十四日围郓，明年正月五日取之。"

于是厚其礼,留其封,敬见而不问其道。"《墨子·非儒》]

[孔子与齐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来,言周庙燔。"齐景公出,问曰:"何庙也?"孔子曰:"是釐王庙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诗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与人,必报有德。'祸亦如之。夫釐王变文、武之制而作玄黄,宫室与马奢移,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庙。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无乃绝乎?故殃其庙,以章其过也。"左右入报曰:"周釐王庙也。"景公大惊,起再拜曰:"善哉!圣人之智,岂不大乎!"《说苑》]

["齐景公问晏子曰:'孔子为人何如?'

晏子不对。公又复问,不对。

景公曰:'以孔丘语寡人者众矣,俱以为贤人也。今寡人问之而子不对,何也?'

晏子对曰:'婴不肖,不足以知贤人。虽然,婴闻贤人者入人之国,必务合其君臣之亲,而弭其上下之怨。

婴闻贤人待上不虚,待下不危;言听于君必利人。教行于下必利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从也,行义可明乎民,谋虑可通乎君臣。

今孔丘深虑周谋以奉贼,劳思尽知以行邪,劝下乱上,教臣杀君。非贤人之行也;入人之国而与人之贼,非义之类也;知人不忠,趣之为乱,非仁之类也。

逃人而后谋,避人而后言,行义不可明于民,谋虑不可通于君臣;婴不知孔丘之有异于白公也,是以不对。'

景公曰:'呜乎,贶寡人者从矣,非夫子则吾终身不知孔丘之与白公同也。'"]

(孔丘之荆,知白公之谋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几灭而白公僇。)

[仲尼之齐,见景公而不见晏子。

子贡曰:"见君不见其从政者,可乎?"仲尼曰:"吾闻晏子事三君而顺焉,吾疑其为人。"

晏子闻之,曰:"婴则齐之世民也,不维其行,不识其过,不能自立也。婴闻之,有幸见爱,无幸见恶,诽誉为类,声向相应,见行而从之者也。婴闻之,以一心事三君者,

所以顺焉;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顺焉。今未见婴之行,而非其顺也。

婴闻之,君子独立不惭于影,独寝不惭于魂。孔子拔树削迹,不自以为辱;穷陈蔡,不自以为约;非人不得其故,是犹泽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纲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困也。始吾望儒而贵之,今吾望儒而疑之。"

仲尼闻之,曰:"语有之,言发于尔,不可止于远也;行存于身,不可掩于众也。吾窃议晏子而不中夫人之过,吾罪几矣!丘闻君子过人以为友,不及人以为师。今丘失言于夫子,讥之,是吾师也。"因宰我而谢焉,然仲尼见之。(《晏子春秋》)]

[孔子见齐景公,公悦焉,请置廪丘之邑以为养。孔子辞而不受。入谓弟子曰:"吾闻君子赏功受赏,今吾言于齐君,君未之有行,而赐吾邑, 其不知丘亦甚矣。"]

[仲尼之齐,见景公,景公说之,欲封之以尔稽,以告晏子。晏子对曰:"不可。彼浩裾自顺,不可以教下;好乐绥于民,不可使亲治;立命而建事,不可使守职;厚葬破民贫国,久丧道哀费日,不可使子民;行之难者在内,而传者无其外,故异于服,勉于行,不可以道众而驯百姓。

自大贤之灭,周室之卑也,威仪加多,而民行滋薄;声乐繁充,而世德滋衰。今孔丘盛声乐以侈世,饰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以仪世,劳思不可以补民,兼寿不能殚其教,当年不能究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愚其民。

其道也,不可以示世;其教也,不可以导民。今欲封之,以移齐国之俗,非所以导众存民也。"

公曰:"善。"于是厚其礼而留其封,敬见而不问其道。仲尼乃行。(《晏子春秋》)]

[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诡谲)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货,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则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世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易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

"孔丘所行,心术所至也。其徒属弟子皆效孔生。子贡季路辅孔悝乱乎卫,阳货乱乎齐,佛肸以中牟叛,漆雕刑残,哀莫大焉。夫为子弟后生[于]其师,必修其言,法其

行，力不足，智弗及而后已。今孔丘之行如此，儒士则可以疑矣。”]

孔子在齐国支持田氏庶族夺取嫡宗世家贵族权力的政治活动。

孔子反对世卿世禄，而主张尚贤。孔子认为：“子之元子犹士也，天下无生而贵者也。”这即把封建的身份制度完全否定了。《春秋》隐公三年《公羊传》“世卿，非礼也”，以世卿为非礼，即是否定封建政治中由身份制度而确定世卿之礼。“君子”、“小人”本是封建社会中贵贱之称，《论语》中也有沿用的，但最大部分则摒弃政治上的贵贱观念，以有德、无德为基准，这便把封建中的身份制度都翻转过来了。

[郭沫若云：“孔子是袒护乱党，而墨子是反对乱党的人！

乱党是什么？在当时都要算是比较能够代表民意的新兴势力。

季孙在鲁也有类似的情形，他礼贤下士，‘养孔子之徒，所朝服而与坐者以十数’（韩非·外储说左下）。”]

[《墨子·非儒下》：

“孔丘之齐，见景公……齐将伐鲁，告子贡曰：“赐乎！举大事于今之时矣。乃遣子贡之齐，因南郭惠子以见田常，劝之伐吴，以教高、国、鲍、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乱。”

田常政变的背后指使人物中有孔子和子贡，这情节儒书中一直不曾提起。墨家却讲得一清二楚。孔子指示的方针，要子贡去“教高、国、鲍、晏”，支持公山弗扰、阳虎。不许反对派起来阻挠田常的改革。隔了十年，田常果然“尽诛鲍晏监止及公族之强者。”(《田敬仲完世家》)

《越绝书》内传《陈成恒篇》说：“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这也可见子贡及孔党在齐的地位重要，参与田常改革，能够影响齐之内外大计。又，另一孔门弟子颜浊聚，亦是齐田氏政权之忠实支持者，以至为之战死。

故孔子言，“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齐国将变，将影响及于鲁。鲁国若变，将一变至于道。]

景公言孔子曰：“待子若季氏，吾不能。”景公遂远之，孔子行。(《论语·微子》)

“孔丘乃恚怒于景公与晏子，乃树鸱夷子皮于田常之门，告南郭惠子以所欲为，归于鲁。”

齐大夫欲害孔子，景公劝孔子去，曰：“吾老矣，弗能用子也。”]

[襄17年，晏子代父晏桓子为大夫。是时孔子未生，历五十六年而至会夹谷，时孔子已五十有二，晏子当已不在。《左传》记晏子甚详，惟自昭二十六年后，竟再无一言。意其人在昭，定之间亡故也。(《螺汇日记续编》，并参杨伯峻《左传集注》)]

彗星见。晏子曰：田氏有德于齐，可畏。

《括地志》云：“柏寝台在青州千乘县东北二十一里。”《韩子》云景公与晏子游于少海，登柏寝之台而望其国。公曰：“美哉，堂乎！后代孰将有此？”晏子曰：“其田氏乎？”公曰：“寡人有国而田氏家，奈何？”对曰：“夺之，则近贤远不肖，治其烦乱，轻其刑罚，振穷乏，恤孤寡，行思惠，崇节俭。虽十田氏，其如堂何？”

鲁昭公二十七年（前515年），孔子三十七岁。

吴季札第二次聘鲁，适齐返，其长子卒于齐，葬嬴博间。孔子往观其葬礼。(《檀弓》下)

孔子归鲁。“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他国之道也。”(《孟子》)接淅，捷疾也。

吴公子光杀吴王僚自立。

鲁昭公二十八年（前514年），孔子三十九岁。

晋六卿(韩、魏、赵、知、范、中行)诛公族，公其邑，各使其子为大夫。

鲁昭公求入晋，晋拒之，乃居乾侯。

鲁昭公二十九年（前513年），孔子四十岁。

孔子自云：“四十而不惑。”不惑于异端也。又云：“智者不惑，勇者不惧。”

鲁公自乾侯入郓。

齐侯辱之,鲁公复出走,去乾侯。

[《左传》昭29年:公至自乾侯,居于郓。(杜注:鲁昭虽居晋之乾侯,晋不欢迎,晋公不见之,失望而归。)齐侯使高张来见,称"主君"。(春秋时家臣称卿大夫为主君,称国君当为"主公",今称鲁君"主君",轻慢之也。)子家子曰:"齐卑君矣,君致辱焉。"公复入乾侯。

冬十月,郓民溃。(杜注:民逃其上曰溃,溃散叛鲁公。谷梁传云:"昭公出奔,民如释重负。"公羊传云:"鲁君使民为郓筑外城而溃。"]

[冬,晋赵简子、荀贾逐陆浑戎,据其地,筑城汝滨。(今河南临汝)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鼓,计量单位,《小尔雅》谓约当480斤。)

孔子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伟其民,卿大夫以度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衍,所谓度也。文公所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

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如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

[何按:刑鼎之铸,使社族之习惯法演进为邑国之成文法。前者面对的是族群之整体,亲情高于礼法。后者面对的是社会中之个人,礼法高于亲情。]

鲁昭公三十年(前512年),孔子四十一岁。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反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在鲁,聚徒讲学。《世家》:"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强众,至自远方。"

鲁昭公三十一年(前511年),孔子四十二岁。

日蚀。

少正卯在鲁都设徒讲学。孔门三实三虚。

(少正,鲁官名。)[1]

鲁昭公三十二年(前 510 年),孔子年四十三岁。

昭公卒于齐晋边境之乾侯。

季平子立其昭公之弟宋为鲁定公。

鲁昭公三十三年(前 509 年),孔子年四十四岁。

卜商子夏生。(卜,氏也,卜人之后。)

鲁定公二年(前 506 年),孔子年四十六岁。

曾参出生。

[卫侯使孙良夫、石稷、宁相、向禽侵齐,与齐师遇。

石子欲还,孙子曰:"不可。以师伐人,遇其师而还,将谓君何?若知不能,则如无出。今既遇矣,不如战也。"……石成子曰:"师败矣,子不少须,众惧尽。子丧师徒,何以复命?"皆不对。

又曰:"子,国卿也。陨子,辱矣。子以众退,我此乃止。"且告车来甚众。

齐师乃止,次于鞫居。

新筑人仲叔于奚救孙桓子,桓子是以免。既,卫人赏之以邑,辞,请曲县、繁缨以朝,许之。

仲尼闻之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二年)]

鲁定公四年(前 504 年),孔子四十八岁。

吴兵破郢,楚昭王奔随。

---

①见《左传》。

[“阖庐使太子夫差将兵伐楚,取番(鄱阳)。楚惧吴复大来,乃去郢,徙于若。当是时,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

其后四年,孔子相鲁。”(伍子胥列传)]

鲁定公五年(前503年),孔子四十九岁。

夏,季平子卒,季桓子继。季桓子,名季孙斯也。

季桓子穿井得鳄鱼(“相羊/蜥蜴”),不识,问于孔子。

阳虎执季桓子,与盟而释之。日蚀。

[《国语·鲁语下》:“季桓子穿井,获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问之仲尼曰:‘吾穿井而获狗,何也?’对曰:‘以丘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曰夔、水之怪曰龙、罔象,土之怪曰羵羊。”《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年四十二,鲁昭公卒于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问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夔、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坟羊。’”又见《说苑·辨物》。

孔子辨“羵羊”之事,最初记载于《国语·鲁语下》,而没有说明具体时间。司马迁将此事系于定公五年。]

阳虎执鲁国政。

[《世家》:桓子嬖臣曰仲梁怀,与阳虎有隙。阳虎欲逐怀。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怀益骄,阳虎执怀。桓子怒,阳虎执囚季桓子。与盟而释之,由此轻季氏。季氏亦僭越公室,陪臣执国命。鲁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

[六月,季平子行东野,还,未至,丙申,卒于防。(防在曲阜县东二十里。)阳虎欲以宝玉为敛,仲梁怀弗与,曰:“改步,致玉。”阳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为君也,子何怨焉?”(杜注:不狃,季氏臣费宰子洩也。为君,不使僭越。)既葬,季桓子行东野(意如子季孙斯)及费。子洩为为费宰,逆劳于郊。桓子敬之。劳仲梁怀,仲梁怀弗敬。(怀从桓子行,软慢不狃。)子洩怒,谓阳虎曰:“子行之乎?”

乙亥，阳虎囚季桓子及公父之伯，而逐仲梁怀。冬十月丁亥，杀公何藐。（季氏族人。）已丑，盟桓子于稷门之内。庚寅，大诅。阳虎遂用鲁政。］

［二月，鲁（阳虎）侵郑，取匡。往，不假逆于卫。及还，阳虎命季平子、孟懿子自卫南门入，出自东门，舍于卫之豚泽。

卫侯怒，使弥子瑕追之。[1] 公叔文子老矣，辇而入公，谏曰："天将多阳虎之罪以毙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史记韩非传》述：

"昔者弥子暇见爱于卫君（灵公）。君法，窃驾君车者罪至刖。既而弥子之母病，人闻，往夜以苦。弥子矫驾君车而出。君闻之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而宁犯刖罪。赦之。与君游果园，弥子食桃而甘，瞰而奉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弥子之色衰而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尝矫驾我车，又食我以杀桃。"］

［夏，阳虎命季桓子入晋，献郑俘也。阳虎强使孟懿子往报晋夫人之币。晋人兼享之。孟孙立于房外，谓范献子曰："阳虎若不能居鲁，而息肩于晋，所不以为中军司马者，有如先君。"献子曰："寡君有官，将使其人，鞅何知焉？"献子谓简子曰："鲁人患阳虎矣。孟孙知其恤，以为必适晋，故强为之请。以取人焉。"］

冬至，阳虎盟鲁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诅于五父之衢（曲阜东南五里）。"

"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世家》）

［《论语》：阳虎欲见孔子。孔子不见。阳虎赠豕，邀孔子入仕。孔子曰："诺"。］

---

①即王孙贾，灵公宠臣，卫将，或说亦为子路妻兄。

[阳货[1]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2]

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3]遇诸涂。

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

曰："怀其宝而迷其邦，[4]可谓仁乎？"

曰："不可。"

"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

曰："不可。"

"日月逝矣，岁不我与。"

孔子曰："诺，吾将仕矣。"[5]]

鲁定公七年（前503年），孔子四十九岁。

秋，齐遣国夏伐鲁。

阳虎御季桓子、公钦处父御孟懿子与齐人战，平，还。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6][易]可以无大过矣。"[7]

---

①阳货，又作阳虎，虎，货音通。孟氏家族之庶枝别子。曾任鲁国大夫季氏的家臣，孔子少年时曾遭到阳虎之凌傲。后来阳虎一度把持季氏家族的大权和鲁国政权，因权力斗争失利而逃往齐国、晋国。

大夫，周礼之制，国有大夫，卿大夫及邑宰。卿大夫私家也有大夫，称"家大夫"或"臣大夫"。（《四书滕言》）阳虎乃季氏之家大夫。

季氏是司徒，下有大夫二人，一曰小宰，一曰小司徒。大夫亦即大仆，仆臣即辅臣，即陪臣、配臣。

《左传》"季氏之臣申丰"，杜预注为"属大夫；公叔文子之臣，《论语》称为臣大夫，此家大夫也。"顾栋高《春秋大事表》："阳虎欲以己更孟氏，疑与孟孙同族。"孔曰："阳货，阳虎也。季氏家臣而专鲁国之政，欲见孔子使仕也。欲使往谢，故遗孔子豚也。"

②归，郑本作"馈"，赠送。

③时，通侍，待也。当时礼节，大夫赏赐东西给士，如果士未能在家当面受赐，过后就要亲自上大夫家拜谢。《孟子》(滕文公下)："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

④迷其邦，马融说："知国不治而不为政，是迷邦也。"

⑤郭象评曰："圣人无心，仕与不仕随世耳。"

⑥"加，增也。"(郑玄)《鲁论》"易"作"亦"。或以为"易"字为衍文。

⑦或读"易"为《易经》。《乾凿度》："孔子占易得旅，息志停读，五十究作十翼。"刑昺疏引《汉书·儒林传》："孔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三传。"

鲁定公八年(前 502 年),孔子五十岁。

孔子自云"五十而知天命。"

又云:"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作《易传》。《易》以变通为道。孔子本年学术政治思想,乃入一新境界。

[《周易乾坤凿度》:

仲尼,鲁人,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请益于商瞿氏,曰:"子有圣智而无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凤鸟不来,河无图至。呜呼!天命之也。"叹讫而后息志,停读《礼》,止史削。五十究《易》,作《十翼》,明也。明《易》岁教。若曰:"终日而作,思之于古圣,颐师于姬昌,法旦。"作《九问》、《十恶》、《七正》、《八叹》、《上下 辞》、《大道》、《大数》、《大法》、大义》。《易》书中为通圣之问,明者以为圣贤矣。孔子曰:"吾以观之曰:'仁者见为仁凡之文,智者见为智几之问,圣者见为通神之文。仁者见之为之仁,智者见之为之智。随仁智也。"]

[《周易乾凿度》:

孔子曰:"岁三百六十日而天气周。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方备岁焉。故艮渐正月。乾者,天也,终而为万物始。北方,万物所始也,故乾位在于十月。艮者,止物者也,故在四时之终,位在十二月。巽者,阴始顺阳者也,阳始壮于东南方,故位在四月。坤者,地之道也,形正六月、四维正纪,经纬仲序,度毕矣。"]

[《周易乾凿度》:

孔子曰:"《易》始于太极,太极分而为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节,故生四时;四时各有阴阳刚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风水火山泽之象定矣。其布散用事也,震生物于东方,位在二月;巽散之于东南,位在四月;离长之于南方,位在五月;坤养之于西南方,位在六月;况收之于西方,位在八月;乾制之于西北方,位在十月;坎藏之于北方,位在十一月;艮终始之于东北方,位在十二月。八卦之气终,则四正四维之分明,生长收藏之道备,阴阳之体定,神明之德通,而万物各以其类成矣,皆《易》之所苞也。至矣哉,《易》之德也。"]

夏,齐伐鲁,晋赵简子救之。

十月,阳虎欲伐三桓。

三桓共攻阳虎,虎败,奔阳关。

[季氏宰公山不狃不得意于季氏,叔孙辄(叔孙氏庶子)不得志于叔孙氏,因与阳虎共谋,欲废三桓之嫡,更立其庶孽阳虎素所善者,再执季桓子,欲杀之,桓子中途得脱。逃奔孟孙氏。公孙不狃遂据费邑。]

[《左传》:阳虎欲去三桓,以季寤(季孙氏庶子)更季氏,以叔孙辄更叔孙氏,阳虎更孟孙氏。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将享季氏于蒲而杀之,召战车,约期而至。孟氏家臣成邑宰公敛处父告孟孙曰:"季氏备车,何故?"孟孙曰:"吾弗闻。"处父曰:"然则乱也,必及于子,请备诸。"乃与季桓子约。

阳虎前驱,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铍盾夹之,阳越(阳虎从弟)后,将入蒲社。

桓子诈谓林楚曰:"尔先皆我家之良臣,尔以是继之。"林楚对曰:"晚矣!阳虎为政,鲁国皆服焉,违之召死,死无益于主。"桓子曰:"未晚,尔能以我适孟氏乎?"林楚怒马,及衢而骋。阳越射之,不中,遂入孟邸。阳虎劫鲁公,以伐孟氏。

公敛处父帅咸邑人入鲁东门,与阳氏战,弗能胜,又战,阳氏败。阳虎脱甲入鲁宫,取宝玉大弓以走。公敛处父欲杀季桓子,孟孙出之。阳虎遂退据灌(今山东宁县)、阳关(泰安东南)以叛。]

[《世家》: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欲往。

子路不说,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其徒哉?如用我,吾其为东周乎!"然亦卒不行。]

五十前之孔子,以民为本,以爱民为义,尚贤,革命。五十后之孔子,以尊君为义,克己复礼。

孔子自言: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氏一生治学,经历至为鲜明。'五十而知天命'以后,为遵守周氏世法时,即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之义。‘五十而知天命’，‘天命’者，国家命祚之变易是也。此《论语》所谓‘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盖五十而始学《易》。学《易》韦编三绝，而后成者，即知天命之靡常，亦必变则通。则四十以后能通。于是不复梦见周公。”（姜亮夫）

孔子曰：“燕雀争善处于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区区焉相乐也，自以为安矣。灶突决，栋焚，燕雀颜色不变，是何也？不知祸之将及之也，不亦愚乎！为人臣而免于燕雀之智者寡矣。

夫人臣者，进其爵禄富贵，父子兄弟相与比周于一国，区区焉丰乐也，而以危其社稷，其为突近矣，而终不知也，其与燕雀之智不异。

故曰：‘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尽乱，无有安身’，此之谓也。

故细之安，必待大；大之安，必待小。细大贱贵，交相为赞，然后皆得其所乐。”（吕氏春秋）

[公山弗扰以费畔，[①] 召，子欲往。

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②]

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③]]

鲁定公九年（前 501 年），孔子五十一岁。[④]

六月，孟氏与季氏共攻阳虎于阳关。

---

①公山弗扰，又作公山不狃，字子洩。季氏家臣。费，季氏封邑。《论语集释》引黄氏《论语后案》云“弗扰召孔子者，时孔子未仕，故得相召。依《左传》，当在定公八年。阳虎执季桓子当在定公五年。崔东壁合两事为一，遂疑圣论之伪，盲人耳。”其说可参。定公八年，十月，阳虎叛，不狃亦据费应之。是欲叛也，乃召孔子。第二年阳虎败奔齐，不狃势孤，遂未敢复动。

②三“之”，第一“之”，动词，去。末，莫。三“之之”，“的那里”。

③东周，指周王庭，时在洛阳，故称“东周”。

程树德说：“阳虎与不狃，欲去三桓，一也。虎欲见，孔子不见；不狃召，欲往，其用心必有异乎？盖弗扰名为畔臣，势不得来见，故欲见，而召不害为响慕之诚。虎不来见，又瞰亡归之豚，其意谲矣。且二人皆欲去三桓者，不狃意张公室，特不知非家臣宜举耳；虎本不在公室，特欲假公室，制大夫为利而已。观异日吴欲伐鲁，不狃止之，虎乃劝齐三加于鲁，则可见夫子不见欲往，殆谓是欤？”其论颇有所见，附识于此。

④《庄子·天运》：“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

阳虎兵败而出走，奔齐，齐不容。复去，入晋。

[《孟子·滕文公》篇引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

[阳虎到齐国，请齐国出兵伐鲁。鲍文子以为不可。鲍文子说他"亲富不亲仁"，又说齐侯富于季孙，齐国大于鲁国，正是阳虎所想"倾覆"的。于是齐侯把阳虎囚禁起来，他终竟逃到晋国，投奔赵氏。"]

[《左传》：阳虎奔齐，请师以伐鲁。曰：三加，必取之。齐侯将许之。鲍文子谏曰："鲁未可取也。上下犹和，众庶犹睦，能整套 国，而无天灾。若之何取之？阳俗欲勤齐师也。夫阳虎昔有宠于季氏，而将杀季孙，亲富不亲仁，君焉用之？君富于季氏，而大于鲁国，此阳虎所欲倾覆也。而君收容之，将无害乎？"

齐侯乃软禁阳虎，置之西鄙。阳虎逃脱，遂奔晋，赵简之用之。孔子曰："赵氏其世（继）有乱乎？"]

[《韩非子·外储说》："阳虎议曰：'主贤明则悉心以事之，不肖则饰奸而试（弑）之'。逐于鲁，疑于齐，走而之赵。

赵简子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窃人国政，何故相也？'简子曰：'阳虎务取之，我务守之。'遂执术而御之，阳虎不敢为非，以善事简主，兴主之强，岁至于霸也。"]

["主贤明则悉心以事之，不肖则饰奸而弑之。"这确实是含有些革命的精神在里面的。这种精神不失为初期儒家的本色，例如孟子也说过这样的话："君有过则谏，反覆而不听则易位"，和这两句阳虎的主张是很相仿佛的。（郭沫若）]

[阳虎既奔齐，自齐奔晋，适赵氏。

孔子闻之，谓子路曰："赵氏其世有乱乎。"子路曰："权不在焉，岂不为乱。"孔子曰："非汝所知。夫阳虎亲富而不亲仁，有宠于季孙，又将杀之，不克而奔，求容于齐，齐人囚之，乃亡归晋。是齐鲁二国，已去其疾。赵简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说而从其谋，祸败所终非一世，可知也。"]

鲁定公任孔子为中都宰。

（中都，鲁邑，故城在山东汶上县西。）

[初，鲁之贩羊有沈犹氏者，常朝饮其羊以诈。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

溃氏,奢侈逾法。鲁之鬻六畜者,饱、饰之以储价。及孔子之为政也,则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越境而徙。三月,则鬻牛马者不储价,卖羊豚者不加饰。男女行者,别其涂,道不拾遗。男尚忠信,女尚贞顺。四方客至于邑,不求有司,皆如归焉。]

[《说苑》:"孔子初仕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涂,路无拾遗。

器不雕伪,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诸侯则焉。

定公谓孔子曰:'学子此法,以治鲁国何如?'孔子对曰:'虽天下可乎,何但鲁国而已哉。'于是二年,定公以为司空。乃别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先时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孔子沟而合诸墓焉。

谓季桓子曰:'贬君以彰已罪,非礼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由司空为鲁大司寇。设法而不用,无奸民。"]①

[何按:关于孔子任中都宰之时间,诸家异说不同,此据《左传》。异说或谓孔子先任司空者,则大误也。]

[子曰:"为政以德,② 辟如北辰辟,③ 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④

①《世家》记孔子"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清儒已指出,孔子曾为季氏小司空(并见《世家》),并未任鲁司空,所记讹误。

②为,执也。从事。以,读为有,一音之转。以德:(要)有德。

③辟也,比也。《说文》:"喻也。"《墨子·小取》:"辟也者,举他物以明之也"。《集注》云:"北辰,北极,天之枢也。"郑玄:"北极谓之北辰。"正义引李巡:"北极,天心,居北方,正四时,谓之北辰。"引郭璞:"北极,天之中。以正四时,天中即天心。天体圆,此为最高处,名赤道极。"

秦蕙田《五礼通考》:"北极,天之至中。谓之辰者,无星而有其位也。北极正相对为南极,二极之中,古今皆谓之赤道。"

《考工记匠人》:"夜考诸极星以正朝夕。"

北辰,由于地球自转轴正对天球北极,在地球自转和公转所反映出来的恒星周日和周年视运动中,天球北极是不动的,其他恒星则绕之旋转。我国黄河中、下游流域,约为北纬36度,因之天球北极也高出北方地平线上36度。包慎言:"北极者,对南极言之。周洛阳之地,北极出地三十六度,南极入地三十六度。中国在赤道北,只见北极。"

孔子所说的北辰,不是指天球北极,而是指北极星。距今四千年前北极星在帝星右枢(天龙座 α)附近,由于岁差之故,今移位在勾陈一(小熊座 α)。

④共:通"拱"。拱,围也。环抱、环绕。《三巷》:"所,处也。"《广雅·释诂》:"所,居也。"]

[定公问:[1]"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
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2]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3]]

[子华使于齐,[4]冉子为其母请粟。
子曰:"与之釜。"[5]
请益,曰:"与之庾。"[6]
冉子与之粟五秉。[7]
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8]]

[原思为之宰,[9]与之粟九百,[10]辞。
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11]]

---

①定公,鲁君,名宋。昭公庶弟,继昭公而立,在位十五年。(公元前509—495)"定"是谥号。

②道,导也。导,领导。导率。齐,整齐。或读为戒,威戒。免,勉也,勉强。

③《尔雅·释诂》:"格,至也。"格,来,至,致,古字通。引申有归服之义。《礼记·缁衣》:"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遯心。""格心"、"遯心"对文,"格",来也。"遯"即"遁",去也。

④子华,公西华,又名公西赤。孔子弟子。小孔子四十二岁。

⑤冉子,《论语》中,孔子弟子称"子"的仅为曾参、有若、闵子骞和冉有。冉子即冉有。釜,古量器单位。一釜约六斗四升(约当今日一斗八升八合),可食一月。粟,小米。

⑥庾,量器单位,约二斗四升(约当今日四升八合)。

⑦秉,量器单位,约十六斛,一百六十斗,五秉则是八十斛。古代以十斗为斛,所以译为八十石。南宋的贾似道改为五斗一斛,一石两斛,沿用到民国初年。周秦的八十斛合今天的十六石。乘肥马,乘车乘。杨伯峻说,"不能解释为'骑肥马'。因为孔子时穿着大袖子宽腰身的衣裳,是不便于骑马的。直到战国时的赵武灵王才改穿少数民族服装,学习少数民族的骑着马射箭,以便利于作战。在所有经书中找不到骑马的文字,只有《曲礼》有'前有车骑'一语,但《曲礼》的成书在战国以后。"

⑧周,后人写作"赒",救济。继,读为济,增益。]

⑨原思,孔子弟子,原宪,字子思。与孔子孙子思同名。宋人,少孔子三十六岁。宰,主事曰宰。孔子为鲁司寇,以原思为家邑宰。(包注)孔子仕鲁,奉粟(年)六万。

⑩九百,下无量名。

⑪邻里,邻即连。古编户单位。里,古乡邑单位。五家为连,二十五家为里。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一乡,五百家为一党。

[何按:以上两则殊可注意。孔子作为 导师,对其学生赠以粮粟。则诸学生与孔子关系,亦近于后之养士和寄客乎?]

鲁定公十年(前 500 年),孔子五十二岁。

鲁君重用孔子,由中都宰迁为鲁司寇。

[《御览》二百八引《符子》:

鲁侯欲以孔丘为司徒,将召三桓议之。乃谓左丘明曰:"寡人欲以孔子为司徒,而授以鲁政焉。寡人将欲询诸三子。"左丘明曰:"孔丘其圣人与! 夫圣人任政,过者离位焉。君虽欲谋,其将弗合乎?"鲁侯曰;"吾子奚以知之?"丘明曰:"周人有爱裘而好珍羞,欲为千金之裘,而与狐相率逃于重邱之下,羊相呼藏于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者? 周人之谋,失之牟! 今君欲以孔丘为司徒,召三桓而议之,亦与狐谋裘,与羊谋羞哉! "一进鲁侯遂不与三桓谋,而召孔丘为司徒。]

《周礼》:"大司寇之职,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

["孔丘为鲁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孙。季孙相鲁君而走,季孙与邑人争门关,决植。"

这故事文句残缺,"决植"两字上当有夺文,不过意思是可领会的。决假为抉,植是户旁柱,相傳"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淮南子》)]

按:鲁之三卿,本皆三桓世袭之职。叔孙氏世为司马,主武事。孟孙氏世为司空,主典章礼仪。季孙氏世为司徒,摄国相,并主人力财赋。(《左传》)

[《韩诗外传》卷八录(周天皇)册孔子受命词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孙,鲁孔丘,命尔为司寇。"]

[《吕氏春秋·先识》记,孔子始用于鲁,鲁贵族不满孔子被重用,作歌刺之曰:"麛裘而韦,投之无戾。韦而裘裘,投之无忧。"用三年,男子似乎涂石,女子行乎途左。财之遗者,民莫之举。]

[《礼记·曲礼》:

"司寇正刑明辟,以听狱讼,必三刺。有旨无简,不的。附从轻,赦从重。凡制五刑,必即天论,邮罚丽于事。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厚感情之量以别之;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以尽之。疑狱,汜与从共之。从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成狱辞,史以狱成告于正,正听之。正以狱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听之棘木档案室下。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后制刑。凡作刑罚,轻无赦。刑者刑也,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凡执禁以齐众,不赦过。

少而无父者谓之孤,老而无子者谓之独,老而无妻者谓之鳏,老而无夫者谓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也;皆有常饩。音、聋、跛、辟、断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道路,男子由右,妇从由左,车从中央。父子齿雁行,朋友不相踰。轻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食。

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政。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齐衰、大功之丧,三朋不从政;将徙于诸侯,三月不从政;自诸侯来徙家,期不从政。

诸侯世子世国,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诸侯之大夫不世爵禄。"]

以上应是孔子任司寇时之施政纲领。

[孔子为鲁司寇,听狱必师断,"某子以为何若?"某子以为云云。又曰:"某子以为何若? "某子曰云云。辩能,然后君子"几当从某子云云乎? "(说苑)]

孔子请鲁定公诛少正卯。①

①少正即小正,官名,以官为氏也,名卯。《左传》有"少正"之官名。

[《刘子》:

“孔子为鲁司寇,语鲁定公曰:“勇而有谋,此乱天下也,君可杀之。”定公诛少正卯也。”]

[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汝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疆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荀子·宥坐》)]

[《尹文子》(圣人):“孔丘摄鲁相,七日而诛少正卯。

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先诛,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汝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窃盗、奸私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辨,四曰疆记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

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荧众,疆记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雄桀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六子者,异世而同心,不可不诛也。

《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畏也。”]

[《淮南子》(氾论训下):孔子诛少正卯,而鲁国之邪塞。]

[《说苑》(指武):

“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于东观之下。门人闻之,趋而进,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

子贡后至,趋而进,曰:"夫少正卯者,鲁国之闻人矣,夫子始为政,何以先诛之?"

孔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夫王者之诛有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辨而险,二曰言伪而辩,三曰行辟而坚,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皆有辨知聪达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伪,则其知足以移众,强足以独立,此奸人之雄也,不可不诛。夫有五者之一,则不免于诛。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诛之也。昔者汤诛蠋沐,太公诛潘址,管仲诛史附里,子产诛邓析,此五子未有不诛也。所谓诛之者,非为其昼则攻盗,暮则穿窬也,皆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此之谓矣。"]

[《刘子》(心隐):

"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同时。孔子门人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独知圣人之德也。

夫门人去仲尼而皈少正卯,非不知仲尼之圣,亦不知少正卯之佞。子贡曰:"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何以先之?"

子曰:"赐也还,非尔所及也。夫少正卯,心逆而愉,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词鄙而博,顺非而泽。有此五伪,而乱圣人,以子贡之明而不能见,知人之难也。"]

孔子以"礼制"治鲁,鲁国大治。

[孔子为鲁司寇,有父子相讼,孔子拘其子,三月不问。其父请止论,孔子将子释放。季孙闻之,不悦曰:"是老也欺予,语予曰:'为国家必以孝',今可杀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孔子慨然曰:"乌乎,上失之,下杀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听其狱,杀不辜也。三军大败,不可斩也。狱狂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令谨诛,贼也。今生也有时,也无时,暴也,不教而责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后刑可即也。"这件故事说明了教化未施不可妄诛无辜的例子。(《荀子·宥坐》)]

[孔子为鲁司寇,见季康子,康子不悦。(按:当为季桓子)孔子又见之。宰予进曰:"昔予也常闻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则弗动,今夫子之于司寇也日少,而屈节数矣,不可以已乎?"

孔子曰:"然,鲁国以众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则将乱也,其聘我者,孰大于是哉。"

鲁人闻之曰："圣人将治，何不先自远刑罚，自此之后，国无争者。"孔子谓宰予曰："违山十里，蟪蛄之声，犹在于耳，故政事莫如应之。"]

夏，齐侯会鲁君于夹谷。（地在今莱芜县夹谷山谷。）

夏，命孔子摄鲁相，随定公与齐景公相会郏谷。

（杜预云："相，会仪也。"全祖望《经史答问》："春秋时，所重莫如相。凡相其君而行者，非卿不出。鲁十二台中，自僖而下，其相君于皆三家，则卿也。鲁之卿，怀公族不得任。而是时以阳虎诸人之乱，孔丘遂由庶姓俨然充其使，是破格而用之者也。"）

[夏，齐大夫犁沮言于景公曰："鲁用孔子，其势危齐。"乃使之告鲁，为好会于夹谷。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鲁公曰："诺"。]

[《左传》：夏，公会齐侯于祝其，实郏谷。孔丘相，犁弥言于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莱夷在今烟台地，黄县东南有莱子城，为莱故邑。襄六年，齐灭莱，迁其族于莱芜。犁弥，《齐世家》作鉏犁。）齐侯从之。

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令鲁士击莱人。）两君合好，而裔（狄）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范文澜："指非夏之地。"）不谋夏，夷不乱华（指水华之族），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

齐侯闻之，遽辟之。将盟，齐人加于载书曰："齐师出竟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此句乃命齐司祝临时诵祝之誓词。事先未载于文本也。）

孔子丘使兹无还揖对，曰："而不返我汶阳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齐侯将享公。（此亦孔子临时口授加祝之辞。）

孔丘谓梁丘据曰："齐、鲁之故，吾子何不闻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执事也。且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飨而既具，是弃礼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弃礼，名恶。子盍图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齐来归郓、讙、龟阴之田。（十年）]

[《世家》：定公十年春，及齐平。夏，齐大夫黎鉏言于景公曰："鲁用孔子，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于夹谷。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

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曰："诺"。具左右司马。

会齐侯夹谷，为坛位，土阶三等，以会遇之礼相见，揖让而登。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四方之乐。"景公曰："诺"。于是旍旄羽袯矛戟剑拨拨鼓噪而至。

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

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于是诛侏儒，手足异处。

景公惧而动，曲节从教。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鲁君，为之奈何？"有司进对曰："君子有过则谢以质，小人有过则谢以文。君若悼之，则谢以质。"于是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

[定公与齐侯会于郏谷，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并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从之。至会所，为坛位土阶三等，以遇礼相见，揖让而登。

献酢既毕，齐使莱人以丘鼓劫定公。孔子历阶而进，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两君为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心怍，麾而避之。

有顷，齐奏宫中之乐，俳优侏儒戏于前。孔子趋进历阶而上，不尽一等，曰："匹夫荧侮诸侯者，罪应诛，请右面司马速刑焉。"于是斩侏儒，手足异处。齐侯惧，有惭色。

将盟，齐人加载书曰："齐师出境，而不以兵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兹无还，对曰："而不返我汶阳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齐侯将设享礼，孔子谓梁丘据曰："齐鲁之故，吾子何不闻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执事，且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享而既具是弃礼，若其不具，是用秕粺，用秕粺君辱，弃礼名恶，子盍图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

齐侯归，责其群臣曰："鲁以君子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于是乃归所侵鲁之四邑，及汶阳之田。(《孔子家语》)]

[《公羊》:

"颊谷之会,齐侯作侏儒之乐,欲以执定公。孔子曰:"匹夫而荧惑于诸侯者诛。"于是诛侏儒,首足异处。齐侯大惧,执节从教。"]

[《谷梁》:

"颊谷之会,孔子相焉。两君就坛,两相相揖。莱人鼓噪而起,欲以执鲁君。孔子历阶而上,不尽一等,而视归乎齐侯,曰:"两君合好,夷狄之民何为来为?"命司马止之。

齐侯逡巡而谢曰:"寡人之过也。"退而属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与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独率我而人夷狄之俗,何为?"

罢会,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当死。"使司马行法焉,首足异门而出。

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者,盖为此也。"]

[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厩焚。

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①]

[朋友死,无所归,曰②:"于我殡。"③]

①《家语子贡问篇》:孔子为大司寇,国既焚,子退而之火所,乡人有自为火来者则拜之,士一,大夫再。郑曰:"重人贱畜也。退朝者,自鲁之朝来归也。"

皇《疏》:厩,养马之处也。焚,烧也。孔子家养马处被烧也。孔子早上朝,朝竟而退还家也。王弼云:孔子时为鲁司寇,自公朝退,而之火所。不问马者,矫时重马者也。

何按:饲马曰"皂人"、"造人"。皂,槽也。]

②无所归,死无所归。

③于,由也,让。殡,停放灵柩叫殡,埋葬也叫殡,这里当指丧葬事务而言。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1]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

曰:“一言而丧邦,有诸?”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2]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3]

鲁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孔子五十四岁。

孔子于鲁摄行相事。

[《吕氏春秋》(孝行览遇合)

“孔子周流海内,再干世主,如齐至卫,所见八十余君,委质于弟子者三千人,达徒七十人,万乘之主得一人用可为师,不为无人。以此游,仅至于鲁司寇。”]

[《世家》:孔子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

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费饰买;男女行者别于尘土,尘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

文见《淮南子》、《史记》、《说苑》、《论衡》、《白虎通》、《尹问子》、复有《孔子家语》《刘子》等等。转述中又生异说:“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说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被诛者少正卯的身份为“鲁大夫乱政者”或“乱政大夫”;孔子杀他的理由又同二人在鲁办学发生竞争问题联系在一起。诛于“东观之下”或“两观之下”,“尸陈于朝三

---

①诸,之也。

②《韩非子外储说》:“晋平公与群臣饮,饮酣,乃喟然叹曰:‘莫乐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违。’师旷侍坐于前,援琴撞之。曰:‘哑!是非君人者之言也’。”

③苻坚欲伐晋,举朝皆谏,慕容垂曰:“陛下神武,断自圣心足矣,何必问外人。”唐高宗欲立武曌,许敬宗曰:“田舍翁多收数十斛麦,便欲易妇,况万乘乎。”皆片言而顷刻覆其邦家。

《吴语》:“申阶谓吴王曰:‘夫不违,乃违也。夫不违,亡之阶也’。”

日”。有人似乎觉得“七日而诛”未免唐突，于是不提七日。只说孔子当政时期。[①]

[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有喜色。仲由问曰：“由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乐以贵下人乎？”于是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两观之下，尸于朝三日。

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今夫子为政，而始诛之，或者为失乎？”

孔子曰：“居，吾语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其谈说足以饰褒荣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

夫殷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周公诛管蔡、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乙，子产诛史何，是此七子，皆异世而同诛者，以七子异世而同恶，故不可赦也。

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

春，孔子言于定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无百雉之城。”使仲由为季氏宰，以堕三都。

[三都：后邑（叔孙氏邑。今山东东平县西），成邑（孟氏邑，今山东宁阳县北。），费邑（今山东费县。费，读秘。）[②]。季孙、叔孙堕二城。孟孙氏拒之。十二月，围成邑，弗克。[③]]

[“曷为帅师堕后，帅师堕费？孔子行于季孙，三月不违。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于是帅师堕后，帅师堕费。”（公羊·定十二羊）]

[《东坡志林》：

“季氏将堕费。费大夫公山不狃、叔孙辄牵费人袭鲁公。公与三桓入于季氏之宫。

①至南宋，朱熹开始对此提出疑问。他说“若少正卯之事，则予尝窃疑之。盖《论语》所不载，子思、孟子所不言，虽以《左氏春秋》内外传之诬且驳，而犹不道也，乃独荀况言之。吾又安敢轻信其言。”

②鲁费地有二，一曰费县，二曰山东鱼台西南费亭。

③孔子堕三都事，《左传》、《公羊传》记之于定公十二年。《孔子世家》则记之于十三年。孔子由大司寇摄国相事，《世家》记于定公十四年，亦误一年。

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伐之。费人败，公山不狃、叔孙辄奔齐。孔子将堕成。公敛处父据成叛，鲁公命围成，弗克。”

[《左传》：

“十有二年春，叔孙州仇帅师堕后 。”

“季孙斯、仲孙何忌帅师堕费。”

“十有二月，公围成。”

“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杨注：三都，鲁三桓之采邑，季孙氏之费，叔孙氏之后 、孟孙氏之成也。此时三都之宰又控制三都以凌三家，如中山不狃以费叛，季孙甚苦之；侯犯据后 ，两次围攻不能克。)于是叔孙氏堕后，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

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水经泗水注》：“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台。今虽崩互夷，犹高数丈。”顾祖禹《方舆纪要》云：“季武子台在曲阜城东北五里，旧志云在鲁东门内。”)费人攻之，弗克。矢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

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服虔云：“公敛处父，成宰也。”)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障也。无成，是无孟氏也。子伪不知，我将不堕。”]

[子路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继之以烛。虽有强力之容，肃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临祭，其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与，室事交乎户，堂事交阶，质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闻之，曰：“谁谓由也而不知礼乎！”(《礼记》)]

[《韩非子·外储说》：

季孙相鲁，子路为后令。当此之时，子路以其私秩粟为浆饭，要作城者于五父之衢而餐之。孔子闻之，使子贡往覆其饭，击毁其器，曰：“鲁君有民，子奚为乃义乎？所学于夫子者，仁义也；仁义者，与天下共其所有而政也，《诗》不云乎：‘乱离斯瘼，爰其适归’，此伤离散以为乱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伤奸臣蔽主以为乱者也；‘相乱蔑资，曾莫惠我师’，此伤奢移不节以为乱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

[苏轼论曰:“方是时三桓虽若不悦,然莫能违孔子也。以为孔子用事于鲁,得政与民,三桓畏之欤?”]

[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障也。无成,是无孟氏也。子伪不知,我将不堕。”冬十二月,公围成,弗克。(定公十二年)]

[《家语》:孔子言于定公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过制,请皆损之。”乃使季氏宰仲由堕三都。叔孙不得意于季氏,因费宰公山弗扰率费人以袭鲁。孔子以鲁公与季孙、叔孙、孟孙,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及台侧,孔子命申句须、乐颀勒士众下伐之,费人北,遂堕三都之城。强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

堕费后,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楚故恶夫佞者!”(《论语·先进》)]

[何按:孔子的学派,实际是一个政党,即以尊王攘夷,加强君权抑制世卿权力的目标的国家主义政团。堕三都,是这个政团强君权削私门一次最重要的政治实践。]

齐晏婴卒。

齐景公闻鲁重用孔子而惧,谋用间逐孔子。

[《晏子春秋外篇》:

仲尼相鲁,景公患之,谓晏子曰:“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尤也。今孔子相鲁,若何?”晏子对曰:“君其勿尤。彼鲁君,弱主也;孔子,圣相也。君不如阴重孔子,设以相齐,孔子强谏而不听,必骄鲁而有齐,君勿纳也。夫绝于鲁,无主于齐,孔子困矣。”居期年,孔子去鲁之齐,景公不纳,故困于陈蔡间。]

[《世家》: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

地焉？”黎鉏曰:“请先党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也,庸迟乎！”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

季桓子微服往观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燔俎于大夫。]

[《盐铁论》(备胡):

孔子仕于鲁,前仕三月及齐平,后仕三月及郑平。务以德,安近而绥远。当此之时,鲁无敌国之谋、邻境之患,疆臣变节而忠顺,故季孟、隳其都城。大国畏义而合好,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

[《世家》:孔子相鲁,齐人患其将霸,欲败其政,乃选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饰而舞容玑,及文马四十驷,以遗鲁君。

陈女乐,列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观之再三,将受焉。

告鲁君,为周道游观,观之终日,怠于政事。

子路言于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若致膰于大夫,是则未废其常,吾犹可以止也。”

桓子既受女乐,君臣淫荒,三日不听国政,郊又不致膰俎,孔子遂行。]

[《韩非子》(内储说下):

“仲尼为政于鲁,道不拾遗,齐景公患之。黎且谓景公曰:“去仲尼犹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禄高位,遗哀公以女乐,以骄荣其意?

哀公新乐之,必怠于政,仲尼必谏,谏而不听,必轻绝于鲁。”

景公曰:“善。”乃令黎鉏以女乐六遗哀公,哀公乐之,果怠于政。]

[子云:“好德如好色,诸侯不下渔色。故君子远色,以为民纪。故男女授受不亲,御妇人则进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与同席而坐。寡妇不夜哭,妇人疾,问之,不问其疾。以此坊民,民犹淫失而乱于族。”

子云:“昏礼,婿亲迎,见于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婿,恐事之远也。以此坊民,妇犹有不至者。”]

[《公羊传》定 12 年:孔子行乎季孙,五月不违(仁)。]

《论语·微子》:"齐人馈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何按:齐人所用乃秦穆公之故策也。《秦本纪》:(穆公三十四年)戎王使由杀人秦,穆公退而问内史廖曰:"孤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余贤,寡人之害,将奈之何?"内史廖曰:"戎王处辟匿,未闻中国之声。君试遗其女乐,以夺其志。为由余请,以疏其间,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怪,必疑由余。君臣有间,阿虏也。且戎王好乐,必怠于政。"穆公曰:"善"。因与由余曲席而生,传器而食,问其地形与其兵势,而后令内史廖以女乐二八遗戎王。戎王受而说亡,终年不还。于是秦乃归由余。穆公又数使人间邀由余,由余遂去,降秦。]

[齐人归女乐,[①] 季桓子受之。[②] 三日不朝,孔子行。]

[何按:季氏借孔门之力拔除了阳虎、公山不狃等跋扈家臣的势力,主宰了鲁政。三桓均忧虑孔党势力日大,遂谋逐除之。]

[《世家》:齐陈舞乐伎女于鲁南门外。季桓子往观再三,又与鲁君为周道游。非礼。怠政事。违孔子之教。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燔于大夫,吾可留。"桓子乃不致燔俎于孔子。孔子遂行。]

---

①归,馈也。郑玄引作"馈"。馈,赠也。《史记世家》:孔子行摄相事,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犁且曰:"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言语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妻,孔子遂行。灵公三十八年书"孔子来,禄之如鲁。"卫灵公三十八当鲁定十三。

②季桓子,鲁相季斯孙,执鲁政。死于哀公三年。鲁自三家四分公室,而季氏取其二。季氏专鲁,而鲁公无民久矣。季氏,权臣也。桓子舍已之权以听孔子,而堕其名都以强公室。今纪纲既定,外侮既却,鲁既治矣,桓子岂甘终于自绌者?

[孔门弟子公伯寮归季桓子,谗子路。

孔子病,鲁定公往视。孔子不能起,披朝服而坐,示不废礼。季桓子命大夫服景伯往视,谓桓子欲杀公伯寮。子曰:"我道之行也与,命也。不能行,亦命也。公伯寮其奈我何?"]

[公伯寮诉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于公伯寮,吾犹能肆诸市朝。"

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宪问)]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1] 子服景伯以告,[2] 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3]

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年),孔子五十五岁。

春。孔子止于鲁境"屯邑"。宿于屯。以待大祭之燔肉。

[子曰:"鲁今且郊。如致燔乎大夫,则吾犹可以也。"(《世家》)

季氏慢侮孔子。

《孟子·告子》:"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4] 孔子不脱冕而行。(何按:此当为年终大尝之禘祭也。)

---

①公伯寮,《弟子列传》作"公伯僚"云"字子周"。字子周,或云即申缭。孔子弟子,季氏之家臣。季孙,季桓子,时为鲁国执政。子路为其家臣。

②愬,同"诉",此指进谗言。子服景伯,鲁大夫,名服何忌。(孔颖达)孟献子第四世孙,亦为三桓贵族子弟。

③市朝,罪人之尸示众,或者于朝廷,或者于市集。

景伯是孟孙之族,"陈其尸曰肆"者,《说文》:"肆,极陈也。"《周官乡士》云:"协日刑杀,肆之三日。"《掌戮》云:"凡杀人者,踣于市,肆之三日。惟杀于甸师氏者不肆。"是周制杀人有陈尸三日之法。《注》:"肆,陈尸也。大夫以上于朝,士于市。"与《论语注》同。《鲁语》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故大者陈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之次,是无隐也。"

④燔,即厘,又作禧,"祭肉也。"《汉书》(贾传)应邵注:"厘,祭余肉祠还致福。厘,音禧。"徐广注:厘,祭祀福祚也。师古注:精福也。借厘字为之耳。言受神之福也。《汉书疏证》:汉以受胙肉为受厘也。

[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①]其次辟言。”[②]

[子曰:“作者七人矣。”][③]

[《礼记》:“郊之祭也,大报天而立国也。……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

[《孟子·尽心》:“孔子之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去齐,接淅而行——去他国之道也。”]

[《世家》:宿于屯。乐师已为送。曰:“夫子则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师已归,桓子曰:“孔子有何言?”师已告。桓子叹曰:“夫子罪我如群婢故也夫。”]

[陆贾《新语》(辨惑):

孔子遭君暗臣乱,众邪在位,政道隔于三家,仁义闭于公门,故作“公陵之歌”,伤无权力于世。]

[《琴操》、《龟山操》者,孔子所作也。齐人馈女乐,季桓子受之,鲁君闭门不听朝。当此之时,季氏专政,上僭天子,下畔大夫,贤圣斥逐,谗邪满朝。孔子欲谏不得,退而望鲁。

鲁有龟山蔽之,辟季氏于龟山,托势位于斧柯。[④]季氏专政,犹龟山蔽鲁也。伤政道之陵迟,闵百姓不得其所,欲诛季氏,而力不能,于是援琴而歌云:“予欲望鲁兮,龟山蔽之;手无斧柯,奈龟山何?”]

[《孟子·万章》篇有曰:“孔子之仕也,未尝有所终三年淹也。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

---

①此言当作于去鲁前。辟,避也。色,读为死也。

②言,怨,殃也。通。

③此句当为错简衍文。王弼强为之说曰:“七人,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也。”郑玄则另举七人,皆附会也!]

④龟山,在沂蒙山中。《鲁颂》:“奄有龟蒙,遂荒大东。”“龟山在今费县西北七十里,蒙山在龟山东。”“蒙山高峰,在东者为东蒙,中央为云蒙,西北为龟蒙。”费县在兖州,东蒙,即东明,音转即句芒。

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子路宿于石门。[①] 晨门曰:[②]"奚自?"
子路曰:"自孔氏。"[③]
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子路时为季氏宰。孔子行,子路往会之也。)

孔子去鲁,[④] 过蔡(?)[⑤] 适卫。
《孟子》:孔子去鲁,曰:"退退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

[子适卫,冉有仆。[⑥]
子曰:"庶矣哉!"[⑦]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
曰:"教之。"[⑧]]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⑨] 三年有成。"]

①石门,鲁曲阜城门。《吕氏春秋》:"宋有桐门,鲁有石门。"或言在齐。

②晨门,晨司门。《高士传》:"石门守者,鲁人也。仕鲁守石门,主夜开闭。"

③《四书辩证》:《礼记大传》,"六世亲属则别为庶姓。"陈氏集说曰:"姓为正姓,氏为庶姓。"孔子本姓"子",孔为庶姓,故云孔氏。

④孔子去鲁之年,或说在定公14年,或说定公12年(《十二诸侯早丧》及《鲁世家》),或说13年(《卫世家》)。当以本年为是。

⑤仆,动词,驾御车马。其人则谓之仆夫,《诗》(小雅·出车)"仆夫况瘁"可证。仆亦作名词,驾车者,《诗》小雅正月"屡顾尔仆"是也。

⑥据《蔡世家》,蔡昭侯13年原,蔡吴共攻楚、吴军入郢。14年,吴去而楚昭王复国。16年,楚谋伐蔡。26年,孔子如蔡。楚昭王伐蔡,蔡求救于吴,吴迁蔡于州来(今淮南下蔡县。)

⑦庶,诸也,训多。

⑧即"富而后教"。孟子说"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梁惠王上)《管子》(治国篇)"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⑨期月,期同"朞",有些本子即作"朞",音姬。期月,一年。

[《世家》:孔子遂适卫,住于子路妻兄颜浊邹家。颜浊邹,又作颜雠由,颜涿聚,乃子路妻兄。卫灵公有宠臣弥子暇,或说其妻与子路妻亦为兄弟。

卫灵公问(子路或浊邹):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

[孔子于卫住颜涿由。弥子之妻,与子路家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住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说苑》)]

[卫灵公襜被以与妇人游。子贡见公,公曰:“卫其亡乎?”对曰:“昔者夏桀、殷纣不任其过,故亡;成汤、文、武知任其过,故存:卫奚其亡也!”(《说苑》)]

[子击磬于卫。

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①]

曰:“有心哉,击磬乎!”

既而曰:“鄙哉,硁硁乎![②]莫己知也,斯己[③]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深则厉,浅则揭。”[④]

子曰:“果哉?末之难矣!”[⑤]]

[《乐记:卫灵公将之晋,至于濮水之上舍。夜半时闻鼓琴声,问左右,皆对曰“不闻”。乃召师涓曰:“吾闻鼓琴音,问左右,皆不闻。其状似鬼神,为我听而写之。”师涓曰:“诺。”因端坐援琴,听而写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习也,请宿习之。”灵公曰:“可。”因复宿。明日,报曰:“习矣。”即去之晋,见晋平公。平公置酒于施惠之台。酒酣,灵公曰:“今者来,闻新声,请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师涓坐师旷旁,援琴鼓之。未终,师旷抚而止之曰:“此亡国之声也,不可听。”平公曰:“何道出?”师旷曰:“师延所作也。与纣为靡靡之乐,武王伐纣,师延东走,自投濮水之中,故闻此声必于濮水之上,先闻此声者国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愿遂闻之。”师涓鼓而终之。

①蒉,筐也。《诗经》:“何,任也。”笺:“谓担负。”

②磬,乐器,以石为之。《乐记》:“石声硁硁”,“磬也”,像声。

③斯,思也。

④引自《诗经》(邶风·匏有苦叶)。厉,砺石。《说文》作“石水,履石渡水沙土也”。字又作濿。《论语古训》云:“由膝以下为揭,由膝以上为涉,由带以下为厉。”揭,涉也。《尔雅》:“揭者,揭衣也”。

⑤果,果然。末,无。之,读为知。

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平公曰："音无此最悲乎？"师旷曰："有。"平公曰："可得闻乎？"师旷曰："君德义薄，不可以听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愿闻之。"师旷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鹤二八集乎廊门。再奏之，延颈而鸣，舒翼而舞。

平公大喜，起而为师旷寿。反坐，问曰："音无此最悲乎？"师旷曰："有。昔者黄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义薄，不足以听之，听之将败。"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愿遂闻之。"师旷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云从西北起；再奏之，大风至而雨随之，尺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惧，伏于廊屋之间。晋国大旱，赤地三年。

听者或吉或凶，夫乐不可妄兴也。]

[王孙贾问曰：[①]"与其媚于[②]奥，宁媚于灶，[③]何谓也？"

子曰："不知。获罪于天，无所祷也。"[④]]

[灵公夫人有美人南子，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

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希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

[子见南子，[⑤]子路不说。

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⑥]天厌之！[⑦]天厌之！"]

---

①王孙贾，卫之大夫。灵公之宠臣，执兵权。《白虎通·姓名》："王者之子称王子。王者之孙称王孙。"《集注》："王孙贾自周出仕于卫也。卫灵公之臣王孙贾治军旅。"孔曰："王孙贾，卫大夫。奥，内也，以喻近臣。灶以喻执政。贾执政者，欲使孔子求昵之。"皇疏："时孔子至卫，贾诵此旧语以感孔子，欲令孔子求媚于己，如人之媚灶也。媚，亲顺也。"

或曰："子见南子，子路不悦，盖疑夫子欲因南子以求仕也。然当是时不独子路疑之，王孙贾亦疑之矣。媚奥之讽，殆指南子而言也。奥者，室中深隐之处，以比南子。灶是明处，盖谓借援于吕闻之中，不如求合于朝廷之上耳。""当灵公之时，政权操于南子、弥子瑕之手，孟子云：'弥子这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使人告子路曰：'孔子助我，卫卿可得也'。"

②奥，又作隩，西南角曰隩，即隅也。古俗于屋之"奥"处设神位，即先天卦之乾位。

③灶，灶神，火神，炎帝、祝融也。《四书稗疏》："五祀夏祭灶。灶者火之主。"《四书辨证》："故或云奥、灶乃是一种。"

④《春秋繁露》"郊祭篇"："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备，虽百神犹无益也"。"祷"者，《说文》云："告事求福也。"孔曰："天以喻君也。"

⑤南子，卫灵公夫人，受宠于灵公，有淫名，名声不好。

⑥矢，誓也。（《尔雅·释言》）否，弗也，违也。违背礼。《世家》本传"否"作"不"，古字通。

⑦厌，压伏，弃灭也。《集注》："弃绝也。"

[子路责孔子。孔子矢之曰:“吾向为不见,见之礼答焉。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徐广曰:翱翔也。)于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复去卫。(《世家》)]

[《艺文类聚》六十七引《典略》:

孔子返卫,卫夫人南子使人谓之曰:“四方君子之来者,必见寡小君。”孔子不得已见之。夫人在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珮之声璆然。]

[南子私于宋美男子宋朝。蒯聩过宋,宋人作歌嘲之。]

[卫灵公谓孔子曰:“有语寡人:‘为国家者,谨之于朝堂之上,而国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爱人者则人爱之,恶人者则人恶之;知得之已者,亦知得之人;所谓不出于球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已者也。”(《说苑政理》)]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①

孔子对曰:“俎豆之事,②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明日遂行。③]

[卫灵公问阵,孔子说:“俎豆之事则当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问为政之道,曰:“足食足兵”,曰:“以不教民从战是谓弃之”,“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

[明日,与孔子语,见飞鸿,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复入陈。]

鲁定公十四年(前496年),孔子五十六岁。

卫内乱,太子蒯聩出奔。

[卫太子蒯聩谋杀南子。未成,奔宋,已而之晋从赵氏。]

---

①陈,阵也。军阵。

②俎豆之事,祭祀之礼。俎和豆都是古代盛肉食的器皿,祭祀所用。

《一切经音义》五引“字书”:“俎,四足小盘也。《说文》:俎,礼俎也。从半肉在且上。且,荐也。从几,足有二横,一,其下地也。”《周语》云:“郊帝有全烝,王公有房烝,亲戚燕飨有肴烝。”章氏《检论》:“周时俎豆具食,汉始有案。”《说文》:“豆,古食肉器也。”曰古者,明汉已不用之义。今日本盛食之盘即谓之俎,以木盖碗盛汤施于俎上以进食,犹古俎豆之遗制。我国惟三代时用之,汉以后改用食案。盖三代俱独食,共食之例自汉始也。

③《左传》文十一年:“孔文子之将攻太叔也,访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甲兵之事,未之闻也。”

孔子离卫去陈。(十二诸侯年表)

[何按:“居顷之,或谮孔子于卫灵公。灵公使公孙贾与出与人,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此次居卫,未及一年。]

[《陈杞世家》:“湣公六年(前496年),孔子适陈。”][1]

[《世家》:将适陈,过匡[2]。 颜高为仆,(孔子)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何按:孔子早年曾逾城垣缺口而入陈)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孔子貌似阳虎)。

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3] 拘焉五日,乃脱。

颜渊后,孔子曰:吾以女为死矣。颜渊曰:夫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惧。

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孔子使从者为宁武子臣于卫,然后得去。]

(何按:孔子所说“文”,当指孔子所藏西周文王及周公所遗之典册。孔子周游,载文于道,故有斯言也。)

去匡过蒲。

[《世家》:过蒲,会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

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有勇力。曰:“吾昔从孔子遇难于匡,今又遇难于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死。”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无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

子贡曰:“盟可负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

卫灵公闻孔子来,喜,郊迎。问曰:蒲可伐乎?对曰:可。灵公曰:“吾大夫为不可。今蒲卫之所以待晋楚也。以卫伐之,无乃不可乎?”

孔子曰:“男有死之志,妇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过四、五人。”灵公曰:“善!”然终不伐蒲。]

[孔子适卫,路出于蒲,会公叔氏以蒲叛卫而止之。

---

①孔子晚年多次入陈,此为第一次。六七年后复入。

②匡在今河北省长垣县西南。

③《左传》定公六年:“鲁侵郑,取匡。”当即阳虎所为。崔述《史记探源》谓乃宋司马桓隹嗾匡人围孔子。

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为人贤长有勇力，以私车五乘从夫子行，喟然曰："昔吾从夫子遇难于匡，又伐树于宋，今遇困于此，命也夫，与其见夫子仍遇于难，宁我斗死。"挺剑而合众，将与之战。

蒲人惧，曰："苟无适卫，吾则出子以盟。"孔子而出之东门，孔子遂适卫。

子贡曰："盟可负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义也。"卫侯闻孔子之来，喜而于郊迎之。]

孔子归卫，住卫贤大夫蘧伯玉家。

[孔子归卫，卫灵公喜而亲郊迎之，复致孔子粟六万为禄。[①]]

[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而待，曰："敢闻上客将何之？"蘧伯玉为之轼车。公子皙曰："吾闻上士可以托色，中士可以托辞，下士可以为之财。三者固可得而托耶？"蘧伯玉曰："谨受命！"

蘧伯玉见楚王，使事毕，坐谈语，从容言至于士，楚王曰："何国最多士？"蘧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说。

蘧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生于楚，逃之吴，吴受而相之，发兵攻楚，堕平王之墓，伍子胥生于楚而吴善用之；黄生于楚，走之晋，治七十二县，道不拾遗，民不妄得，城郭不闭，国无贼盗，黄生于楚而晋善用之。今者臣之来，逢公子皙濮水之上，辞言'上士可以托辞，下士可以托财。以三言者，固可得而托身邪？'又不知公子皙将何治也！"

于是楚王发使一驷、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还重于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诗曰："孰将西归，怀之好音。"此之谓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说苑）]

[蘧伯玉使人于孔子。[②]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③]

使者出。子曰："使乎！[④]]

---

①《十二诸侯年表》及《卫世家》书"孔子来，禄之如鲁"在卫灵公三十八年。

②蘧伯玉，卫大夫，名瑗。《吕氏春秋》(诗君览)："伯玉，卫大夫庄子参昝之子瑗，谥曰成子。"孔子在卫国之时，曾经住于他家。

③《庄子》则阳篇说："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尝不始于是之，而卒诎之以非也；或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六十之是或为五十九之非)。"《淮南子》(原道篇)也说："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

④使乎！"使，当作驶，起驾也。

[子曰:“直哉,史鱼!①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
君子哉,蘧伯玉!②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③]

本年夏,吴伐越。越王勾践败吴于姑苏。吴王阖庐病伤而死。吴立太子夫差。
郑子产卒。④
冬,夫差伐陈,取三邑。

鲁定公十五年(前 495 年),孔子五十七岁。

春,邾隐公来朝。子贡观焉。

[何按:定公卒于十五年五月。是年春,邾子来朝,执玉高仰。定公执玉卑下。子贡观焉,谓二君皆将死亡。及五月,定公果卒。孔子曰:赐不幸而中,是使赐多言也。(《左传》)]

五月,鲁定公崩,日蚀,鲁哀公(名将)继位。

孔子自卫返鲁。作琴乐“陬操”,志思乡之情。

[《水经注》:

“夫《琴操》以为孔子临狄水,而歌矣。临济,故狄水也,是济水所经,得其通称也。”]

[《琴操》、《猗兰操》者,孔子所作也。孔子历聘诸侯,诸侯莫能任。自卫反鲁。过隐谷之中,见芗兰独茂,喟然叹曰:

“夫兰当为王者香,今乃独茂,与众草为伍,譬犹贤者不逢时,与鄙夫为伦也。”

乃止车援琴鼓之云:“‘习习谷风,以阴以雨;之子于归,远送于野。’何彼苍天,不

---

①史鱼:卫国大夫,姓史,名鰌,字子鱼。《韩诗外传》卷七记载:史鱼曾多次劝谏卫灵公进用蘧伯玉,贬退弥子瑕,未被接受。史鱼因此感到没有尽职,临终前告诉儿子不要在正堂上为自己治丧。死后,儿子遵嘱治丧,卫灵公得知此事后便起用了蘧伯玉,贬黜了弥子瑕。史鱼生以身谏,死以尸谏,因此人们赞扬他正直。

②蘧伯玉,其事见《左传》襄公十四年和二十六年。

黄氏《后案》:“蘧伯玉值献、殇、襄、灵四君之世,吴公子札适卫,称卫多君子,事见《左传》,在襄公初立之时。《淮南子·泰族训》云:‘蘧伯玉以其仁宁卫,而天下莫能危。’《说苑奉使篇》言赵简子将袭卫,使史黯往视之。黯曰:‘今蘧伯玉为相,史犹佐焉,孔子为客,子贡使令于君前,甚听,其佐多贤矣。’简子按兵而不动。

③之,去也。动词。

④参见《论语·卫灵公》。

得其所;逍遥九州,无所定处;世人闇蔽,不知贤者;年纪逝迈,一身将老。”

自伤不逢时,托辞于芗兰云。]

[《绎史》“孔子类记”:“《琴操》、《猗兰操》,孔子所作也。孔子历聘诸侯,诸侯莫能任。自卫反鲁。

幽谷之中,见幽兰独秀,喟然叹曰:“夫兰当为王者香,今乃与众草为伍!”乃止车援琴鼓之,自伤不逢时,託辞于香兰。云:

“‘习习谷风,以阴以雨;之子于归,远送于野。’从如苍天,不得其所;逍遥九州,无所定处;时人闇蔽,不知贤者;年纪逝迈,一身将老。”

《古诗源》录《琴操》逸文:

“涸泽而渔,蛟龙不游;覆巢毁卵,凤不翔留;惨予心悲,还辕息陬。”]

卫灵公凿池。宛春谏曰:“天寒起役,恐伤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是以不寒。今民弊补,履决不组。君则不寒矣,民则寒矣。”公曰:“善。”令罢役。左右以谏曰:“君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罢之,福将归于春也,而怨将归于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鲁国之匹夫也,而我举之,夫民未有见焉,今将令民以此见之。曰春也有善,于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欲?”灵公之论宛春,可谓知君道矣。君者固无任,而以职受任。工拙,下也;赏罚,法也;奚事哉?(吕)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1]博学而无所成名。”[2]

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3]]

[原壤夷俟。[4]

子曰:“幼而不孙弟,[5]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

以杖叩其胫。[6]]

---

①郑玄:“达巷,党名也。五百家为党。”达巷,通达之乡。贵族区也。《礼记》杂记有“余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巷党即乡党,即达巷。党,乡之社堂也。疏谓巷党在王畿。此言乃达巷贵族讽刺孔子也。

②名,命也。教命。

③《集注》:“执,专执也”,专擅也,专长也。孔子以自嘲而回击讽刺。

④马融注:“原壤,鲁人,孔子故旧也。”原壤,孔子的朋友,放荡不羁。《礼记》(檀弓)记其母死,孔子帮助他治丧,他却站在棺材上唱起歌来。孔子只好装做没听见。夷俟,焦循说:“夷肆也。”夷,箕踞。蹲夷,放肆。

⑤孙弟,同逊悌。弟,通德。逊,少也。不逊悌,即不逊,不悌。

⑥贼,骂语。胫,脚胫。

(何按:此二则当在孔子放逐复归鲁时。鲁定公死,孔子归鲁。后复被逐。)

[《礼·檀弓》: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贡埋之,曰:"吾闻之也,敝帷不弃,为埋驰。敝盖不弃,为埋狗也。丘也贫,无盖,于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道陷焉。"路马死,埋之以帷。]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木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歌曰:"狸首之班然,执女手之卷然。"夫子如弗闻也,而过之。从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闻之,亲者毋失其为亲也,故者毋失其为故也。"(《礼·檀弓》)]

[阙党童子将命。[1]]

或问之曰:"益者与?"

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佛肸为中牟宰,叛晋,以中牟并入于卫。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阻之。

[蒙文通谓:这是孔子吊民伐罪的思想。阳虎、佛肸、田常,都是当时代表庶子下层士族反叛的人物。孔子讥世卿,故并不反对之。

宋时,严松曾问陆梭山:"孟子说诸侯以王道,行王道以崇周室乎?行王道以得天位乎?"梭山的答覆是"得天位"。严松又问:"岂教之篡夺乎?"梭山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陆象山叹息说道:"旷古以来,无此议论。"]

《世家》:"佛肸为中牟宰,赵简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叛。"[2]

(中牟,地在今鹤壁西。)

---

①马融注"将命"为"传宾主之语",解为"就命"或"持命"。谬。命,命名也。命名礼即上古之成年礼。古贵族少年十五束发而有命字之礼。

顾炎武《日知录》引《水经注》:"孔庙东南五百步有双石阙,故名阙里。""《史记》鲁世家'炀公筑茅阙门',盖阙门之下,其里即名阙里,夫子之宅在焉。亦谓之阙党。"《荀子》(儒效篇)记孔子"居于阙党",阙党为孔子居地名。

党,皇侃疏:"五百家为一党。"

此则与上则当在同时。

②晋定公22年(—490),赵简子伐卫,围中牟,未克。至鲁哀公20年(—475),赵简子卒,赵襄子立。"既葬五日,襄子兴师而攻中牟,中牟降。"(《韩诗外传》卷六)

[“佛肸召,子欲往。

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冬10月,晋赵鞅围朝歌。

孔子欲入晋,往见赵简子(鞅),到黄河边,未达。

[赵襄子攻翟而胜之,尤人、终人使者来谒之。襄子方将食,而有忧色,左右曰:“一朝而两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忧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过三日;飘风暴雨,日中不须臾。今赵氏之德行无所积,今一朝两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闻之曰:“赵氏其昌乎!”]

[《庄子·外篇》:孔子观于吕梁,悬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龙门武壶口],鼋鼍鱼鳖之所不能游也。见一丈夫游之。孔子从而问焉,曰:“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此吾之所以蹈之也。”]

[孔子自卫将入晋,至河,闻赵简子杀窦犨鸣犊及舜华,乃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

子贡移而进曰:“敢问何谓也?”

孔子曰:“窦犨鸣犊、舜华,晋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志之时,须此二人而后从政,及其已得志也,而杀之。

丘闻之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其郊;竭泽而渔,则蛟龙不处其渊;覆巢破卵,则凰凰不翔其邑。何则?君子违伤其类者也。

鸟兽之于不义,尚知避之,况于人乎。”遂还息于邹,作盘琴以哀之。]

鲁哀公元年(前494年丁未),孔子年五十八岁。

孔子在鲁晋边境。

吴王夫差破越，虏勾践。

[元年，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盾五千保于会稽。使大夫种因吴大宰嚭以行成。吴子将许之，伍员曰："不可。臣闻之，树德莫为滋，去疾莫如尽。昔有过杀斟灌以伐斟鄩。(襄4年传：寒浞(韩浞\韩流)杀羿，因其室而生浇，处浇于过。《夏本纪》称禹分封，始用国为姓，有斟寻氏、斟戈氏。《地理志》注引《纪年》云"相居斟灌"。)

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为仍牧正。期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处其害。

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续，祀夏配天，不失旧物。今吴不如过，而越大于少康，或将丰之，不亦难乎？

勾践能亲而务施，施不失人，亲不弃劳，与我同壤，而世为仇雠，于是乎克而弗取，将又存之，违天而长寇雠，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而长寇雠，以是求伯，必不行矣！"

弗听，伍员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

吴伐越，得大骨(防风氏。何按：防风，当读为"庞凤"，似即翼龙，有翼恐龙或恐鸟之化石)，吴使专使访鲁问于孔子。孔子答，博物多知。吴使盛称孔子"善哉，圣人也！"

[《世家》：吴伐楚，堕会稽，得骨节专车。吴使使问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神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节专车，此为大矣。"吴客曰："谁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纲纪天下，其守为神，社稷为公侯，皆属于王者。"客曰："防风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为釐姓。在虞、夏、商为汪罔，于周为长翟，今谓之大人。"客曰："人长几何？"仲尼曰："焦侥氏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之，数之极也。"于是吴客曰："善哉圣人！"]

[《震泽编卷二古足迹》:

昔阖闾使灵威丈人入洞,秉烛,书夜行,七十日不穷而返。启王曰:“初入洞口,甚隘,伛偻而入给数里,忽遇一石室,高可圩丈尝垂津液,内有石床枕研石几,上有素书三卷,持回。”上于阖闾,不识。使人问于孔子,孔子曰:“此禹石函文并神 之事,言大道也。”王又令再入,经二十日,谷阪。云:“不似前也。唯上闻风浪声,又有异虫挠人、扑火,石燕、蝙蝠大如鸟。前去不得,穴中高处照不见颠,多人马迹。”昔禹治水,过会稽,梦人衣玄缟。告云:治水法在山北钿函中,并不死方。禹得之,藏于包山石室,灵威丈人所得是也。]

[《御览》引《吴地记》:包山在县西一百三十里,中有洞庭,深远世莫能测。吴王使灵威丈人入洞穴,十七日不能尽。因得玉叶,上刻《灵宝》二卷,使未。孔子云:“禹之书也。”]

[《抱朴子内篇辨问》:

吴王伐越以治宫室,而于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简之书,不能读之,使使者持以问仲尼,而欺仲尼曰:“吴王闲居,有赤雀衔书以置殿上,不知其义,故远谘呈。”仲尼以视之,曰:“此乃《灵宝》之方,长生之法,禹之所服,隐在水邦,年齐天地,朝于紫庭者也。禹将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衔之,殆天授也。”]

孔子复被逐,遂去鲁,入曹。

[《庄子·让王》:“孔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困于陈蔡。”]

秋,齐卫联军伐晋。(卫孔圉、鲜虞人伐晋,取棘蒲。)

[吴之入楚也,使召陈怀公。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陈人从田,无田从党。”逢滑当公而进,曰:“臣闻,国之兴也以福,其亡也以祸。今吴未有福,楚未有祸,楚未可弃,吴未可从。而晋,盟主也;若以晋辞吴,若何?”公曰:“国胜君亡,非祸而何?”对曰:“国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复?小国犹复,况大国乎?臣闻,国之

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士芥，是其祸也。楚虽无德，亦不艾杀其民。吴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见德焉。天其或者正训楚也，祸之适吴，其何日之有？”秋八月，吴侵陈，修旧怨也。齐侯、卫侯会于乾侯。]

[吴师在陈，楚大夫皆惧。]

鲁哀公二年（前 493 年），孔子年五十九岁。

《世家》：“孔子去曹，适宋。”

[仲尼见宋君，宋君问仲尼曰：“吾欲长有国，吾欲列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众，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当时，吾欲使圣人自来，吾欲使官府治，为之奈何？”仲尼对曰：“千乘之君，万乘之主，问于丘者多矣，未尝有如主君问丘之术也。然而尽可得也。丘闻之，两君相亲，则长有国；君惠臣忠则列都之得；毋杀不辜，毋释罪人，则民不惑；益士禄赏，则竭其力；尊天敬鬼，则日月当时；善为刑罚，则圣人自来；尚贤使能，则官府治。”宋君曰：“岂有不然哉！”（说苑）][1]

“孔子过宋。宋司马桓魋恶之，欲杀孔子，孔子微（易）服去。”

[在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微（易）服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2]

[孔子之宋，匡人以甲士围之。子路怒，奋戟将与战。孔子止之曰：“恶有修仁义而不免世俗之恶者乎？夫诗书之不讲，礼乐之不习，是丘之过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为咎者，则非丘之罪也。命之夫。歌，予和汝。”子路弹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终，匡人解甲而罢。]

孔子之宋，匡简子将杀阳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围孔子之舍。子路怒，奋战将下。孔子止之曰：“何仁义之不免俗也！《夫诗》、《书》之不习，《礼》、《乐》之不修也，是丘之

---

①《孔子家语》引此作宋，《说苑》作梁。春秋无梁（魏），当以宋为是。

②《史记》记此为哀公三年，晚一年。《宋世家》记为宋景公二十五年（—492）。《集解》引徐广曰：“哀公三年，孔子过宋。”亦晚一年，入宋当在襄二年。（钱穆）

过也。若似阳虎,则非丘之罪也。命也夫!歌,予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终而甲士罢。(说苑)

孔子去宋,复入卫。夏,卫灵公卒。卫国内乱。

[(卫灵公四十二年春)灵公游于郊,幼子子南(名郢)仆御。灵公曰:"我将立子为后。"夏,灵公卒。南子欲立子南,卫人不从,乃立蒯聩之子辄。是为卫出公。]

六月乙酉,赵简子命阳虎送蒯聩归卫。卫发兵阻之于边境(戚邑)。

[《左传》:阳虎使太子絻,伪自卫迎太子者,哭而入卫,遂居(戚邑)焉。

卫人遣石曼姑帅师拒之。齐亦出兵助卫君,围蒯聩于戚。卫乱。][1]

[晋中行寅,范吉射据朝歌叛,齐、郑助之。齐田氏输范氏粟。赵简子与之战,御于戚,蒯聩为简子御,简子伤,仆于东中。]

冉有曰:"夫子助卫君乎。"子贡入问,曰:"不助也。"。[2]

[《论语述而》:

冉有曰:"夫子为(助)卫君乎?"[3]子贡曰:"诺,吾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4]曰:"怨(冤)乎?"曰:"求仁得仁,又何怨?"子贡出曰:"夫子不为也。"

(何按:夷齐兄弟让国,孔子赞之"求仁,得仁"。故子贡知其不助卫君父子争位也。)][5]

---

①详《史记·卫康叔世家》及《孔子世家》。

②《论语·述而》何晏注引郑言:"卫君者,谓辄也。"

③卫君,指卫出公蒯辄。"为,助也。"(郑玄)卫灵公太子蒯聩,以罪被灵公逐于晋。蒯辄乃立。晋归蒯聩,卫出公拒让位于其兄。冉有问即指此。

④伯夷、叔齐,商纣王时孤竹公子。武王灭纣后,为示抗议,不食周粟逃入首阳山中,饿死。曰:(子贡)"古之贤之也。"

⑤杨伯峻说:"卫出公辄。辄是卫灵公之孙,太子蒯聩之子。太子蒯聩得罪了卫灵公的夫人南子,逃在晋国。灵公死,立辄为君。晋国的赵简子又把蒯聩送回,借以侵略卫国。卫国抵御晋兵,自然也拒绝了蒯聩的回国。从蒯聩和辄是父子关系的一点看来,似乎两父子争夺卫君的位置,和伯夷、叔齐两兄弟的互相推让,终于都抛弃了君位相比,恰恰成一对照。因之子贡引以发问,借以试探孔子对出公辄的态度。"

自卫适郑，与弟子相失。郑人嘲之。“惶惶如丧家之犬。”

[《世家》: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独立东郭门外。郑人谓子贡曰:“东门外有一人焉，其长九尺有六寸，河目隆颡，其头似尧，其颈似皋繇，其肩似子产，然自腰已下，不及禹者三寸，累累然如丧家之狗。”

子贡以实告，孔子欣然笑曰:“形状象也，如丧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①] 乘殷之辂，[②] 服周之冕。[③] 乐则《韶》、《舞》。[④] 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⑤]]

[《孟子·万章》:“孔子不悦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邀而杀之，是时孔子当厄。住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越)臣。”[⑥]]

(何按:据此，孔子出鲁、卫、宋、陈，入陈。)

孔子遂再适陈，住陈司城贞子家。[⑦]

---

①夏之时:时，指历法。

何按:古历有三正之说。正，政也。即今言历法也。上古以制订历法为大正，即“大政”。夏历，实际是十月历法。以周历之十一月冬至为正月，以夏至为七月。十二月称岁终，十三月(一月)称正岁。然后依次为二月、三月至十月为一年。即以冬至所在月为子月，其下顺次为丑月、寅月等等。三代历法不同，在于各有不同的春正月。夏历亦有古夏历与新夏历之不同。孔子主用之夏历，乃改良之新夏历也。今人误解古之三正，以为周以子月为正月，殷以丑月为正月，夏以寅月为正月。此说始于宋儒之误解。其说殊谬，概无可据。孔子时代，正朔虽用周历，但民间则早用改良之夏历。孔子主张因俗变时，故言“行夏之时”。

②乘殷之辂:辂音路。商车称“辂”。汉祭天用之，称“桑根车”。《左传》桓公二年:“大辂、越席，昭其俭也。”周制有五辂，玉、金、象、革、木，并多文饰，其中木辂最质朴。殷之辂也是木辂，孔子崇尚质朴，所以主张“乘殷之辂”。

③服周之冕:冕，指礼帽。周代礼帽较前代华贵精致，孔子追求美，赞美禹“致美乎黻冕”。

④《韶》、《舞》:《韶》，是舜时的音乐;“舞”，即“大武”，传说是周武王的音乐。

⑤殆，歹也。

《乐记》:“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五经异义》:“《鲁论》说，郑国之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会，讴歌相感”，故云“郑声淫”。《白虎通礼乐篇》:“乐尚雅何？雅者，古正也，所以远郑声也。孔子曰‘郑声淫’何？郑国土地民人山居谷汲，男女错杂，为郑声以相悦怿。”《四书稗疏》:“按郑之为国，在雍州之域，今汉中之南郑。卫居沬上，滨河沃衍，有纣之遗风，是故桑间、濮上靡靡之音以作。”《丹铅总录》:“淫者，过也。水过于平曰淫水，雨过于节曰淫雨，声过于乐曰淫声，谓郑作乐之声淫，非谓《郑诗》皆淫也。”

⑥《陈世家》时陈侯名越。司城，官名，即司空也。

⑦钱穆考订，孔子在本年自卫入陈。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①]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②]]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

对曰:“然,非与?”

曰:“非也,予一以贯之。”[③]]

鲁哀公三年(前 492 年),孔子年六十岁。

夏,鲁桓、厘庙灾焚。南宫敬叔救火。孔子在陈,闻之,曰:“灾必于桓、厘之庙乎?”已而果然。

[夏五月辛卯,司铎火。火逾公宫,桓僖庙灾。南宫敬叔至,命周人出御书,俟于宫。(杜注:敬叔,孔子弟子南宫阅,周人。司周书典籍之官。俞樾说周人即畴人。)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礼书。]

[《国语·鲁语》:“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苦矢贯之,砮奴,其长尺有咫。

陈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矣也。’

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奴,其长尺有咫。

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也,以示后人,使永监焉。

故铭其括曰:‘索慎氏之贡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

古者分同姓珍玉,展亲也;分异姓以远方之职贡,使无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氏之贡。君若使有司求诸故府,其可得也。试求之故府,果得之。”][④]

鲁执政季桓子病,辇而视鲁城。喟然叹曰:“昔此国几乎兴矣!以吾获罪于孔子,

---

①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孔子此说似有所指。

《管子乘马篇》:“无为者帝,为而无以为者王,为而不贵曰伯。”《吕氏春秋先已篇》:“昔者先圣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响者不于响于声,善影者不于影于形,为天下者不于天下于身。《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正是四国’。言正诸身也。故反其道而身善矣,行义则人善矣,乐备君道而百官已治矣,万民已利矣。三者之成也,在于无为。无为之道曰胜天。”高诱注:“天无为而化,君能无为而治,民以为胜于天。”《汉书董仲舒传》:对策曰:“尧在位七十载,迺逊于位,以禅虞舜。尧崩,天下不归尧子丹朱而归舜。舜知不可辟,迺即天子之位。以禹为相,因尧之辅佐,继其统业,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

②《易》(系辞):“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③贯,统贯。

④《书序》:“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贡。王俾荣伯作《贿肃慎之命》。《释文》:曰“肃慎,马本作息慎。”《周书王会篇》又作稷慎。《史记周本纪》则采《书序》作息慎,与《尚书》马本合。此女真之通中国,见于周代者也。肃慎,地在今吉林长白山下。

故不兴也！”

冉求归鲁。

[《冉求传》：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岁。为季氏宰。

季康子问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赋。仁则吾不知也。”复问：“子路仁乎？”孔子对曰：“如求。”

求问曰：“闻斯行诸？”子曰：“行之。”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子华怪之，“敢问问同而答异？”孔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秋，季桓子病，辇而见鲁城，喟然叹曰：“昔此国几兴矣，以吾获罪于孔子。故不兴也。”

顾谓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鲁；相鲁，必召仲尼。”

后数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鱼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终，终为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终，是再为诸侯笑。”

康子曰：“则谁召而可？”曰：“必召冉求。”于是使使召冉求。

冉求将行，孔子曰：“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

是日，孔子曰：“归乎！归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

子赣知孔子思归，送冉求，因诫曰：“即用，以孔子为招”云。(《孔子世家》)]

秋，季桓子死，季康子立。

[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1]

鲁哀公四年(前 491 年)，孔子年六十一。

孔子居陈。

---

①桓魋，“魋”音颓。指宋国司马向魋，宋桓公后代，故称桓魋，名黎。哀公三年孔子过宋，桓魋欲杀孔子。《孔子世家》记：“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世家》:“孔子居陈三岁。”]

[《世家》:会晋楚争强,更伐陈,及吴侵陈,陈常被寇。孔子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于是孔子[1] 去陈。]

[子在陈,[2] 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3] 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4]]

吴人入荆,召陈怀公。怀公召国人曰:“欲与荆者左,欲与吴者右。逢滑当公而进曰:“吴未有福,荆未有福。”公曰:“国胜君出,非祸而奚!”对曰:“小国有是犹复,而况大国乎?楚虽无德,亦不斩艾其民。吴日弊兵,暴骨如莽,未见德焉。天其或者正训荆也。祸之适吴,何日之有!”陈侯之从之。(说苑)

吴王夫差破越,又将伐陈。楚大夫皆惧,曰:“昔阖庐能用其众,故破我于柏举。今闻夫差又甚焉。”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也,无患吴矣。昔阖庐食不贰味,处不重席,择不取费。在国,天有灾,亲戚乏困而供之;食熟者半而后食,其所尝者,卒乘必与焉。是以民不罢劳,死知不旷。今夫差,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嫱嫔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从,珍异是聚。夫差先自败矣。”

齐景公以其子妻阖庐,送诸郊,泣曰:“余死不汝见矣!”高梦子曰:“齐负海而县山,从不能全收天下,谁干我君?爱则勿行。”公曰:“余有齐国之固,不能以令诸侯,又不能听,是生乱也。寡人闻之,不能令则莫若从。且夫吴,若蜂虿然,不弃毒于人则不静,余恐弃毒于我也。”遂遣之。(说苑)

---

①参见《论语·公冶长》、《孟子·尽心》。

②陈,国名,姓妫。周武王灭殷以后,舜的后代叫妫满的封于陈。春秋时拥有现在河南开封以东,安徽亳县以北一带地方。都于宛丘,即今天的河南淮阳县。

《集释》引《四书释地》补:“孔子在陈凡二次,一居于鲁定公十五年丙午,哀公元年丁未,二年戊申。一居于哀公二年戊申,三年己酉,四年庚戌。”

③孔子之学团实际是当时一种政党。狂简,又作狂狷。

④不知所以裁之,《孔子世家》作“吾不知所以裁之”。“裁”,剪裁。《集注》:“裁,割正也。”

[子曰:"伯夷、叔齐伯夷、叔齐,[1]不念旧恶,[2]怨是用希。"[3]]

"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曰:请问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与共国,衔君命而使,虽遇之,不斗。请问居从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为魁。主,人能,则执兵而陪其后。"(檀弓)

孔子自陈入蔡。

[蔡昭侯28年(—496),蔡国政变。蔡昭侯为大夫令贼利(公孙翩)射杀。时蔡无君,大夫治之。]

鲁哀公五年(前490年),孔子年六十二。

晋出兵伐卫,围中牟。

[夏,晋赵鞅帅师伐卫,遂围中牟。(江永《考实》云:中牟尝属晋赵氏,此时属卫,岂国佛肸之叛而中牟遂属卫欤?)]

秋,九月癸酉(二十四日),齐侯杵臼(齐景公)卒。遗命立晏孺子名"荼"。(何按:母曰鬻姒,晏姓。)而逐诸公子于莱。(今山东烟台黄县东南之莱山)。

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驹、公子黔奔卫。

[景公宠姬芮子,晏姓一族。生子荼。即晏孺子。景公病,遗命相国惠事(名国惠夏)与高昭子(高昭子张)立晏孺子(荼)。]

晋韩、魏、赵三家灭范氏,中行氏。

蔡立昭侯子朔为成侯。

---

①孤竹君两子,异母。父死,互相让位,都逃到周文王那里。周武王起兵伐商,他们拦住车马劝阻。周朝统一天下,他们以吃周朝的粮俸为耻,饿死于首阳山。皇疏:"孤竹之田,殷汤所封。父姓墨台。"

《汉书地理志》:"孤竹城,伯夷之国,君姓墨胎氏。"注:"胎台古通。辽西郡令支有孤竹城。"《尔雅·释地》:"觚竹列于四荒。"

②旧恶,《四书改错》:"此恶字即是怨字。旧恶即夙怨也。"

③希,少也。

[或说颜回死于本年,时年仅三十一岁。葬鲁防山之阳。][①]

鲁哀公六年(前 489 年),孔子六十三。

春,赵鞅伐鲜虞。

吴伐陈。陈告急于楚,楚昭王救陈,军于城父。吴师退。是年末,楚昭王卒于城父。

楚昭王欲招孔子。

[《说苑》(杂言):楚昭王召孔子,将使执政,而封以书社七百。子西谓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诸侯有如宰予者乎?长官五官有如子贡者乎?昔文王处酆,武王处镐,酆镐之间百乘之地,伐上杀主,立为天子,世皆曰圣。王今以孔子之贤,而有书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

时孔子在陈蔡之间。

[楚军在城父、卜战,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则死也。"乃属后事,立公子启。(子闾,从在军中。)将战,王有疾,卒于城父。初,楚地有云如赤乌,头回飞三日,楚王闻周太史。太史曰:其当王身手,禜之,可移径尹、司马。王曰:"不谷有过,又焉移?"有疾,卜曰:"河为祟。"王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神为祟。"王弗祭,大夫请祭诸郊。

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沮漳,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乎,不谷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遂不祭。

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夏书曰:'维彼陶唐,率彼天常,在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已率常可矣。"]

孔子使子贡往见楚昭王。楚昭王使人聘孔子。陈蔡大夫闻而嫉之,乃发徒围孔子于野,不使得行。

[《世家》:楚昭王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

①王肃《孔子家语》谓颜回孔于鲁定公时,不足信。毛奇龄《论语稽求》据"弟子传"谓颜回死于鲁哀公十四年。

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起。

孔子讲诵弦歌不绝。子路愠，入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孔子被困，阻于穷谷荒野，绝粮于陈、蔡之间。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绝。弟子有愠心。

[孔子遭厄于陈蔡之间，绝粮七日，弟子馁病，孔子弦歌。子路入见曰："夫子之歌，礼乎？"孔子弗应，曲终而曰："由，来！吾语汝，君子好乐，为无骄也。小人好乐，为无慑也。其谁之子，不我知而从我者乎？"子路悦，援戚而舞，三终而出，明日免于厄。子贡执辔曰："二三子从夫子而遭此难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恶何也？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也。吾闻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愤厉志之始，于是乎在？"]

[《墨子·非儒》："孔丘穷于陈蔡之间，蔡羹不甚，十日。子路为(盗)烹豚，孔丘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之，褫人衣以沽酒，孔丘不问酒之所来而饮之。"]

[子贡色作。孔子曰："赐，尔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曰："然。非与？"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何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子路出，子贡入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

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

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

子贡出，颜回入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

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而

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

孔子欣然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庄子外篇山木》：

孔子围于陈蔡之闲，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慰之曰：“子几死乎？”曰：“然。”“子恶死乎？”曰：“然。”任曰：“予尝言不死之道。东海有鸟焉，名曰意怠。其为鸟也，而似无能；引援而飞，迫木而栖；进不敢为先，退不敢为后；食不敢先尝，必取其绪。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于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饰知以惊愚，攸身以明于，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闻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无功，功成者堕，名成者亏。’孰能去功与名而还与众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处；纯纯常常，乃比于狂；削迹损势，不为功名，是故无责于人，人亦无责焉。至人不闻，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辞其交游，去其弟子，逃于大泽；衣裘褐，食杼栗；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鸟兽不恶，而况人乎！”]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①]

子路愠见曰：[②]“君子亦有穷乎？”

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③]]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子贡问为仁。

子曰：“工欲善其事，[④]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⑤]]

---

①兴，起也。从者，孔门弟子。

②愠，通郁，郁闷也。

③何晏曰：“滥，溢也。小人穷则滥溢如水。”

④工，匠师也。器，工具，“斧斤之属也”。(参皇侃疏：“工，巧师也。器，斧斤之属也。”)善其事，《周礼八材》：“珠曰切，象(牙)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镂，革曰剥，羽曰析，而其用器互相为利。”

⑤士，指公民。成年而有公民身份者称“士”。士者，仕也，什者，什长之略语。士有从仕资格，战时任武士(军官)。平时则为专业武士，不事农商。往往与君子合称：士君子。

楚叶公使人救孔子。

[《世家》:叶公问政,孔子曰:“政在来远附迩。”

《论语·子路》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他日,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孔子闻之,曰:“由,尔何不对曰: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1]

[何按:叶公,楚之叶邑令沈诸梁也。以好龙闻名,见真龙而惧。]

[《说苑·政理》:子贡曰:“叶公问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来远。’鲁哀公问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于谕臣。’

齐景公问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于节用。’三君问政于夫子,夫子应之不同,然则政有异乎?”

孔子曰:“夫荆之地广而都狭,民有离志焉。故曰在于附近而来远。”]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2] 子路不对。

子曰:“女奚不曰[3]——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4]]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论语·子路》: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庄子·则阳》:“孔子至楚,舍于蚁丘之浆。其邻有夫妻臣妾登极者。仲尼曰:“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往视,其室虚矣。”]

孔子去叶,返蔡。(时蔡亦属楚地,治于叶。)

[《世家》:“去叶,反于蔡。”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为隐者,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彼执与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然。”曰:“是知津矣。”

桀溺谓子路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与?”曰:“然。”

---

①事亦见《论语·述而》。

②叶公,楚大夫沈诸梁,字子高。封邑在叶,称叶公。叶,旧音摄,地名,当时属楚,今河南叶县南三十里有古叶城。

叶公是叶邑的卿大夫,楚君称王,叶卿称公。《左传》定公、哀公之间有关于他的记载。叶公好龙即是他的故事。

③奚,何也。

④云尔:云,言。“尔”同“而”,而已,罢了。

桀溺曰:“悠悠者天下是也,而谁以易之?且与其从辟人之士,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耦而不辍。

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怃然曰:“鸟兽不可同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他日,子路行,遇荷筱丈人。曰:“子见夫子乎?”

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隐者也。”复往,则亡。(《论语·微子》)]

七月庚寅,楚昭王卒于军中。

楚子西、子期发动政变,不立子闾,迎越女之幼子章立之,是为楚惠王。

[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

“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

“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

“且楚之祖封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子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

夫文王在丰,武王在稿,百里之君卒王天下。

今孔丘得据士壤,贤子弟为佐,非楚之福也。”

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

[楚狂接舆[①]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②]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③]

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④]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⑤]

---

①接,迎也。舆,车也。

接舆,曹之升《四书摭余》说云:“论语所记隐士皆以其事名之。门者谓之‘晨门’,杖者谓之‘丈人’,津者谓之‘沮’、‘溺’,接孔子之舆者谓之‘接舆’,非名亦非字也。

②《庄子·人间》引此作“来世不可待”,“未来更不可斯待”。谏,更也(《玉篇》)。来者犹可追。追,读为“及”,及,捉也,逐也,追也。旧说皆谬。

③怠,读为歹,坏也。旧说皆谬。

④《高士传》:接舆姓陆名通,字接舆,楚人也。好养性,躬耕以为食。楚昭王时,通见楚政无常,乃佯狂不仕,故时人谓之楚狂。《庄子人间世》: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歌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世,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趋。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却曲,无伤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刘氏《正义》:“接舆,楚人,故称楚狂。”

⑤惠人,惠,德也。

问子西,[①]曰:“彼哉!彼哉!”[②]

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③]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夏,齐相国夏及高昭子奔鲁。

齐田乞弑齐君晏孺子荼。

[田乞则欲立景公别子阳生。诸卿大夫也多支持田乞。(昭十年,陈鲍即结盟而攻栾高。晏氏中立。田氏始大。)

景公死后,立晏孺子,晏、国、高结盟抑田鲍。

田鲍与诸大夫谓高昭子欲不利,未发先王。遂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惠子与孺子兵败。惠子奔莒,杀昭子,孺子奔鲁。

齐田乞与鲍氏及诸大夫谋,欲杀国、高二相,废齐王孺子荼。夏六月戊辰,率兵入宫,与高、国战,高国败。奔营,与高昭子张(高张),晏圉(晏婴之事)、弦施来奔。

田乞使人之鲁,迎阳生。匿田家,召诸大夫往拜之,曰“比乃齐君矣!”盟立之。胁诸大夫曰与鲍牧共谋立阳生,鲍牧怒曰:“吾先不知情。”

阳生曰:“可则立,不可则止。”鲍曰:皆系公子,可为不可。遂立,是为悼公。乃使人入鲁取孺子,杀之于骀。]

[齐景公有马千驷,[④]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

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⑤]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

---

①子西,郑子西,公孙夏。子产同宗弟。

杨伯峻说:“春秋时有三个子西,一是郑国的公孙夏,生当鲁襄公之世,为子产的同宗兄弟,子产便是继他而主持郑国政治的。二是楚国的鬭宜申,生当鲁僖公文公之世。三是楚国的公子申,和孔子同时。鬭宜申去孔子太远,公子申又太近,这人所问的当是公孙夏。

何按,此则当为孔子在楚时,时子西执楚政。所言子西也。

②彼哉,彼读为鄙,劣也。《公羊传》定公八年记阳虎谋杀季孙的事,说阳虎谋杀未成,在郊外休息,忽然望见公敛处父领着追兵而来,便道:“彼哉彼哉!”毛奇龄《论语稽求篇》因云:“此必古成语,而夫子引以作答者。”

何案:这是当时表示轻视的习惯语,即今语“糟呀,糟呀!”

③伯氏,齐国的大夫,皇侃义疏云:“伯氏名偃。”骈邑,地名。阮元曾得伯爵彝,乾隆五十六年出土于山东临朐县柳山寨。他在《积古齐钟鼎彝器款识》里说,柳山寨有古城的城基,即春秋的骈邑。用《水经注》洋水注证之,可信。

④千驷,古代用四匹马驾一辆车,所以一驷就是四匹马。《左传》哀公八年:“鲍牧谓群公子曰:‘使汝有马千乘乎?’”“千乘”与“千驷”义同。

⑤首阳,首阳山,在河曲。

楚平王之弃孙白公胜时为楚之城父守，邀孔子至城父，敬礼之。

[晏子曰："孔某之荆，知白公之谋，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几灭，而白公僇。"

（何按：白公胜乃楚平王所弃太子建之遗子，长期流亡。后虽归楚，被放逐在外守边，因恨楚王，有异志，不为怪也。楚白公之乱，发生在哀公十五—十六年间。是时楚王权微弱，公室强大。白公亦拥势自重。在孔子入楚时，白公已有其谋，或且谋之于孔子。）][1]

[《淮南子·道应训》：白公问于孔子曰："人可以微言乎？"孔子不应。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

曰："吴越之善没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渑之水合，易牙尝而知之。"

白公曰："然则人固不可与微言乎？"孔子曰："何谓不可？谁知言之谓者乎！"

夫知言之谓者，不以言言也。争鱼者濡，逐兽者趋，非乐之也。

故至言去言，至为无为。夫浅知之所争者，末矣。白公不得也，故死于浴室。

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谓也。]

[楚共王出猎而遗其弓，左右请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闻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遗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荆公子行年十五而摄荆相事。

孔子闻之，使人窥觏其为政焉。使者反曰：

"视其朝清净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廊下有二十壮士焉。"

孔子曰："合二十五人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况荆乎？"]

孔子在楚见老莱子。

[成庄英《庄子疏》：老莱子，楚之贤人隐者也。常隐蒙山，楚玉遣使为相，妻遂舍

[1]并见《列子·说符》、《吕·精谕》、《淮·道应》。石乞，石器，掷石器也。

之而去，老莱随之，逃于江南，莫知所之。]

《庄子·外物》："老莱子曰：是丘也，召而来。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与汝容知，斯为君子矣！"]

[《庄子·外物篇》：老莱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于彼，修上而趋下，末偻而后耳，视若营四海，不知谁氏之子？"老莱子曰："是丘也。"召而来。

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与汝容知，斯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问曰："业可得进乎？"]

[《大戴记》："孔子语子贡近古之贤者，曰：德恭而行信，终日言不在尤之内，贫而乐也，盖老莱子之行也。"]

[《韩诗外传》卷一："孔子南游适楚，至于阿谷之隧。有处子佩瑱而浣者。

孔子曰："彼妇人其可与言矣乎？"抽觞以授子贡，曰："善为之辞，以观其语。"

子贡曰："吾北鄙之人也，将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熛熛，愿乞一饮，以表我心。"

妇人对曰："阿谷之隧，隙曲之汜，其水载清载浊，流而趋海，欲饮则饮，何问于婢子！"

受子贡觞，迎流而挹之，奂然而弃之，以流而挹之，奂然而溢之，坐置之沙上。

曰："礼固不亲授。"子贡以告。

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琴去其轸，以授子贡曰："善为之辞，以观其语。"

子贡曰："何子之言，如穆清风，不悖我语，和畅我心。于此有琴而无轸，愿借子以调其音。"

妇人对曰："吾野鄙之人也，僻陋而无心，五音不知，安能调琴？"子贡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絺紘以授子贡，曰："善为之辞，以观其语。"

子贡曰："吾北鄙之人也，将南之杨，于此有轻车五辆，吾不敢以当子身，敢置之水浦。"

妇人对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资财，弃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窃有狂夫守之者矣。"《诗》曰："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谓也。]

[《韩诗外传》卷二：楚狂接与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

楚王使使者赍金百镒造门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镒，愿请先生治河南。"接与笑而

不应,使者遂不得辞而去。

妻从市面上而来:“先生少而为义,岂将老而遗之哉?门外车轶何其深也。”

接舆曰:“今者王使使者赍金百镒,欲使我治河南。”其妻曰:“岂许之乎?”曰:“未也。”

妻曰:“君使不从,非忠也;从之,是弃义也。不如去之。”

乃夫负斧甑,妻戴织器,变易姓字,莫知其所之。]

[《淮南子人间训》:

孔子行游,马失,食农夫之稼。野人怒,取马而击之。子贡往说之,卑辞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听说人,譬以太牢享野兽,以《九韶》乐飞鸟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过也。”乃使马圉往说之。至,见野人曰:“子耕于东海,至于西海,吾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马而与之。]

[《说苑·贵德》:孔子之楚,有渔者献鱼甚强。孔子不受。

献鱼者曰:“天暑远市,买之不售,思欲弃之,不若献之君子。”

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扫除,将祭之。

弟子曰:“夫人将弃之,今语子将祭之,何也?”

孔子曰:“吾闻之,务施而不腐余财者,圣人也,今受圣人之赐,可无祭乎。”]

[《论语》曰:“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接舆之妻是也。

《诗》曰:“逝将去汝,适彼乐土。适彼乐土,爰得我所。”]

[《庄子·人间世》: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曰:“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

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趋。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却曲,无伤吾足。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徒者不可及,来者犹可追!已而

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庄子·逍遥游》:肩吾问于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反。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迳庭,不近人情焉。”

连叔曰:“其言谓何哉? ”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

连叔曰:“然! 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犹时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将磅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

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粃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

宋人资章甫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空然丧其天下焉。”]

孔子见盗跖。盗跖曰:

“子自谓才士圣人耶? 则再两逐于鲁,削(藏也)迹于卫,穷于齐,围于陈蔡,不容身于天下。”孔子传《诗》于楚。

[1994 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战国楚竹简,中有孔子诗论 29 简 1006 字。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 11 月出版。]

战国策(楚策):“不闻老莱子之教孔子事君乎? 示之其齿之坚也,六十而尽相靡也。”“老莱子谓子思曰:子不见夫齿乎? 虽坚刚,卒尽相靡,舌柔顺,以不弊。”(同上)

孔子自楚返卫。[①]

[颜回死,颜路贫,请孔子车以葬。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以徒行。”]

(时孔子在卫,常“从大夫之后”。)

①《世家》言哀公六年返卫,至十一年返鲁。《十二诸侯年表》、《卫世家》言哀十年自陈返卫。诸说舛误。

旧说以颜回死于哀公14年，孔子七十岁后。按《史记》仲尼弟子传，言“回也屡空”（空，穷也），“回年二十九，发尽白，早死。孔子哭之恸。曰：自吾有回，门人益亲。”

又鲁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无。则知颜回短寿。至哀公时早已死多年矣。《论语》曰颜回死，颜路请之车，孔子曰：“（若）鲤也死，（亦）有棺而无椁。”旧或据此以为回死孔子后，王肃云：此久远之书，年数错误，未可译也。孔子言或为设事之词。其说是。[①]

[《抱朴子》外篇逸民：

“昔颜回死，鲁定公将躬吊焉，使人访仲尼。仲尼曰：“凡在邦内，皆臣也。”定公乃升自东阶，行君礼焉。”][①]

[（卫）仪封人请见。[②]

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

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③] 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④]

鲁哀公七年（前488年），孔子六十四。

鲁季康子伐朱邑，师宵掠。以朱子盆来，献于亳社。（由此可知，孔子当此时代提出“仁爱人，教无类”是何等之先进也。）

《世家》：孔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

①《弟子传》云：颜回少于孔子三十岁，年二十九，发尽白，早死。则孔子五十九岁，颜子二十九岁，发已尽白。但孔子困于陈蔡时，颜回尚在，其死当在孔子归卫前后也。

②此言颜回死于鲁定公时。

③仪，仪邑，地名，在卫。当今河南兰考境。封，封邑之社。封人，官名，司社之官。《周官·封人》：“掌设王之社坛。为畿封而树之。凡封国，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城者，亦如之。”郑注：“聚土曰封。”《尔雅·释诂》：“诸，谒告也。”

④于，如也。于丧，如丧。患，病也，忧困也。

⑤木铎，即“中”（钟），铃铎。古乐器。木杆，铜铃。古代传令官、司礼官、执事官皆持铜铎，以集众传布训令。郑注《小宰》云：“古者将有新令，必奋木铎以警众，使明听也。木铎，木舌也。文事奋木铎，武事奋金铎。”《疏》云：“以木为舌，则曰木铎；以金为舌，则曰金铎。”《鼓人》：“以金铎通鼓。”《注》：“铎，大铃也。振之以通鼓。”《司马职》：“曰‘司马振铎’是武用金铎也。”《说文》：“铎，大铃也。”李氏惇《群经识小》：“铎如今之铃，中有舌，以绳系之，摇之而出声。”《明堂位》：“振木铎于朝，天子之政也。”《注》：“天子将发号令，必以木铎警众”。是木铎为施政教时所设也。《春秋》纬：“圣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显天心，丘为木铎制天下法。”]

是时，卫君辄之父蒯不得立，困于戚邑。诸侯数以为让。

孔子弟子多仕于卫。时孔文子(圉)执卫政，卫君(出公)欲得孔子为政。

[太宰问于子贡曰[1]："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

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2]

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3]君子多乎哉？不多也。"[4]

何按：此则孔子自言身世，"少也贱"，殊可注意。]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

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矣！夫君子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5]

何按：卫君父子争位，正孔子所谓"父不父，子不子"也。]

[孔子在卫，有送葬者，而夫子观之，曰："善哉为丧乎！足以为法矣。小子识之。"子贡曰："夫子何善尔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贡曰："岂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识之！我未之能行也。"]

吴与鲁会盟于缯，吴太宰嚭召季康子。季康子使人请于孔子，孔子使子贡往。

---

①太宰，卫之官名。即孔圉。

②又，有也。

③鄙，鄙弃。贱，卑微贫贱。

④此语可有二解：(1)君子，孔子自谓。意为：君子会认为自己技能太多吗？不会认为多的。(2)君子，指贵族出身，与吾少贱(即野人)相对言。

《说苑》(善说篇)：子贡见太宰嚭。太宰嚭问曰："孔子何如？"对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嚭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对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犹大山林也，百姓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对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赐，其犹一捧土，以增大山。不益其高，且为不知(智)。"《论语》稽求篇："太宰是吴太宰。"

《集解》："我少小贫贱，常自执事，故多能为鄙人之事。君子固不当多能也。"

⑤并见《论语·子路》、《述而》。

[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大宰嚭曰:“国君道长,而大夫不出门,此何礼也?”对曰:“岂以为礼,畏大国也。大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赢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反自曾,以吴为无能为也。]

[《说苑》:“田常欲乱于齐,移兵先伐鲁。

孔子闻之,谓门弟子曰:‘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也。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

子路请出,孔子止之。子张、子石请行,孔子弗可。

子贡请行,孔子许之。]

[《吴赵春秋夫差内传》:

十三年,齐大夫陈成恒欲弑简公,阴惮齐国鲍、晏,故前与兵伐鲁,鲁君尤(忧)之,孔子患之,召门人而谓之曰:“诸侯有相伐者,丘尝耻之。夫鲁,父母之国也,丘墓在焉,今齐将伐之,子无意一出邪?”子路辞出,孔子止之;子张、子石请行,孔子弗许;子贡辞出,孔子遣之。]

[《子贡传》:端木赐,卫人,字子贡。少孔子三十一岁。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问曰:“汝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贡既已受业,问曰:“赐何人也?”

孔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陈子禽问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学,尔亦何常师之有!”

又问,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也。”]

[孔子闻齐将伐鲁,告子贡曰:‘赐乎!举大事于今之时矣。’乃遣子贡之齐,因南郭惠子以见田常,劝之伐吴。以教高国鲍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乱。劝越伐吴。三年之内,齐吴破国之难,伏尸以亿数。孔丘之谋也。]

[田常欲作乱于齐,惮高、国、鲍、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鲁。孔子闻之,谓门弟子曰:

“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路请出，孔子止之。子张、子石[①]请行，孔子弗许。子贡请行，孔子许之。

遂行，至齐，说田常曰：“君之伐鲁过矣。夫鲁，难伐之国，其城薄以卑，其地狭以泄，[②]其君愚而不仁，大臣伪而无用，其士民又恶甲兵之事，此不可与战。君不如伐吴。夫吴，城高以厚，地广以深，甲坚以新，士选以饱，重器精兵尽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难，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难。而以教常，何也？”子贡曰：“臣闻之，忧在内者攻强，忧在外者攻弱。今君忧在内。吾闻君三封而不成者，大臣有不听者也。今君破鲁以广齐，战胜以骄主，破国以尊臣，[③]而君之功不与焉，则交日疏于主。是君上骄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难矣。夫上骄则恣，臣骄则争，是君上与主有谷，下与大臣交争也。如此，则君之立于齐危矣。故曰不如伐吴。伐吴不胜，民人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无强臣之敌，下无民人之过，孤主制齐者唯君也。”田常曰：“善。虽然，吾兵业已加鲁矣，去而之吴，大臣疑我，奈何？”子贡曰：“君按兵无伐，臣请往使吴王，令之救鲁而伐齐，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许之，使子贡南见吴王。

说曰：“臣闻之，王者不绝世，霸者无强敌，千钧之重加铢两而移。今以万乘之齐而私千乘之鲁，与吴争强，窃为王危之。且夫救鲁，显名也；伐齐，大利也。以抚泗上诸侯，诛暴齐以服强晋，利莫大焉。名存亡鲁，实困强齐，智者不疑也。”吴王曰：“善。虽然，吾尝与越战，栖之会稽。越王苦身养士，有报我心。子待我伐越而听子。”子贡曰：“越之劲不过鲁，吴之强不过齐，王置齐而伐越，则齐已平鲁矣。且王方以存亡继绝为名，夫伐小越而畏强齐，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难，仁者不穷约，智者不失时，王者不绝世，以立其义。今存越示诸侯以仁，救鲁伐齐，威加晋国，诸侯必相率而朝吴，霸业成矣。且王必恶越，[④]臣请东见越王，令出兵以从，此实空越，名从诸以伐也。”吴王大悦，乃使子贡之越。

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问曰：“此蛮夷之国，大夫何以俨然辱而临之？”子贡曰：“今者吾说吴王以救鲁伐齐，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无报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报人之志，使人知之，殆也；事未发而先闻，

①公孙龙也。

②《越绝书》其“泄”字作“浅”。

③王肃曰：“鲍、晏等帅师，若破国则臣尊矣。”

④恶，犹畏恶也。

危也。三者举事之大患。"句践顿首再拜曰:"孤尝不料力,乃与吴战,困于会稽,痛人于骨髓,日夜焦唇干舌,徒欲与吴王接踵而死,孤之愿也。"遂问子贡。子贡曰:"吴王为人猛暴,群臣不堪。国家敝以数战,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内变。子胥以谏死,[①]太宰嚭用事,顺君之过以安其私,是残国之治也。今王诚发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宝以悦其心,卑辞以尊其礼,其伐齐必也。彼战不胜,王之福矣。战胜,必以兵临晋,臣请北见晋君,令其攻之,弱吴必矣。其锐兵尽于齐,重甲困于晋,而王制其敝,此灭吴必矣。"越王大悦,许诺。送子贡金百镒,剑一,良矛二。子贡不受,遂行。

报吴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内不自量,抵罪于吴,军败身辱,栖于会稽,国为虚莽,赖大王之赐,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谋之敢虑!'"后五日,越使大夫种顿首言于吴王曰:"东海役臣孤句践使者臣种,敢修下吏问于左右。今窃闻大王将兴大义,诛强救弱,困暴齐而抚周室,请悉起境内士卒三千人,孤请自被坚执锐,以先受矢石。因越贱臣种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领,铁屈卢之矛,步光之剑,以贺军吏。"吴王大悦,以告子贡曰:"越王欲身从寡人伐齐,可乎?"子贡曰:"不可。夫空人之国,悉人之众,又从其君,不义。君受其币,许其师,而辞其君。"吴王许诺,乃谢越王。于是吴王乃遂发九郡兵伐齐。

子贡因去之晋,谓晋君曰:"臣闻之,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兵不先辨不可以胜敌。今夫齐与吴将战,彼战而不胜,越乱之必矣;与齐战而胜,必以其兵临晋。"晋君大恐,曰:"为之奈何?"子贡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晋君许诺。

子贡去而之鲁。吴王果与齐人战于艾陵,大破齐师,获七将军之兵而不归,果以兵临晋,与晋人相遇黄池之上。吴、晋争强。晋人击之,大败吴师。越王闻之,涉江袭吴,去城七里而军。吴王闻之,去晋而归,与越战于五湖。三战不胜,城门不守,越遂围王宫,杀夫差而戮其相。破吴三年,东向而霸。

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弟子列传》)

鲁哀公八年(前 487 年),孔子六十五。

孔子在卫。

①王劭按:《家语》、《越绝书》并无此五字。是时子胥未死。

[《吕氏春秋》(恃君览 / 召类):

赵简子将袭卫,使史墨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后返。

赵简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谋利而得害,犹弗察也。今蘧伯玉为相,史鳅佐焉。孔子为客,子贡使令于君前,甚听。《易》曰:‘涣其群,元吉。’涣者,贤也;群者,众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也。”简子按兵而不动。”]

吴伐鲁,军进泗上,鲁卑辞请和。

[吴将伐鲁,问于叔孙辄,辄曰:“鲁无情,伐王,必得志。”公孙不狃。[①] 不狃曰:“非礼也,君子违,不事仇国。人之行也,不以所恶废乡。今子以小恶而欲覆宗目,不亦难乎?”狃乃率吴。

吴侵鲁。

微虎率私属徒七百人,(国)徒三百人,[②] 将与吴榑。吴闻之,一夕三迁,有若在死士中。吴鲁立城立之盟,吴兵退。]

(本年孔子又去卫,入陈。)

鲁哀公九年(前 486 年),孔子六十六岁。

本年孔子在陈。(见《十二诸侯年表》)。

[陈湣公 16 年,吴夫差伐齐,败之于艾陵,使人召陈侯。陈侯恐,入吴,背楚盟。楚怒,伐陈。]

[楚伐陈,陈西门燔,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过之,不轼。子路曰:“礼,过三人则下车,过二人则轼。今陈修门者人数众矣,夫子何为不轼?”孔子曰:“丘闻之,国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争,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不能行一于此,丘故不为轼也。”]

[工尹商阳与陈弃疾追吴师,及之。陈弃疾谓工尹商阳曰:“王事也,子手弓可。”

---

①叔孙辄,名子张。公孙不狃,名子洩。时逃亡在吴。

②微虎,颜涿聚也。

手弓。“子射诸。”射之，弊一人，长弓。又及，谓之，又弊二人。每弊一人，其目，目其御曰：“朝不坐，燕不与，杀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杀人之中，又有礼焉。”]

[陈司败问：[①]“昭公知礼乎？”[②]孔子曰：“知礼。”

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③]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④]为同姓，[⑤]谓之吴孟子。[⑥]君而知礼，孰不知礼？”

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韩诗外传》：

孔子与子贡、子路、颜渊游于戎山之上。孔子喟然叹曰：“二三子各言尔志，予将览焉。由，尔何如？”对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日，击钟鼓者，上闻于天，下槊于地，使将而攻之，惟由为能。”孔子曰：“勇士哉！赐，尔何如？”对曰：“得素衣缟冠，使于两国之间，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粮，使两国相亲如弟兄。”孔子曰：“辩士哉！回，尔何如？”对曰：“鲍鱼不与兰同笥而藏，桀纣不与尧舜同时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颜渊曰：“愿得明王圣主为之相，使城郭不治，池不鉴，阴阳和调，家给人足，铸库兵以为农器。”孔子曰：“大士哉！由，来！区区汝何攻！赐，来！便便汝何使？愿得之冠，为子宰焉。”]

---

①陈司败，陈之大夫。孔安国说：司败，陈、楚官名，即司寇。《左传》：“楚子西曰：臣归死于司败。”宣四年传：“陈楚箴尹克黄自拘于司败。”杜预注云：“陈、楚名司寇为司败也。”《集注》：“司败，司寇。”郑玄则说为齐人，姓陈名司败。程树德引《水经古义》：“古田、陈字通，故以为齐大夫。”程树德说：“余考孔子于定公十四年自郑至陈，居三岁，复于哀二年自卫如陈，皆在陈侯稠时，屡住司城贞子家。司败之问，盖孔子在陈时也。司败之官唯陈楚有之，其为陈人无疑。”

②昭公，鲁昭公，名裯，襄公庶子，继襄公而为君。“昭”是谥号，昭公娶于同姓族女，违同姓不婚之礼制。故陈司败问之。

③巫马期，孔子学生，姓巫马，名施，字子期(旗)，小于孔子三十岁。巫马，以官名为姓。《周官》有巫马，掌养疾马而乘治之是也(即医马之官也)。属夏官，先世居是官，因以为氏也。

④君取于吴，“取”，“娶”也。吴，国名。拥有今天淮水、泗水以南以及浙江的嘉兴、湖州等地。哀公时，为越王勾践所灭。

⑤为同姓，鲁为周公之后，姬姓；吴为太伯之后，也是姬姓。

⑥吴孟子，春秋时代，国君夫人的称号一般是所生长之国加她的本姓。鲁娶于吴，这位夫人便应该称为吴姬。但“同姓不婚”是周朝的礼法，鲁君夫人的称号而把“姬”字标明出来，便是很显明地表示出鲁君违背了“同姓不婚”的礼制，因之不称其为“姬孟子”，而改称为“吴孟子”。

《礼记·坊记》：“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以此坊(防)民。”古以孟(大)、仲(中)、季(小)为量词。孟，长也。子，通姊。即今语姐。《左传》哀公十三年书曰：“昭夫人孟子卒。”

[《韩诗外传》:

孔子游于景山之上,子路、子贡、颜渊从。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赋,小子愿者何?言其愿,丘将启汝。"子路曰:"由愿奋长戟,汤三军,乳虎在后,仇敌在前,蠡跃蛟奋,进救两国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贡曰:"两国构难,壮士列陈,尘埃张开,赐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粮,解两国之难。用赐者存,不用赐者亡。"孔子曰:"辩士哉!"颜回不愿,孔子曰:"回何不愿?"颜渊曰:"二子已愿,故不敢愿。"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愿,丘将启汝。"颜渊曰:"愿得小国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内相应,列国诸侯莫不从义乡风,壮者趋而进,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蛮,莫不释兵,辐辏乎四门,天下咸获永宁,蝖飞蠕动。各乐其性,进贤使能,各任其事,于是君绥于上,臣和于下,垂拱无为,动作中道,从容得礼,言仁义者赏,言战关者死,则由何进而救,赐何难之解。"孔子曰:"圣士哉!大人出,小人匿,圣者起,贤者伏。回与执政,则由、赐焉施其能哉!"]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1] 乱也。"]
(何按:此或为孔子与颜涿邹的谈话。)]
[子曰:"师挚之始,[2]《关雎》之乱,[3] 洋洋乎盈耳哉!"[4]]

孔子患病于陈。
[《绎史》孔子类记四引《庄子》:
孔子病,子贡出,卜。孔子曰:"吾坐席不敢先,居处若齐,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

[子疾病,[5] 子路请祷。[6]
子曰:"有诸?"

---

①疾,嫉也,恨。

②旧读:师挚,太师挚。太师,乐师也。何按:不确。师当读为《诗》,挚,艺。始,指奏乐之始。

③"关雎",《诗经》首篇。乐章开始叫做"升歌",由"始"到"乱",叫做"一成"。"乱"是"合乐",犹如今日的合唱。当合奏之时,奏"关雎"的乐章,所以说"关雎之乱"。

④洋洋,扬扬,乐声飞扬也。

⑤疾病:外伤曰"疾"(灾、咎)、"疡"(殃)。内伤曰"病"。连言,是重病。

⑥《集注》:"祷,谓祷于鬼神。""事神求福消灾。"祷、祝二字通。《墨子·天志》:"以祷祠(词)祈福于天。"

子路对曰："有之。诔曰[①]：'祷尔于上下神祇。'[②]"

子曰："丘之祷久矣。"]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③]病閒，[④]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

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⑤]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⑥]]

[《吕氏春秋孝行览遇合》：

孔子周流海内，再干世主，如齐至卫，所见八十余君，委于弟子者三千人，达徒七十人，万乘之主得一人用可为师，不为无人。以此游，仅至于鲁司寇。]

[按：此数年间，孔子颠沛流离，困于陈蔡间，弟子多病，莫能起。孔子衰老，亦病矣。孔子生了病，子路以为会死，故让门人假装成奴隶。为此，孔子怒责子路。"门人"和"弟子"之类的字眼，这是春秋末年的新名词。那时沿守旧制的，有时也称为"徒"，称为"役"。郭沫若云："门人服侍先生，和奴隶的情形差不多，不过是志愿性，而非强制性而已。'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吃。'先生出门的时候，弟子要为'仆'(即是当车夫)，要任徒卫。但究竟不是徒，不是役，年稍长者先生视之如弟，稍幼者视如子，因而有'弟子'之名。"]

[《越绝书》：

句践伐吴，霸关东，从郎邪起观台，周九里，以望东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无几，躬求贤圣。孔子人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治礼，往奏。句践乃身被賜夷之

---

①诔音耒，即讄，祈祷词。《说文》："讄，祷词也。"

②祇音祁，地神。天神曰神。地灵曰祇。《太平御览》引《庄子》："孔子病，子贡出卜。孔子曰：'吾坐席不敢先，居处若齐，饮食若祭，吾卜之久矣'。"

③《集注》："臣，家臣。"孔子病重，子路为之预办丧事。孔子非贵卿，无家臣，因此子路欲使门人为之。《四书稗疏》："按家臣之属，有家宰，有邑宰，有家司马，有家宗人，有家士。"《王制》云："大夫废其事，终身不仕，死，以士礼葬之。"夫子去鲁是退，当以士礼葬。今子路用大夫之礼，故夫子责之。

马融曰："就使我不得以君臣之礼葬，有二三子在，我宁当优弃于道路乎。"

④病閒，病小好。孔颖达疏："少差曰閒。"《方言》："南楚病愈者为之差，或谓之閒。"皇侃疏："少差则病势断绝有间续矣。"

⑤死于臣之手：指人死后，治丧者为其沐体、更衣、整容。由家臣为之。"二三子"，指门人。

⑥大葬，孔颖达谓："君臣礼葬。"指国葬。"宁"，难道。

甲,带步光之剑,杖屈卢之矛,出死士三百人,为阵关下。孔子有顷到越,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对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奏雅琴,至大王所。"句践喟然叹曰:"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异则不可。"于是孔子辞,弟子莫能从乎。]

[《吴赵春秋句践伐吴外传》:

越王既已诛忠臣,霸于关东。从郎邪起观台,周七里,以望东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无几,躬求贤士,孔子闻之,从弟子奉先王雅琴礼乐奏于越。越王乃被唐夷之甲,带步光之剑,杖屈卢之矛,出死士以三百人为陈关下。孔子有顷到,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奏雅琴以献之大王。"越王喟然叹曰:"越性脆而愚,水行山卢处,以船为车,以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说兵敢死,越之常也。夫子何说而欲教之?"孔子不答,因辞而去。]

鲁哀公十年(前485年),孔子六十七岁。

[《新序杂事》:

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闻之:东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东益不与焉。夫损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弃老取幼,家之不祥也;择贤用不肖,国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俗之不祥也;圣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东益不与焉。《诗》曰:'各敬尔仪,天命不又。'不闻东益之与为命也。"]

[齐田乞弑其君孺子。立齐悼公,田乞相,专齐政。]

楚伐陈。陈西门坏,因其降民使修之,孔子出而不轼。去陈,入卫。《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楚惠王四年注"楚伐陈",同年卫国栏中有"孔子自陈来"的记载,①

[《说苑·立节》:"楚伐陈,陈西门燔,因使其陈民修之。

孔子过之不轼。子路曰:"礼过三人则下车,过二人则轼。今陈修门者人数众矣,夫子何为不轼?"

孔子曰:"丘闻之,国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争,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陈修门者不行一于此,丘故不为轼也。"]

[《韩诗外传》。"荆伐陈,陈西门坏,因其降民使修之。孔子过而不式。

①又见《史记·卫康叔世家》:卫出公辄八年,孔子自陈入卫。

子贡执辔而问曰："礼过三人则下，二人则式。今陈之修门者众矣，夫子不为式，何也？"

孔子曰："国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争，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修门者虽众，不能行一于此，吾故弗式也。"②]

本年，孔子妻卒。此前，孔子已出妻(离异)。

(《礼记·檀弓》记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夫子谓其已甚。)

[门人问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丧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丧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无所失道，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汲则安能！伋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不为伋也妻者，是不为折也母。"故孔氏之不丧出母，自子思始也。(《礼记》)]

[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与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鱼闻之，遂除之。(同上)]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齐攻鲁，子贡见哀公，请求救于吴，公曰："奚先君宝之用？"子贡曰："使吴责吾宝而与我师，虽不可恃也。"于是以杨干麻筋之弓六往。子贡谓吴王曰："齐为无道，欲使周公之后不血食。且鲁赋五百，邾赋三百，不识以此益齐，吴之利与、非与？"吴王惧，乃兴师救鲁。诸侯曰："齐伐周公之后，而吴救之。"遂朝于吴。

子贡见太宰嚭。太宰嚭问曰："孔子何职？"对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对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犹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对曰："夫子不可增也。赐其犹一累坏也；以一累坏增大山，不益其高，且为不知。"太宰嚭曰："然则子有所酌也？"对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独不酌焉，不识谁之罪也？"

---

①《说苑·立节》。

鲁哀公十一年(前 484 年),孔子六十八岁。

齐伐鲁,战于郎。

[《世家》: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

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乎?性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也?"答:"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质诸鬼神而无憾。"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冉求曰:"欲召之,则无以小人固之,则可矣!"

康子乃言于哀公,曰:"试之于冉求,信之矣。将大用之!"]

[战于郎,公叔禺人遇负杖入保者息,曰:"使之虽病也,任之虽重也,君子不能为谋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则既言矣。"与其 重汪 奇往,皆死焉。鲁人欲勿殇重汪奇,问于仲尼。仲尼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虽欲勿殇也,不亦可乎!"]

吴鲁会师伐齐,战于艾陵,大破齐军。

[子曰:"孟之反不伐。[①] 奔而殿。[②] 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③] 马不进也。'"]

子路将行,辞于仲尼。曰:"赠汝以车乎?以方乎?"子路曰:"请以言。"仲尼曰:"不强不远,不劳无功,不忠无亲,不信无复,不恭失礼。慎此五者,可以长久矣。"(说苑)

["子路治蒲(信阳),见于孔子曰:"由愿受教。"孔子曰:"蒲多壮士,又能治也;然吾语汝,恭以敬,可以摄勇;宽以正,可以容众,恭以洁,可以报上。"]

[《韩诗外传》: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过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明察以断矣。"子贡执变而问曰:"夫子未见由,而三称善,可得闻乎?"孔子曰:"入

---

①孟之反,鲁大夫,名侧,字之反。

②殿,后也。钱大昕《潜研堂集》:"殿从尻声,人之身臀居其后。军后曰殿,亦取其义。"奔,北也,败也。败北。鲁哀公 11 年(前 484),齐鲁战,鲁右军败退,孟之反殿后。马融注:"殿在后。前曰启。"春秋无骑兵,策马,驱车驾也。

③敢,通甘,甘心,乐于。

其境,田畴甚易,草莱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尽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树木甚茂,此忠信以宽,其民不偷。入春庭,甚闲,此明察以断,故民不扰也。"]

[《说苑·臣术》:

子路为卫人蒲令,《荀子·大畧篇》:晋人畏子路不敢过蒲。备水灾,与民春修沟渎,为人烦苦,故予人一箪食,一壶浆。孔子闻之,使子贡复之。子路忿然不悦,往见夫子曰:"由也以暴寸将至,恐有水灾,故与人修沟渎以备之,而民多匮于食,故人予一箪食一壶浆。而夫子使赐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尔以民为饿,何不告于君,发仓库以给食之,而以尔私馈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见汝之德义也。速已则可矣,否则尔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子路问于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说襄公,襄公不说,是不辩也;欲立公子纠而不能,是无能也;迈尤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槛车中无惭色,是无愧也;事射之君,是不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无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说襄公,襄公不说,管子非不辩也,襄公不知说也;欲立子纠而不能,非无能也,不遇时也;家残于齐而无尤争,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槛车而无惭色,非无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贞也,知权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无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则三军之虏也,死之则名闻天下,夫何为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诸侯之相也,死之则不免为沟中之瘠,不死则功复用于天下,夫何为死之哉?由,汝不知也。"(《说苑》)]

十一月,卫孔圉(文子)以私怨将攻太叔疾。问策于仲尼,仲尼辞不知。

[曰: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其实孔子懂军事。)退,命驾而行。曰:"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文子止之,曰:圉岂管度其私,防卫国之难也。将止,鲁人以币召之,乃归。]

[孔子在卫,冉求言于季孙曰:"国有圣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犹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卫,卫将用之。已有才而以资邻国,难以言智也,请以重币迎之。"

季孙以告哀公,公从之。

季康子乃逐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

鲁使来,孔子趣载而行。文子固止,孔子曰:“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

孔子既至,舍哀公馆焉。公自阼阶,孔子宾阶升堂立侍。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

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①] 丘闻之,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以乡,丘未知其为儒服也。”

公曰:“敢问儒行?”孔子曰:“略言之,则不能终其物。悉数之,则留仆未可以对。”]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馔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

孔子返鲁。[②]

孔子居鲁,鲁君尊之曰“尼父”,季氏亦奉之为“国老”,常咨询焉。

[《说苑尊贤》: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当今之时,君子谁贤?”对曰:“卫灵公。”公曰:“吾闻之,其闺门之内,姑姊妹无别。”对曰:“臣观于朝廷,未观于堂陛之闲也。灵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国,其信足以守之,而灵公爱之。又有士曰王林,国有贤人,必进而任之,无不达也;不能达,退而与分其禄,而灵公尊之。又有士曰庆足,国有大事,则进而治之,无不济也,而灵公说之。史鰌去卫,灵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只鰌之入也,而后入。臣是以知其贤也。”]

[《新序杂事》:

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闻之:东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东益不与焉。夫损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弃老取幼,家之不祥也;择贤用不肖,国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俗之不祥也;圣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东益不与焉。《诗》曰:‘各敬尔仪,天命不又。’未闻东益之与为命也。”]

季孙问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备风也,小人之备草也,草上之风必偃。”其化而已也。

治国有二机,刑备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并凑,强国先其刑而后

---

①章甫之冠,即《论语》“端(戴)章甫”,所谓儒冠也。

②孔子以定公十三年(前497年)去鲁,本年返鲁。流亡于外,共历十四个年头(十三年岁月)。

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同也，德者，养善而进阙者也，刑者，憎恶而禁后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于赏，刑罚之甚者至于诛。夫诛赏者，所以别贤不肖而列有功与无功也，故诛赏不可以缪，诛赏缪则善恶乱矣。夫有功而不赏，则善不劝，有过而不诛，则恶不惧，善不劝，恶不惧，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尝闻也。书曰："毕力赏罚。"此之谓也。

水浊则鱼困，令苛则民乱，城峭则必崩，岸竦则必阤。故夫治国譬若张琴，大絃绝矣。故曰：有声之声，不过百里；无声之声，延及四海。故禄过其功者损，名过其实者削，情行合而名副之，祸福不虚至矣。诗云："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为也。《说苑》]

[冉求（有）以军赋问孔子。孔子责其为季氏聚敛，冉求不听。孔子怒，乃曰"非我徒也，门弟子可鸣鼓而攻之！"]

[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赋焉，使访孔子。子曰："丘弗识也。"冉有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

孔子不对而私于冉有曰："求，汝来，汝弗闻乎，先王制土，借田以力，而底其远近；赋里以人，而量其无有；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

于是鳏寡孤疾老者，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其岁收，田一井，出获禾秉缶米刍。不是过，先王以为之足。君子之行，必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若是其已，丘亦足矣。

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赋田，将有不足。且子孙若以行之而取法，则有周公之典在。若欲犯法，则敬行之，又何访焉。"]

[子贱治单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对曰："不齐时发仓禀，振困穷，补不足。"孔子曰："是小人附耳，未也。"对曰："赏有能，招贤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对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师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足以教孝也。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师者一人，足以虑无失策，举无败功。"

宓子贱治单父，恐鲁君之听谗人而令己不得行其术也，将辞而行，请近吏二人于鲁君，与之俱。至于单父，邑吏皆朝。宓子贱令吏二人书。吏方将书，宓子贱从旁时掣摇其肘，吏书之不善，则宓子贱为之怒。吏甚患之，辞而请归。宓子贱曰："子之书甚不善，子勉归矣。"二吏归，报于君曰："宓子不可为书。"君曰："何故？"对曰："宓子使臣书，而时掣摇臣之肘，书恶，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辞而去也。"

鲁君太息而叹曰："宓子以此谏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乱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术，必数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几过。"

遂发所爱而令之单父，告宓子曰："自今以来，单父非寡人之有也。有便于单父者，子决为之矣。五岁而言其要。"宓子敬诺。乃得行其术于单父。

三年，巫马期褐衣敝裘而往观于单父。见夜渔者，得则舍之。巫马期问焉，曰："渔，为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对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鱼也。所舍者，小鱼也。"巫马期归，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人暗行若有严刑于旁。敢问宓子何以至于此？"孔子曰："某尝与之言曰：'诚乎此者刑乎彼。'宓子必行此术于单父也。"]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对曰："有之。"哀公曰："何为其不博也？"孔子对曰："为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则何为不博也？"孔子对曰："为行恶道也。"哀公懼焉。有间曰："若是乎君子恶恶道之甚也！"孔子对曰："恶恶道不能甚，则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则百姓之亲之也亦不能甚。诗云：'未见君，尤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观止，我心则说。'诗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闻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微孔子，吾焉闻斯言也哉！"(《说苑》)]

[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①

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②]

[子游为武城宰。③

子曰："女得人焉耳乎？"④

曰："有澹台灭明者，⑤行不由径，⑥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

---

①闵子骞，孔子学生闵损，字子骞，比孔子小十五岁。(公元前515—？)孔子学生子路、冉有，皆曾为季氏宰。费，旧音秘，故城在今山东平邑东南七十里。时为季氏私邑。

②汶上，汶音问，水名，就是山东的大汶河。当时为齐鲁之界河。桂馥《札朴》云："水以阳为北，凡言某水上者，皆谓水北。"故"汶上"指齐国。

③武城，鲁邑，在今山东费县西南。

④耳，通行本作"尔"。程树德引阮元说："焉尔者，于此也。"其说是，焉于通。耳，尔也，指此地即武城。

⑤《论语正义》引"弟子列传"："澹台灭明，状貌甚恶，欲事孔子，孔子以为才薄。既已受业，退而修正。"与子游同为孔子弟子。少孔子三十四岁。

⑥径，路之小而捷者。(《集注》)

(此则当为孔子归鲁后。)]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

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潜夫论慎微》:

仲尼曰:“汤、武非一善而王,桀、纣非一恶而亡也。三代之发与也,在其所积。积善多者,虽有一恶,是谓遇失,未足以亡;积恶多者,虽有一善,是谓误中,未足以存。”]

[《说苑正谏》:

孔子曰:“良药苦于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故武王谔谔而昌,纣嘿嘿而亡。君无谔谔之臣,父无谔谔之子,兄无谔谔之弟,夫无谔谔之妇,士无谔谔之友,其亡可立之;夫失之,妇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无亡国破家、悖父乱子、放兄弃弟、狂夫淫妇、绝交败友。”]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

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①]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

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②]]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

子曰:“先有司,[③]赦小过,举贤才。”

曰:“焉知贤才而举之?”

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④]

①根据《春秋》以及《左传》,季孙斯(桓子)死于哀公三年秋七月,季孙肥(康子)袭位。则以上三章季康子之问,当在鲁哀公三年七月以后。

②参《书·君陈》:“尔惟风,下民惟草。”

③先,选也。有司,官属。

④即“人岂舍之?”其,岂也,难道。舍,弃舍。诸,之也。]

季康子问[①]:“仲由可使从政也与?”

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②]

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③]

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

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

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伯牛有疾,[④]子问之,自牖执其手,[⑤]曰:“亡之,[⑥]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鲁哀公十二年(前483年),孔子六十九岁。

“春,鲁用田赋。”

(以亩计税,收什取二。)

[《说苑》: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对曰:“政在使民富且寿。”哀公曰:“何谓也?”孔子曰:“薄赋敛则民富,无事则远罪,远罪则民寿。”公曰:“若是,则寡人贫矣。”孔子曰:“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见其子富而父母贫者也。]

孔子独子孔鲤卒。

[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鱼生假,字子思,卒年六十二。作《中庸》。孟轲即子思弟子。[⑦]

[陈亢问于伯鱼曰:[⑧]“子亦有异闻乎?”

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

---

①季康子,鲁执政大夫。哀公时主国政。

②何有,有,读为忧,难也。皇疏引卫瓘:“何有者,有余力也。”不确。

③仲由,子路。赐,即端木赐,字子贡。求,冉求。

④伯牛,孔子弟子冉耕,字伯牛。《集解》引包注:“牛有恶疾,不欲见人,故孔子从牖执其手也”。

伯牛患疠疾,即麻风病。疠,大厉,即麻风。天花、麻风,古称疠疾。

⑤牖,户也,窗口。

⑥亡,无也。即今语:不行了。

⑦司马彪补《后汉书·郡国》九江郡当涂县下引梁刘昭注:

“《皇览》曰楚大夫子思冢在县东山乡,西去县四十里,子思造荀陂。”(荀陂在今寿县南之安半塘。或说为孙叔敖所建。)

⑧陈亢,字子禽,孔子弟子。伯鱼,即孔鲤,孔子之独生子。

无以言。'[曰,]鲤退而学《诗》。

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曰]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

陈亢退回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五月,昭夫人孟子卒,孔子与吊。

吴与鲁、卫盟。

[秋,卫,吴盟于云。鲁公今盟,子贡从行。吴太宰嚭扣留卫侯。子服景伯诸子贡往说于太宰嚭。子贡助说吴释卫君。卫君归,效夷言。]

子路随孔子归。不久,去卫,任孔悝邑宰。

[子路将行,辞于孔子。子曰:"赠汝以车乎?赠汝以言乎?"子路曰:"请以言。"孔子曰:"不强不达,不劳无功,不忠无亲,不信无复,不恭失礼,慎此五者可以久矣。"子路曰:"出请终身奉之。"《说苑》]

孔子晚而喜读《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韦编三绝"。

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呜乎哀哉!我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

[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喟然而叹。

子夏避席问曰:"夫子何为焉?"孔子曰:"夫自损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缺之,吾是以叹也。"

子夏曰:"然则学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谓也。道弥益而身弥损。夫学者损其自多,以虚受人,故能成其满博哉。

天道成而必变,凡持满而能久者,未尝有也。

故曰:'自贤者,天下之善言不得闻于耳矣。'昔尧治天下之位,犹允恭以持之,克让以接下,是以千岁而益盛,迄今而逾彰;夏桀昆吾,自满而极,亢意而不节,斩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讨之,如诛匹夫,是以千载而恶著,迄今而不灭。

观此,如行则让长,不疾先,如在舆遇三人则下之,遇二人则式之,调其盈虚,不

令自满,所以能久也。”

子夏曰:“商请志之,而终身奉行焉。”]

整理《诗经》。“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盐铁论·相刺》:

孔子曰:“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东西南北,七十说而不用,然后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垂之万开之后,天下折中焉。”]

[《意林》引《尸子》:

孔子云:“诵《诗》读《书》,与古人居;读《书》诵《诗》,与古人谋。”]

[“古者诗三千篇,及至孔子,去其重。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礼乐自此可约而述。”由王官之专学而入于民间也。[①]]

[《说苑君道》: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后君子知周道亡也。”

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陵迟,礼义废坏,强陵弱,从暴寡,天子不敢诛,方伯不敢伐。闵道迁之不行,故周流应聘,冀行其道德,自卫反鲁,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经》,以行其道。]

[《盐铁论·散不足》:

孔子读“史记”,喟然而叹,伤正德之废,君臣之危也。]

[齐太史子与适鲁,见孔子,孔子与之言道。子与悦曰:“吾鄙人也,闻子之名,不睹子之形久矣,而求知之宝贵也,乃今而后知泰山之为高,渊海之为大,惜乎夫子之不逢明王,道德不加于民,而将垂宝以贻后世。”

遂退而谓南宫敬叔曰:“今孔子先圣之嗣,自弗父何以来,世有德让,天所祚也。

①刘诗培《国学发微》:“《诗经》者,唱歌之深东也。”《孔子世家》:“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钱基博《中国文学史》:“顾炎武、江声以来,并以《诗》为古之韵谱。”

成汤以武德王天下,其配在文,殷宗以下,未始有也。孔子生于衰周,先王典籍,错乱无纪,而乃论百家之遗记,考正其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述书,定礼理乐,制作《春秋》,赞明《易道》。垂训后嗣,以为法式,其文德著矣。

然凡所教诲,束修已上,三千余人,或者天将欲与素王之乎? 夫何其盛。"

敬叔曰:"殆如吾子之言,夫物莫能两大,吾闻圣人之后,而非继世之统,其必有兴者焉。

今夫子之道至矣,乃将施之无穷,虽欲辞天之祚,故未得耳。"

子贡闻之,以二子之言告孔子。

子曰:"岂若是哉? 乱而治之,滞而起之,自吾志,天何与焉?"]

孔子重视实践胜过理论。尝言:"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季康子问于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犹有螽,何也?"孔子对曰:"丘闻之,火伏而后蛰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

季康子曰:"所失者,几月也?"

孔子曰:"于夏十月,火既没矣。今火见再,失闰也。"]

[哀公问社于宰我,①

宰我对曰:②"夏后氏以松,③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

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④既往不咎。"⑤]

---

①宰我,名予,孔子弟子,字子我。

②社,鲁论作"问主"。古论作"问社"。何按:主即社也。社,土地神。神社有社林,象征林木之神。主,柱也,木主也。社异体作袿,亦木主也。中国古代宗教,崇拜天地人。天、天神,日、月、星、宇宙。人,人祖。已逝之祖先。地,地灵,一是土地,以土石为象征。《小宗伯注》又云"社之主,盖用石为之"。惠氏士奇《礼说》:"案《宋史志》社以石为主,长五尺,方二尺,剡其上,培其半。先是州县社主不以石,礼部以为社稷不屋而坛,当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故用石主,取其竖久,请令州县社主用石,尺雨广长,半大社之制,从之。《淮南齐俗训》云:'有虞氏社用土,夏后氏社用松,殷人社用石,周人社用栗。'而《郊特牲》言'大社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小宗伯》云:'社主盖用石。'"二是土地上的生命即林木之神,与生物之神。林神,即社主,又称田主。林神亦为百草五保之神,即"稷"神,《周礼·大司徒》:"邦国都鄙,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郑注:"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诗人谓之田祖。"后土即田神,田正即稷神。三是生物之神即龙(鳄鱼)。《说文》:"社,地主也。"《春秋传》曰:"共工之子句龙为社神。"何按:共工即水神洪江。句龙即巨龙、蛟龙,鳄鱼也。鳄鱼穴居,故上古以之为大地之神灵。

③后,《尔雅·释诂》:"君也。"

④谏,即今语讲更也。《白虎通·谏诤》:"谏者,间也,更也。"《广雅·释诂》:"遂竟也。"

⑤既,已也。咎,究,责罪。

孔子见季康子，康子未说，孔子又见之。宰予曰："吾闻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动。'今吾子之见司寇也少数矣！"孔子曰："鲁国以众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于是。"鲁人闻之曰："圣人将治，可以不先自为刑罚乎！"自是之后，国无争者。孔子谓弟子曰："违山十里，蟪蛄之声，犹尚存耳。政事无如膺之矣。"

[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①] 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②]

鲁哀公十三年（前482年），孔子七十岁。

吴挖沟连沂水、济水，北上与诸侯盟于黄池。（金文有赵孟壶，记录此次黄池之会。详见《积微居金文说》。）

[六月丙子，越子伐吴，为二隧。（即金华衢州龙游所见石窟也。[③]）

畴无余、讴阳自南方，先及郊。吴王孙弥庸见姑蔑之族（杜注："姑蔑，越也。今东阳大末县。"据《清一统志》，姑蔑故城在今浙江衢州龙游镇之北。）曰："吾父之旗也。（弥庸父为越所虏，故姑蔑人得其旌旗。）不可以见雠南弗杀也。"丙戌，越子大败吴师。丁亥，越兵入吴。]

吴晋黄池会上争夺为盟主。

["吴与晋会盟争盟主，战于黄池，大败。勾践趁机袭吴，大破之。遂灭吴，杀夫差。"]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

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季氏将伐颛臾。

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④]

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⑤] 且在邦域之中矣，

---

①俞樾《群经平议》云："奚而犹奚为也。"何按：奚，何也。古字通。

②仲叔圉，就是孔文子。祝鮀、王孙贾，皆一时贤能者。

③"二隧"，异文作"干隧"。田多无释。顾炎武读隧作队，今人多想当然读为"遂"。此即龙游石窟之由来。吴败越后，勾践降。吴以监事使节驻越，不许越人复有军队。勾践卧薪尝胆，欲复仇，乃密凿二隧于龙游山中，以藏军屯练也。

④何按：此篇极其重要。是孔子的一篇政治宣言。颛臾：春秋时一个小国，鲁国的附庸国。现在山东省费县西北八十里有颛臾村，当是古颛臾之地。

⑤东蒙：即东蒙山，一名蒙山，在鲁国东部。在今山东蒙阴县南。

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孔子曰：“求，周任[①]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②]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

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③]，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更]为之辞。[④]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⑤]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⑥]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萧墙，高墙。萧，削也，峭也。萧墙，又称“肃墙”，削墙，即峻墙、高墙。指宫门前屏墙。（郑玄注）“萧墙之内”暗指鲁君。]

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孔子七十一岁。

是年春，鲁公西狩获麟，[⑦]孔子《春秋》绝笔。

[叔孙氏之车士曰鉏商，采薪于大野，获麟焉，折其前左足，载以归，叔孙以为不祥，弃之于郭外。使人告孔子曰：“有兽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观之，曰：“麟也。胡为来哉？胡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衿。叔孙闻之，然后取之。子贡问曰：“夫子何泣尔？”孔子曰：“麟之至，为明王也。出非其时而害，吾是以伤焉。”]

《左传》：“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景（车子，车夫）鉏商获麟。以为不

---

①周任：疑即周聃，任聃音通，即老子也。

②相：辅助，辅助者。《四书辨疑》：“相本训助、训扶，原是扶持辅佐之义。”

③费：古音秘。鲁国的一个小城邑，季氏的封邑，其地在今山东费县。

④皇侃本“必”下有“更”字。何按：此句有乱文。当读作：“君子疾夫曰欲舍之，而必更为之辞。”乃畅通。旧说皆甚枉谬，无可取哉！

⑤“不患”两句：上句“寡”字下句“贫”字互倒。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卷六：“此本作‘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译文据之。

⑥当时季氏权势很大，把持鲁国政事，鲁哀公想削弱其势力。因颛臾靠近季氏封地，季氏便担心它被哀公利用而对自己不利，所以要攻打它。孔子这句话道破了季氏伐颛臾的真实意图。

⑦麟，鹿类之稀见异种也。

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公元4月19日，格林威治4:32，日全食。）晋伐郑，郑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郑，子西受赂不救。白公胜怒，乃命勇士石乞等袭杀子西。因劫惠王，置之高府，欲弑之。白公自立为楚王。月余，叶公来不救楚惠王，共攻白公，杀之。惠王乃复位。是岁，楚灭陈，置为县。

齐田常杀齐简公，夺齐政。

[悼公四年，田乞卒。

田常代立，是为田成子。

鲍牧杀齐悼公。齐人复立其子壬，是为简公。

以田常与监止为左右相。]

[监止（子我），欲灭田氏，[1]谋之田氏庶子曰豹。豹告田常，田常兄弟四人起兵杀子我及监止。简公出奔至徐州，田氏之徒遂杀简公。事在简公四年。

田常复立简公弟骜，是为平公。田常为相。

又五年，田常尽诛鲍、晏、监止及公族之强者，瓜分齐国，自为封邑，大于齐平公之邑。齐实际已归于田氏。田和（齐太公）与魏文侯会，遂立为诸侯，夺齐。“田成子杀齐君，十二代而有齐国。”]

[“田常既杀简公，惧诸侯共诛已，乃尽归鲁、卫侵地。西约晋韩、魏、赵氏。南通吴越之使。修功行赏，亲于百姓，以故齐复定。”]

[宰予字子我。利口辩辞。既受业，问：“三年之丧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欲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于汝安乎？”曰：“安”。“汝安则为之。君子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故弗为也。”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义也。”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

宰我问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

[宰我为临淄大夫，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孔子耻之。]

---

①或说监止即宰予，简公得之于鲁，归而任为相。

[田成子常与宰我争,宰我夜伏卒将以攻田成子,令于卒中曰:“不见旌节毋起。”鸱夷子皮闻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为旌节,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残之也。(《说苑》)]

六月,齐陈恒弑其君。孔子三日斋,而请鲁君讨之。鲁君曰:“子告季氏。”孔子叹嗟之。遂不复问鲁政。

[陈成子弑简公。① 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

公曰:“告夫三子。”②

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③ 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子路问事君。

子曰:“勿欺也,而犯之。”④]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三日斋,而请伐齐,三。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恒弑君,其民不与之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

公曰:‘子告夫三子。’

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之三子告,不可。

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左传》)]

[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者,犹蒲卢也,待公以成,故为政在于得人。

取人以身,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

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以生也。

礼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天下之达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也。

五者,天下之达道,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

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

①陈成子,就是田恒。简公,齐简公,名壬。

②三字,三家,即三桓。时鲁政在季孙、孟孙、季氏三家。《左传》(哀四年)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

③“从大夫之后”,从,从列,后,末位。意自己也曾从列于诸大夫的未位。孔子数言“从大夫之后”,颜回死时,颜路求车,亦言之。

④犯,犯言而谏。犯,违忤也。

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实固，不足以成之也。”

孔子曰：“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能成天下国家者矣。”]

哀公问：“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措诸枉，则民服。举枉措诸直，则民不服。”（为政）

子贡问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国之本也。”

子贡为信阳令，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顺之，因天之时，无夺无伐，夫暴无盗。”子贡曰：“赐少而事君子，君子固有盗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贤，是谓夺也；以贤伐不肖，是谓伐也；缓其令，急其诛，是谓暴也；取人善以自为已，是谓盗也；君子之盗，岂必当财币乎？吾闻之曰，知为吏者，奉法利民，不知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临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谓之蔽贤也；扬人之恶者，是谓小人也；不内相教，而外相谤者，是谓不足亲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无所伤也；方人之恶者，无所得而有所伤也。故君子慎言语矣，毋先已而后人，择言出之，令口如耳。”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①

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孔子俟子贡，久而不至，谓弟子占之，遇鼎，皆曰折足，赐不来。颜渊掩口而笑。子曰：“回也哂？”“谓赐来也无足，乘舟而至。”子贡朝至。

（《北堂书钞》一三七引韩诗外传。）]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欢，使之闻之。”（阳货）

[孔子曰：“惟器与名，不可假人。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不可止也。”]

（卫内乱，卫出公辄奔于鲁。）②

---

①孔文子，卫国的大夫孔圉。“文”是其谥号。“子”是尊称。

（何按：此则当作于哀十五年，孔子归国后，孔圉死，孔子为之命谥。时子路任孔圉邑宰。）

杨伯峻说：“考孔文子死于鲁哀公十五年，或者在此稍前；孔子卒于十六年夏四月，那么，这次问答一定在鲁哀公十五年到十六年初的一段时间内。”

②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与《左传》不同。

卫孔圉取卫废太子蒯聘之妹,孔姬,生悝。

子路为孔悝之邑宰。孔文子死,孔姬谋立蒯聘。卫政变。

[十二年,初,孔圉文子取太子蒯聩之姊,生悝。孔氏之竖浑良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于悝母。太子在宿,悝母使良夫于太子。太子与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国,报子以乘轩,免子三死,毋所与。"与之盟,许以悝母为妻。闰月,良夫与太子入,舍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宦者罗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栾甯问之,称姻妾以告,遂入,适伯姬氏。既食,悝母杖戈而先,太子与五人介,与从之。伯姬劫悝于而,强盟之,遂劫以登台。栾甯将饮酒,炙未熟,闻乱,使告仲由。召护驾乘车,行爵食炙,奉出公辄奔鲁。]

时子路为孔氏邑宰,遂死于卫之内乱。

[仲由将入,遇子羔将出,曰:"门已闭矣。"子路曰:"吾姑至矣,"子羔曰:"不及,莫践其难。"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难。"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门,公孙敢阖门,曰:"毋入为也!"子路曰:"是公孙也?求利而逃其难。由不然,利其禄,必救其患。"有使者出,子路乃得入。曰:"太子焉用孔悝?虽杀之,必或继之。"且曰:"太子无勇。若燔台,必舍孔叔。"太子闻之,惧,下石乞、盂黡敌子路,以戈击之,割缨。子路曰:"嗟乎!柴也其来乎?由也其死矣。"孔悝竟立太子蒯聩,是为庄公。]

[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著。""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衣敝 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欤!""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季康子问:"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不知其仁。"

子路喜从游,遇长沮、桀溺、荷条丈人。

子路为季氏宰,季孙问曰:"子路可谓大臣欤?"孔子曰:"可谓具臣矣。"]

[子路为蒲大夫,辞孔子曰:由愿受教。孔子曰:"蒲多壮士,又难治,然吾语汝:恭以敬,可以摄勇;宽以正,可以容众;恭正以静,可以报上。"[①]]

[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蒯聩居外,不得入。子路为卫大夫孔悝之邑宰。蒯聩乃与孔悝作乱,谋入孔悝家,遂与其徒袭乱,子路在外,闻之而驰往。遇子羔出卫城门,谓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门已闭,子可还矣,毋空受其祸。"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难。"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门开,子路随而入。造蒉聩,蒉聩弗听。于是子路欲燔台,蒉聩

①此句并见《说苑》。

惧,乃下石乞、壶黡攻子路,击断子路之缨。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结缨而死。

孔子闻卫乱,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是时子贡为鲁使于齐。]

子路曰:“不能甘勤苦,不能恬贫穷,不能轻死亡,而曰我能行义,吾不信也。”

[孔子论大同与小康:

昔者仲尼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

“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即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

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言偃复问曰:“如此乎礼之急也。”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死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

言偃复问曰:“夫子之极言礼也,可得而闻与?”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

鲁哀公十五年(前 480 年),孔子七十二岁。

成邑叛鲁。

晋赵鞅率师伐卫。

子路死于卫。孔子悲哀过甚,大病。

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有人吊者,而夫子拜之。既哭,进使者而问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礼记》)

[“子贡季路畏孔悝乱乎卫。”]

[《荀子子道》:

子路问于孔子曰:“君子亦有尤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则乐其意,既已得之双乐其治,是以有终身之乐,无一日之尤;小人,其未得也则尤不得,既已得之双恐失之,是以有终身之尤,无一日之乐也。”]

《庄子·盗跖》篇云:“子路欲杀卫君而事不成,身菹于卫东门之上。”]

[《左传》谓子路乃格斗而死。敌以戈击之,断缨。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先正缨,而死。]

[孔子闻卫乱,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孔子曰:“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

冬,子服景伯(谷何)使齐,子贡为介。[1] 齐归侵鲁之地。

[白公胜[2]有民望。遇之者或曰: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或曰:国人望君如望岁焉。(国人,何休注《公羊》隐元年:“国人谓国中凡人。”)]

[陈杞世家:陈湣公二十三年,楚之白公胜杀令尹子西,子棋,袭惠王。叶公攻败白公,白公自杀。]

“白公胜得荆国,不能以其府库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不能分人,则焚之。毋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九日。叶公入。乃发太府之货与众,出高库之兵以赋民,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吕览)]

[康子馈药,拜而受之,[3] 曰:“丘未达,不敢尝。”[4]]

---

①子服景何,孟孙氏庶族,孔子弟子。

②或记为叶公。

③古礼,君长赠食,受者先尝。潘氏《集笺》:《说文》:“馈,饷也。药,治病草。尝,口味之也。”《周礼医师》“聚毒药以共医事”,郑《注》:“毒药,药之辛苦者。药之物恒多毒。”

④此在孔子归鲁之后。孔子病于陈,归鲁未愈。

[疾,君视之。东首,[①] 加朝服,拖绅。[②]]

[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③]]

[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

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④]]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⑤]

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

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传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曰:“请问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与共国,衔君命而使,虽遇之不斗。”曰:“请问居从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为魁,主人能,则执兵而陪其后。”《礼记·檀弓》]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

---

①东首,指孔子病中卧床而言。古人卧榻一般设在南窗的西面,国君来,从东边台阶走上来(东阶就是阼阶,原是主人的位向,但国君出入从阼阶上下),所以孔子面朝东来迎接他。

②加朝服,拖绅:孔子卧病在床,自不能穿朝服,只能盖在身上。绅是束在腰间的大带。束了以后,仍有一节垂下来。

③孔子曾困于陈蔡之间。《孔子世家》云:“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已,绝粮。从者病,莫能与。……于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与师迎孔子,然后得免。”

《春官小宗伯》:“掌三族之别,以辨亲疏。其正室皆谓之门子,掌其政令。”《注》云:“正室,适(嫡)子也。将代父当门者也。”适(嫡)子代父当门则称门子,“陈蔡之厄在哀四年庚戌,孔子时年六十一,子游十六,子夏十七。子夏《诗》有序,《书》有说,《易》与《丧服》有传,其传圣道之功甚大。子游以习礼列于文学,三代典章之遗,赖子游而存。惟当从陈蔡时尚在童稚之年,似稍嫌言之过早。”

[按:此章也聚讼纷纭。窃意当在孔子归鲁之后。直解为是。(集注)孔子尝厄陈蔡之间,弟子多从之者。此时皆不在门,故孔子思之,盖不忘其相从于患难之中也。]

④季康子问,鲁哀公曾经也有此问,问时康子与哀公同在。与此略同。

⑤此则当为孔子归鲁后之事。莒父,鲁邑。《山东通志》云:“莒始设在莱州府高密县东南,乃莒子之都,而子夏所宰之莒父也。”今为“沂州府莒州地”。

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①

[子游为武城宰。②
子曰："女得人焉耳乎？"③
曰："有澹台灭明者，④行不由径，⑤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
(此则当为孔子归鲁后。)]

中庸曰："好问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孔子曰："可以与人终日而不倦者，其惟学乎！其身体不足观也，其勇力不足障也，其先祖不足称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闻四方而昭于诸侯者，其惟学乎！诗曰：'不忮不亡，率由旧章'。夫学之谓也。"

孔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陭，始不盛者终必衰。诗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义，有正春者无乱秋，有正君者无危国。易曰："建其本而万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贵建本而重立始。

天之所生，地之所养，莫贵乎人。人之道莫大乎父子之亲，君臣之义。父道圣，子道仁，君道义，臣道忠。贤父子于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诲以成之，养其谊，藏其伪，时其节，慎其施。子年七岁以上，父为之择明师，选良友，勿使见恶，少渐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贤子之事亲，发言陈辞，应对不悖乎耳，趣走进退，容貌不悖乎目，卑体贱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亲，以积德。子者，亲之本也，夫所推而不从命；推而不从命者，惟害亲者也。故亲之所安，子皆供之。贤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为父，以国为家，以士人为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国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难，不惮其劳，以成其义。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与百姓，转相为本，如循环无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行成于内，而嘉号布于外，是谓建之于本，而荣华自茂矣。君以臣为本，臣发君为本，子以父为本，弃其本者，荣华槁矣。

---

①女，汝也。画，划也。分划。《集注》："画者，画地自限也。"

②武城，鲁邑，在今山东费县西南。

③耳，通行本作"尔"。程树德引阮元说："焉尔者，于此也。"其说是，焉于通。耳，尔也，指此地即武城。

④《论语正义》引"弟子列传"："澹台灭明，状貌甚恶，欲事孔子，孔子以为才薄。既已受业，退而修正。"与子游同为孔子弟子。少孔子三十四岁。

⑤径，路之小而捷者。(《集注》)

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孔子七十三岁。

春,卫世子蒯聩自戚入卫,自立为庄公。卫侯辄(卫出公)奔鲁。[①]

楚发生白公之乱,叶公平乱。

[白公胜得荆国,不能以其府库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不能分人则焚之,毋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九日,叶公和,乃发太府之货予众,出高库之兵以赋民,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吕)]

楚惠王立,出兵灭陈。

[陈杞世家:二十四年,楚惠王复国,以兵北伐,杀陈湣公,遂灭陈而有之。是岁,孔子卒。]

(四月己丑)即夏正之春二月十一日,孔子卒,终年七十三周岁。[②]

[《意林》卷三引王充《论衡》:

孔子游说七十余国。按孔子自卫返鲁,在陈绝粮,削迹于卫,有志于齐,伐树于宋,不过十国。[③]]

哀公诔之,谥曰:"尼父"。

["孔子将病,负杖,逍遥于门,歌曰:"太山其颓乎,梁木其摧乎,哲人其萎乎!"

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则吾将安合?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遂趋而入。

夫子曰:"赐!尔何迟也?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阼也;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夫王不与,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寝疾七日而没。]

---

①《左传》属此于襄16年。《十二诸侯年表》属此于哀公14年。

②杜预注《左传》谓"四月十八乙丑,无己丑。已丑五月十二日,有误。"说当为"乙丑"。宋吴程以大衍历推定该年周正之夏四月已丑乃夏正二月历十一日。崔述《考问录》亦在是说。

③《说苑》有此则:"赵襄子谓仲尼曰:"先生委质以见人主,七十君矣,而无所不通识,世无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对。异日,襄子见子路,曰:"尝问先生以道,先生不对。知而不对,则隐也,隐则安得为仁?若信不知,安得为圣?"子路曰:"建天下之鸣钟而撞之以梃,岂能发其声乎哉?君问先生无乃犹以梃撞乎?"然,赵襄子与孔子非同时代之人。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鲁公诔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子赣曰:“君其不没于鲁乎!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愆。’失志为昏,失所为愆。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称一人,非名也。君两失之。”(十六年)]

[《刘子·崇学》:“宣尼临没,手不释卷。”]

有子问于曾子曰:“问丧于夫子乎?”曰:“闻之矣,丧欲速贫,死谷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于宋,见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为桓司马言之也。”

[孔子治学,务实不务虚。鬼神玄虚之事,存而不论。庄子曰:“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齐物论》)]

[宰我问于孔子曰:“吾闻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谓,敢问焉。”孔子曰:“人生有气有魄,气者,人之盛也,夫生必死,死必归土,此谓鬼,魂气归天此谓神,合鬼与神而享之,教之至也。骨肉弊于下,化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者,此神之着也。圣人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民之则,而犹以是为未足也,故筑为宫室,设为宗祧,春秋祭祀,以别亲疏,教民反古复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众人服自此听且速焉,教以二端,二端既立,报以二礼,建设朝事,燔燎膻芗,所以报魄也。此教民修本,反始崇爱,上下用情,礼之至也。”]

[孔子曰:“君子之道,譬犹防与?夫礼之塞,乱之所从生也,犹防之塞,水之所从来也。故以旧防为无用而坏之者,必有水败;以旧礼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故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避之罪多矣;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关之狱繁矣;聘射之礼废,则诸侯之行恶,而盈溢之败起矣;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之礼从矣。凡人之知,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若夫庆赏以观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正,坚如金石;行此之信,顺如四时;处此之功,无私如天地,尔岂顾不用哉!然如曰礼云礼云,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敬于微眇,使民日徒善远罪而不自知也。”]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

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

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①

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

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

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樊迟问仁。

子曰:“爱人。”

问知。

子曰:“知人。”

樊迟未达。

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②

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③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

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④不仁者远矣。⑤汤有天下,⑥选于众,举伊尹,⑦不仁者远矣。”⑧]

---

①“邦”,《史记·弟子传》作“国”。邦、国通。春秋前之中国实际是一个以多城邦联盟而拥有共主的王朝。家,指家邑,卿大夫的采邑。

②枉,通弯。

③乡,去声,同“向”。

④皋陶音高摇,舜臣。《书·舜典》:“命皋陶曰:汝作士。”

⑤远,“离开”“遁逃”之意。

⑥汤,卜辞作“唐”,罗振玉云:“唐殆太乙之谥。”(增订殷虚书契考释)商朝开国之君,名履(卜辞作“大乙”,而无“履”字),伐夏桀而得天下。

⑦伊尹,汤的辅相。

⑧“举直”而“使枉者直”,属于“仁”;知道谁是直人而举也,属于“智”,所以“举直错诸枉”是仁智之事,孔子屡言之。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攸身；思攸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何按："中国上古之继承制度，西周行宗法制以前，唐、虞、夏、商四代，皆为选贤。商制兄终弟及，其用意亦为立能（贤）不立嫡。宗法之本意则为世族，立嫡子以平息有继承权者的竞争。到春秋时，这一制度受到怀疑。"由于宗子的繁衍，无继承权而又遭遇身份确认危机的贵族子弟大量滋生、游离于社会成为"游士"，遂提出对世家宗法继承问题的质疑。此即世亲与举贤之争，立嫡与选举之争。孔子首先系统表述这一点。主张举德、立贤，因此他称引古代，称引尧舜之禅让，立德不立亲，立贤不立嫡，引古喻今。他主张"选于众"以取贤，以直错于枉，正是对世亲宗法的挑战。

这个问题的提出，成为战国时诸子论争的一大焦点。

《群经义证》："《汉书王吉传》：'舜汤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用皋陶、伊尹，不仁者远。'此不用三公九卿之世，即选于众也。皋伊皆非出自世胄，故《论语发微》言：'子夏知孔子之意，必尧舜禹汤之为君，而后能尽用人之道，以垂百世之法。故言选举之事曰云云。'《公羊》隐元年何休说：'当春秋时，废选举之务，置不肖于位，辄退绝之以生过失。至于君臣忿争出奔，国家之所以昏乱，社稷之所以危亡，故皆录之。'隐三年何休说：'礼，公卿大夫士皆选贤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职大，不当世，为其秉政久，恩德广大，小人居之，必夺君子威权。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齐崔氏世弑其君光。君子疾其末则正其本，见讥于卒者，亦不可造次无故驱逐，必因其过卒绝之。明君案见劳授赏，则众誉不能进无功；案见恶行诛，则众谗不能退无罪。'此《春秋》讥世卿之义。盖卿大夫世，则举直错枉之法不行。有国者宜以不如人为患，故子夏述舜举皋陶，汤举伊尹，皆不以世而以贤，以明大法。"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晋之'乘'(册)，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孝经钩命诀》引孔子："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以《春秋》属(卜)商，《孝经》属(曾)参。然得《春秋》之真传者，必在卜氏之门矣。"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①]不可则止，毋自辱焉。"]

学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一浮一没，交情乃出。德义在前，用兵在后。初沐者必拭冠，新浴者必振衣。"《说苑》

"穷乡多曲学，小辩害大知，巧言使信废，小惠妨大义。"

孔子曰："存亡祸福皆在己而已，天灾地妖，亦不能杀也。"

"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诸侯也；恶梦者以警不胜善行也。至治之极，祸反为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说苑》

孔子曰："良药苦于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同上)]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②]

请益，曰："无倦。"[③]]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

子曰："先有司，[④]赦小过，举贤才。"

曰："焉知贤才而举之？"

①告，旧读梏(库)。道，导也。

②先之，率先。劳，古音从力，励也。兼有激励、劳力之意。

③无倦，也就是"居之无倦"，不要半途而废。

④先，选也。有司，官属。

⑤尔，你也。"人其舍诸"，即"人岂舍之？"其，岂也，难道。舍，弃舍。诸，之也。

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5]]

孔子死后,葬于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丧,三年,相诀而去。惟子贡庐于墓六年。自后,群弟子及鲁人处于墓如家者百有余家,因名其邑曰孔里。

[《金楼子志怪》:

孔子冢在鲁城北,茔中树以百数,皆异种,鲁人世世无能名者。传言:孔子弟子,既皆异国之人,各持其国树来种之。孔子茔中,至今不生荆棘草木。]

[《淮南子》(主术训下):

“孔子之通,智过于苌宏,勇服于孟贲,足蹑于郊菟,力拒城关,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闻,伎巧不知,专行孝道,以成素王,事亦鲜矣。”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鉏丑,以成王道,论亦博矣;然而围于匡,困于宋,厄于陈蔡,颜色不变,弦歌不彻,临死亡之地,犯患难之危,据义行理,而志不慑,分亦明矣。然而为鲁司寇,听狱必为断。作为《春秋》,不道鬼神,不敢专己。”]

孔子论弟子

何按:孔子本非贵族,而招徒多人,置之若子弟,聚为政党,以成一派势力,亦春秋时代礼崩乐坏之结果也。

春秋之变,即宗法制之颠覆。庶姓贵族兴起,夺取宗嫡公室的权利,各国贵族争夺权力的斗争是非常剧烈的,他们为了取得人民的支持,常常用施恩惠的办法笼络民心,争取民众支持。这是争夺权力的一种手段。随着宗嫡公室的颠覆,作为天下之大宗的周王室遂也被虚拟化。

鲁国的政权长期控制在季氏为首的“三桓”手里。

齐国的政权先控制在国、高、田、晏等大姓贵族手中,后来田氏打败高氏、国氏、晏氏,篡夺齐政,不仅把姜氏(姜太公)齐国变成了田氏齐国;并且得到了诸侯和周天子的承认。田常弑简公是春秋末的一件大事,其后田和遂代齐为诸侯。法家韩非说:若夫齐田恒(即田常)、宋子罕、鲁季孙意如、(晋)侨如(“晋”字是衍文,侨如即叔孙侨如)、卫子南劲、郑太宰欣,楚白公、周单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为臣也,皆朋党比周,以事其君,隐正道而行私曲,上逼君,下乱治,援外以挠内,亲下以谋上,不难为也。如此臣者,唯圣王智主能禁之,若夫昏乱之君能见之乎?

晋国的政权一向掌握在异姓之卿手里,主要是六卿相继执政,公室衰弱,六卿专权,后来范氏、中行氏、智氏被打倒,韩、赵、魏三家起而代之,终于成为三家分晋的结局。

楚国在昭王时有白公胜起事,他“大斗斛以出,轻斤两以内”。所得民心,杀死楚王,后来子西、叶公等贵族救难,杀死白公胜。但楚国国政也掌控在联合执政的世家。贵族手中。

春秋时期,贵族的权力基础来自贵族的领主化。国君是井田制下村社公有制的代表。各领邑实行授田份地制后,份地分到农夫,农夫承担对土地领主(邑主人)的依附义务,成为贵族私家的农奴。土地的君(国有/公有)有制被架空了,国君只是租税的名义所有者。因此权力、资源下移于卿大夫。而卿大夫的权力又下移于实际掌管着领邑即份地的家臣。这是一个农夫农奴化和贵族领主化的过程。进入战国后,

除秦国以外,在各大国中,领主农奴贵族都已执掌了各国的权力。

孔子时代,宗法封建制正在趋向没落,井田制族社性的农村组织逐渐解体,土地私人占有化正在发生,地主经济可说已经萌芽。孔子处在这个过渡阶段的开始时期,社会秩序已有相当显著的动荡,阶级矛盾开始尖锐化,统治阶级内部也在发生变乱,国与国之间相互兼并、家与家之间也互相兼并。

周天子早已丧失实际的宗主统治地位,中原诸侯的政权也大都下移到大夫的手里,甚至大夫的政权也下移到家臣的手里。过去贵族阶级最下层的“士”,有的已取得较高的地位,但大多数则贫困下降;庶人阶级中也有少数人上升,与下降的士合成一个集团,形成新的士阶层。

手工业者的商人摆脱官府的束缚成为自由手工业者和自由商人。

孔子以君子人格对道德理想价值“仁”的自我完善为出发点,而以“中庸”之说兼容并蓄。

孔子的许多价值观是传统的,如孝、友。《尚书·康诰》说:“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

西周人很少谈到仁字,《尚书·金縢》有一个仁字,但这个字是有问题的,到春秋时,谈仁的多起来了,例如:

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左传》隐六年)

能以国让,仁孰大焉?(同书,僖公八年)

不背本,仁也。(同书,成九年)

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同书,昭十二年)从这些话来看,春秋时人很重仁字。

孔子对于伦理所设的标准是“中庸”。如《尚书·盘庚》说:“各设中于乃心”;酒诰说:“作稽中德”;《论语》载尧的话也说:“允执其中”。

“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庸者,容也。持中守正而宽容。对于美德的这种见解,与希腊亚里士多德相通。

《尼各马科伦理学》:“事物有过渡,不及和中间。美德的本性就是恰得中间。……德性就是中道,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正确。”

孔子学说具入世用世之政治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并重的特征,是今文学派的特征。其学说又有重视文献主义和语言训诂的学术特征,这种文献主义和学术主义又恰是古文学派之特征。

思孟学派阐扬了孔子的理想主义和道德人格主义。子夏荀子学派则阐扬了孔

子的平民主义、政治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西汉后期,古文经学异军突起,许、马、郑等大师出,乃阐扬了孔子的贵族主义、文献主义和语言哲学。

人格主义的道德理想,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相结合的政治哲学(今文字)以及注重语言及符号(文字)哲学的文献主义(古文字),都以孔子的学术为出发点,并从而深刻地影响了晚周秦汉以下两千多年的中国学术文化。

礼即制度。义首先是准则、守则与责任。又是仪式、仪表、仪容(礼的外化)。正是春秋战国激烈的人性冲突与屠杀,导致儒家对于礼义观的重新审视。]

孔子身后,曲阜形成儒学鲁派。子夏讲学魏之西河,形成西河学派,是为儒学之晋派,后来通过李悝、商鞅、荀卿、韩非、李斯演变出三晋及秦的战国法家。法家之学,有春秋入战国两派。春秋学派之代表为管子及子产。战国之代表则为李商韩斯。孔子之门下。齐都临淄于齐威、宣王之际形成稷下学派。临淄南门称稷门,临稷山下,齐社宫(学宫)之所在。春秋时曾用为会盟之所(《左传》)。齐威王辟之为学宫,招揽天下名人,是与之以大夫之礼,形成"稷下之学"。荀子曾主持稷下学宫。儒家在齐与邹衍之阴阳五行变异天人说汇合,形成儒家之齐派。在汉代有重大影响。

汉高祖刘邦初不好儒,曾以儒冠为溺器。

取天下后,过鲁,乃以太牢祠孔子。帝王之尊孔子,以此为始。

孔子曰:"丘死之后,商也日益,赐也日损。商也好与贤己者处,赐也好说不如己者。"

孔子将行,无盖。弟子曰:"子夏有盖,可以行。"孔子曰:"商之为人也,甚短于财。吾闻与人交者推其长者,违其短者,故能久长矣。"

东郭子惠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夫隐括之旁多枉木,良医之门多疾人,砥万之旁多顽钝。夫子修道以俟天下,来者不止,是以杂也。""菀彼柳斯,鸣蜩蜩。有漼者渊,莞淠淠。"言大者之旁无所不容。

子夏问仲尼曰:"颜渊之为人也,何若?"曰:"回之信,贤于丘也。"曰:"子贡之为人也,何若?"曰:"赐之敏,贤于丘也。"曰:"子路之为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贤于丘也。"曰:"子张之为人也,何若?"曰:"师之庄,贤于丘也。"于是子夏避席而问曰:"然则四者,何为事先生?"曰:"坐,吾语汝。回能信而不能反,赐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师能庄而不能同。兼此四子者,丘不为也。"夫所谓至圣之士,必见进退之利,屈伸之用者也。

孔子死后,儒党分裂为八。[1]宗派相攻,不衷一是。但孔学之传人,最著于世者盖为两宗:

一为曾子、子思,传之孟子,是为思孟一派。其地在邹鲁,汶泗之间,成邹鲁主流学派。

一为子夏、曾申(参),兴于齐卫边境之西河,是为魏之西河学派。[2]魏文侯、李悝、吴起、商鞅受之,变为法家。[3]

吴起,战国初叶一位极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先从学于曾参,后师事子夏,在魏辅佐文侯变法。文侯死后去楚,变法失败,被杀。受孔门兵学,传为“吴起兵法”。[4]李悝即李克,著《法经》,为战国法家之始。[5]子夏之学三传而至于荀子。荀氏综合儒法,传“帝王之术”(《李斯传》),再传为韩非、李斯法术之学。

齐威王时,百家学传入稷下,乃为齐学。

[卜商字子夏,卫人,约生于前 507 年。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

①孔子所开创之学派后世称为儒家。《说文》释儒:“术士之称”。需、术、胥、相古音义相通。术士即胥士,(见于《周礼》),“相”亦称“师”,乃祭酒、司祭、祭师之名。《周礼·太宰》:“儒,诸侯保氏有道术而教人者。”保/傅上古音义并通。保氏即傅也,傅即父师也。故《大司徒》郑注:“师儒,乡里教人以道义者”。又术、胥与“学”亦转通。术士即学士也。《汉书·司马相如传》:“有道术者皆为儒”,此广义之儒,正是指问学之士,学者之通称也。

②西河地在今河南内黄县治,战国时称黄城。原为卫地,后入于魏。又,魏之龙门又有西河,吴起尝治其地,乃魏、秦边界,非子夏讲学之所。

③魏文侯名斯,乃魏桓子之孙。其弟季成子,即魏成子,荐子夏于文侯,文侯引以为师。

子夏弟子段干木。《吕》“当染”:田子方学于子贡,段干木学于子夏。“尊师”:“段干木,晋之大驵也,学于子夏。”《淮南·泛论》高注:“驵,市侩也。”

吴起、乐毅、李悝(克)皆出儒门,师事子夏、子贡、曾申。商鞅则为李悝弟子,持《法经》入秦变法。

子夏西河传学,实为晋魏法家学派兴起之源。

④吴起,丑人。早年从学曾子(曾申,曾参之子),事鲁君。曾申授《左氏春秋》传吴起,起传子期,期援楚人铎椒,铎椒作《钞撮》(国语?)八卷授虞卿,虞卿抄撮九卷授荀卿。吴起为卫左氏(今定陶西)人。

⑤《新序·杂事》:魏文侯问于李克:“吴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曰:“骤战骤胜。骤战则民疲,骤胜则主骄。以骄主使疲民,然而国不亡者,天下少矣。”《艺文志》李克七篇,班固说:“子夏弟子,为魏文侯相。”列于儒家。又有《李子》十三篇,班注:“名悝,相魏文侯,富国强兵。”李悝即李克。其弟子列其书为二传,故班志分列于二部。《艺文志》有《商子》29 篇,又有《公孙鞅》27 篇,例同也。

出身贫寒,常窘于财用。其学主经世务实,主张“法后王”,不甚注重礼仪形式。

实际子夏已援儒入法,因此被思孟儒学主流派视作异端。

据思孟一派儒者的记述,孔子曾批评他“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小人儒者,当指子夏的平民主义实用主义倾向。]

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

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孔子曰:“商始可与言《诗》已矣。”

子贡问:“师与商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然则师愈与?”曰:“过犹不及。”

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其子死,哭之失明。

(《索隐》在河东郡之西界,盖近龙门。刘氏云:“今同州河西县有子夏石室学堂在也。”

子夏,卫人。陈玉澍《卜子年谱》:《礼记·檀弓正义》引《仲尼弟子列传》:“子夏姓卜名商,魏人也。”《孔子家语》:“卜商,卫人,字子夏。”

《索隐》子夏文学著于四科,序《诗》,传《易》。又孔子以《春秋》属商。又传《礼》,著在《礼志》。而此史并不论,空记《论语》小事,亦其疏也。《正义》文侯都安邑。孔子卒后,子夏教于西河之上,文侯师事之,咨问国政焉。)

[《史记》礼书:“子夏,门人之高弟也。犹云出见纷华盛丽而悦,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自决。”索隐:“子夏是孔子门人之中高弟者,谓才优而和弟高也。”子夏居常鹑衣百结,“衣若悬鹑”,以至亦见讥于从其后学的荀子。

但子夏首倡以儒学而经世致用,开创儒学之今文学派。其政治思想传之商鞅、吴起、李悝,由儒入法。田子方、段干木(李)、禽滑厘①之属,皆出其门下而为王者师。后学传于荀子外儒内法,乃总其大成。至汉武帝时从董仲舒议,以儒学主要是子夏一派公羊今文之学立为国学,乃成一时之显学。

---

①段干木即段干李,李耳,老子之后裔也。受封段干。其子李宗,又记为段干崇(宗),为武侯时魏将。

禽滑厘后弃儒入墨,为墨家之巨子。墨子之学亦源出孔子,而反其道为用之。墨子,宋人,子姓,故称子墨子,别氏为墨。孔子亦子姓,子墨子与孔子本为同宗。墨子早年亦出孔门,后反孔而另立宗派。孔子讲礼义仁义,墨子多反之,以尚贤,反宗亲。尚同,非仁孝。以天志(智),非天命,云云。墨子曾为清庙之工,(守,官也,官,工也。)乃手工匠师之学也。天志者,有所辨择也。

子夏晚年丧子,悲痛失明。或为“目翳”即老年性白内障也。其家出卫之左氏,故亦称左氏(左氏,地名,亦称左人,左邑。左丘。地在今河北唐县西。为中山与卫交界之地。或曰在山东。后人混讹于《论语》之“左丘明”),传《春秋》之学。

子夏始居西河,文侯迁都大梁,乃居大梁西门。子思为鲁穆公师。思孟之学,鲁学。鲁设博士以优儒生。子夏之学,魏学。

子夏以史学传吴起,以训诂传谷梁氏,以微言大义传公羊氏。索隐:“子夏文学著于四科,序诗、传易,又孔子以春秋属商。又传礼,著在礼志。”正义:“文侯却安邑,孔子死后,子夏教于西河之上,文侯师事之,咨问国政焉。”]

[“卜商卫人,无以尚之,尝返卫见读史志者云:‘晋师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读史志曰:‘问诸晋史果曰已亥。’于是卫以子夏为圣。孔子卒后,教于西河之上,魏文侯事之,而谘国政焉。”]

[孔子曰:“吾死之后,则商也日益,赐也日损。”曾子曰:“何谓也?”子曰:“商也好与贤己者处,赐也好说不若己者。不知其子视其父,不知其人视其友,不知其君视其所使,不知其地视其草木。故曰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丹之所著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与处者焉。”]

[《尚书大传》:

子夏读《书》毕,见于夫子。夫子问焉:“子何为于《书》?”子夏对曰:“《书》之论事也,昭昭如月之代明,离离若星辰之错行。上有尧舜之道,下有三王之义。商所受于夫子,志之于心,弗敢忘也;虽退而严居河济之闲,深山之中,作坏室,编蓬户,尚弹琴其中,以歌先生之风,则可以发愤慷慨,忘己贫贱。有人亦乐之,无人亦乐之,而忽不知尤患与死也。”夫子造然变色曰;“嘻,子殆可与言《书》矣。虽然,见其表,未见其里也。”颜渊曰:“何为也?”子曰:“规其门而不入其中,观其奥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难也。丘尝悉心尽志以入其,则前有高岸,后有大谷,填填正立而已。是故《尧典》可以观美,《禹贡》可以观事,《咎繇》可以观治,《鸿范》可以观度,《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诫。通斯七观,《书》之大义举矣。”]

[《韩诗外传》:

子夏读《诗》已毕。夫子问曰:“尔亦何大于《诗》矣?”子夏对曰:“《诗》之于事也,昭昭乎若日月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错行;上有尧舜之道,下有三王之义,弟子

不敢忘。虽居蓬户之中,弹琴以言永先生之风;有人亦乐之,无人亦乐之,亦可发愤忘食矣。《诗》曰;'衡门之下,可以木妻迟;泌之洋洋,可以疗饥。'”夫子造然变容曰:“嘻,吾子殆可以言《诗》已矣。然子以见其表,未见其里。”颜渊曰:“其表已见,其里又何有哉?”孔子曰:“规其门,不入其中,安知其奥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难也。丘尝悉心书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后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见其里,未谓精微者也。”]

[《礼记》:

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曰:“吾闻之也,朋友丧明则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无罪也?吾与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尔罪一也;丧尔亲,使民未有闻焉,尔罪二也;丧尔子,丧尔明,尔罪三也。而曰女何无罪与!”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过矣!吾过矣!吾离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吕氏春秋慎行论》:

孔子卜,得贲。孔子曰:“不吉。”子贡曰:“夫贲亦好矣,何谓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贲又何好乎?”]

[《说苑反质》:

孔子卦得贲,喟然仰而叹自,意不平。子张进,瘵手而问曰:“师闻贲者吉卦,而叹之乎?”孔子曰:“贲非正色也,是以叹之。吾思夫质素,白当正白,黑当正黑,文质又何也?吾亦闻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宝珠不饰,何也?质有余者,不受饰也。”]

[《说苑敬慎》:

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则喟然而叹。子夏避而问曰:“夫子何为叹?”孔子曰:“夫自损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叹也。”子夏曰:“然则学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尝得久也。夫学者以虚受之,故曰,得荀不知持满,则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尧履天子之位,犹允恭以持之,虚静以待下,故百载以迁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满意,穷高而不衰,故当时而亏败,迄今而迂恶。是非损益之徵与?吾故曰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业明而动,故能大;苟大,则亏矣。吾戒之。故曰

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是以圣人不敢当盛,升与而遇三人则下,二人则轼,调其盈虚,故能长久也。"子夏曰:"善。请终身诵之。"]

孟子(公元前 372—公元前 289),晚于孔子一百年,乃子思弟子。

[《汉书·艺文志》:"儒家孟子十一篇,名轲,邹人,子思弟子,有列传。"《风俗通·穷通篇》云:"孟子受业于子思,既通。"惟《史记》列传又云:"受业子思之门人",索隐云:"门人者,乃受业于子思之弟子也。"

"周衰之末,战国纵横,用兵争强,以相侵夺。当世取士,务先权谋,以为上贤,先王大道,陵迟堕废。"

马王堆帛书《四度》:

"君臣易位谓之逆。贤不肖并立谓之乱。动静不时谓之逆。生杀不当谓之暴。乱则失职,逆则失天,暴则失人。""凡观国,有六逆:其子父,其臣主。"(六分)

刘向校《战国策》书记云:"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故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之属,生纵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苏秦为纵,张仪为横,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

"孟子亦自知耻没世而无闻焉,是故垂宪言以诒后人。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傍而託之者也。"]

子思、子夏、孟子、荀子乃传孔氏之学之四大功臣也。

[其弟子名显于世者犹有:颜回,鲁人,字子渊,出孔母颜氏之同族。年二十九而发白,四十一早死,孔子曰:"自吾有回,门人日益亲。"回之德行著名,孔子称其仁焉。

《盐铁论·相刺》:孔子曰"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东西南北七十

说而不用,退而修王道。”桑弘羊云:“七十子之徒,去父母,捐家室,负荷而随孔子,不耕而学,乱乃益滋。”]

端木赐,字子贡,卫人,以口才著名。少孔子三十一岁。

[《韩诗外传》:

孔子燕居,子贡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智罢,振于学问,不敢复进,请一休焉。”孔子曰:“赐也,欲焉休乎?”曰:“赐欲休于事君。”孔子曰:“《诗》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为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曰:“赐欲休于事父。”孔子曰:“《诗》云:‘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为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赐欲休于事兄弟。”孔子曰:“《诗》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为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赐欲休于田井 田。”孔子曰:“《诗》云:‘书尔于茅,宵尔索 ;亟其乘屋,其始播百 。’为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子贡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阖棺兮乃止播兮,不知其时之易 兮,此之谓君子所休也。”]

[《吕氏春秋尊师》:

子贡问孔子曰:“后世将何以称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称哉?勿已者,则好学而不厌,好教而不倦,其惟此邪。”]

[《说苑杂言》:

子贡问曰:“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之疑,似勇;绵弱而策达,似察;受恶不让,似包蒙;不清以人,鲜洁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必观焉尔也。”]

[《说苑政理》:

鲁国之法,鲁人有赎臣妾于诸侯者,取金于府;子贡赎人于诸侯而还其金,孔子闻之曰:“赐失之矣,圣人之举事也,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施于百姓,非独适其身之行也。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从,赎而受金则为不廉,不受则后莫复赎。自今以来,鲁人

不复赎矣。”]

[《说苑政理》:

子贡问治民于孔子,孔子曰:“懔懔焉,如以腐索御奔马。”子贡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达之国皆人也,以道导之,则吾畜也;不以道导之,则吾仇也,若何而毋畏?”]

[《韩非子说林》:

孔子谓弟子曰:“孰能导子西之钓名也?”子贡曰:“赐也能。”乃导之,不复疑也。孔子曰:“宽哉,不被于利!洁哉,民性有恒!曲为曲,直为直。”孔子曰:“子西不免。”白公之难,子西死焉。]

[《刘子心隐》:

若子贡始事孔子,一年自谓胜之,二年以为同德,三年方知不及。]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有才艺,以政事著名。

仲由,旦人,字子路,有勇力才艺,以政事著名。

言偃,鲁人,字子游,以文学著名。

颛孙师,陈人,字子张,少孔子四十八岁。为人有容貌、资质,宽容自务居,不务立于仁义之行,孔子门人友之而弗敬。]

[曾参,南武城人,字子与。少孔子四十六岁。其子曾申,为吴起师。

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死于鲁。]

齐尝欲聘曾参为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禄,则忧人之事,故吾不忍远亲而为人役。”参后母遇之无恩,而供养不衰,及其妻以藜丞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参曰:“藜丞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况大事乎。”遂出之,终身不取妻。其子元请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后妻杀孝已,尹吉甫以后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于非乎。”

闵损,鲁人,字子骞,以德行著名,孔子称其孝焉。

冉耕,鲁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治国之才,孔子以为可临面。有恶疾,早趣。孔

子曰:“命也夫。”

冉雍,字仲弓,以德行著名。

[《冉雍传》:冉雍字仲弓。仲弓父,贱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马辛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仲弓问政,孔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孔子以仲弓为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

宰予,字子我,鲁人,有口才著名。

[尤侗《艮斋杂说》:

“《史记》载宰我为临淄大夫,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孔子耻之。而李斯上二世书云:田常为简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阴取齐国,杀宰予于庭。田常即陈恒也,孔子方沐浴请讨,使宰我从乱,亦当鸣鼓而攻。按左传:阚止字子我,有宠于简公。攻陈氏不胜,乃出。陈氏追之。杀诸郭关。《史记齐世家》亦同。宰予亦字子我,故有曾参杀人之误也。”][①]

澹台灭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四十九岁,有君子之姿。孔子尝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为人,公正无私,以取与去就,以诺为名,仕鲁为大夫也。

高柴,齐人,高氏之别族,字子羔,少孔子四十岁,长不过六尺,状貌甚恶。为人笃孝而有法正,少居鲁,见知名于孔子之门,仕为武城宰。

宓不齐,鲁人,字子贱,少孔子四十九岁。仕为单父宰,有才智,仁爱百姓不忍斯,孔子大之。

樊须,鲁人,字子迟,少孔子四十六岁,弱仕于季氏。

有若,鲁人,字子有,少孔子三十六岁。为人强识,好古道也。

---

①何按:或以为宰予或与阚止同为一人,名止,字宰予也。

公西赤,鲁人,字子华,少孔子四十二岁。束带立朝,闲宾主之仪。

原宪,宋人,字子思,少孔三十六岁。清净守节,贫而乐道,孔子为鲁司寇,原宪尝为孔子宰。孔子卒后,原宪退隐,居于卫。

公冶长,鲁人,字子长,为人能忍耻,孔子以女妻之。

南宫韬,鲁人,字子容,以智自将,世清不废,世浊不污,孔子以兄子妻之。]

[澹台灭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岁。

(集解)包氏曰:“澹台,姓。灭明,名。”(正义)《括地志》云:“延津在滑州灵昌县东七里。《水经注》云:黄河水至此为之延津。昔澹台子羽赍千金之璧渡河,阳侯波起,两蛟夹舟。”子羽曰:“吾可以义求,不可以威劫。”操剑斩蛟。蛟死,乃投璧于河,三投而辄跃出,乃毁璧而去,亦无怪意。即此津也。(正义)《括地志》云亦在兖州。

状貌甚恶。欲事孔子,孔子以为材薄。既已受业,退而修行,行不由径,非公事不见卿大夫。

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孔子闻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南宫括字子容。

《集解》孔安国曰:“容,鲁人”。《索隐》《家语》作“南宫绉”。按:其人是孟僖子之子仲孙阅也,盖居南宫,因姓焉。]

墨子(—公元前370)[1],原亦出于孔门。后乃自立门户。

墨子,姓子氏,名墨翟,号称“子墨子”。《孟子·尽心篇》曰:“逃墨必归于杨,逃

[1]孙诒让《墨子年表》。

杨必归于儒。”“儒”、“墨”在战国为最有势力之学派。(《韩非子·显学篇》曰:“今之显学,儒墨也。”)

顾颉刚言,墨子先世为目夷氏,出殷商王子伯夷。“墨翟为宋大夫。”《邹阳传》又说“宋信子罕之计而囚墨翟”。又书中详记其止楚攻宋之事,墨子和宋国有深切的关系自可无疑,《史记伯夷列传》索隐引应劭说“孤竹盖伯夷之国,君姓墨胎氏”,又《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孤竹,……殷时诸侯孤竹国也,姓墨胎氏”,是知伯夷姓墨胎。《通志氏族略》引《元和姓纂》说墨氏“孤竹君之后,本墨台氏,后改为墨氏,……战国时宋人墨翟著书号墨子”。《史记殷本纪》,殷后有目夷氏。《潜夫论志氏姓》篇以目夷为微子之后。公子目夷之后为目夷氏。这个目夷氏又作墨夷氏。《世本》说:“宋襄公子墨夷须为大司马,其后有墨夷皋。”《通志氏族略》又说:“墨台,宋成公子墨台之后”,此“宋成公”当是“宋桓公”之讹,则“目夷”直作“墨台”,墨子是伯夷之后,实在就是公子目夷之后。《论语正义》引《春秋少阳篇》:“伯夷姓墨”,则墨怡亦可单称作墨。

[墨子先世宋人,故为子姓。墨,氏也。故称“子墨子”。后迁于鲁,故亦记为鲁人。(葛洪《神仙传》、《文选·长笛赋》李善注引《抱朴子》、《荀子·修身篇》杨倞注,及《元和姓纂》则均云“宋人”。唯见《吕氏春秋·当染篇》高注则记为鲁人。)

墨子年代略后于孔子,正当孔门全盛之时。故《淮南·要略训》曰:“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病民,久服丧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淮南子·要略篇》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仿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服夏政。”

《淮南子·泰族篇》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蹈刃,死不还踵,化之所致也。”]

[子墨子曰:“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即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然而天何

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之)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故曰: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法仪》)]

孔子确实实行“有教无类”,其弟子中兼收并蓄。如颜庚,字涿聚,又作颜浊邹(《世家》),颜烛邹。(《汉书·古今人表》)。

《吕氏·尊师》:“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

哀二十三年孔子弟子颜浊聚帮助田氏夺取齐国政权,晋侯齐,壬辰,战于犂丘。

《左传》哀23年:“齐师败绩,知伯亲禽颜庚。”杜注:“颜庚,颜涿聚。”《韩子·十过》:“田成子之所以遂有齐国者,颜涿聚之力也。”《淮南子·氾论》:“颜浊邹,梁父之大盗也,而为齐忠臣。”

[景公好弋,使(颜)烛雏主鸟而亡之,(孙云:“此篇首有颜烛趋,晏子作烛邹,古今人表作颜浊邹,汲古阁本作烛雏,与此同。)景公怒而欲杀之,晏子曰:“烛雏有罪,请数之以其罪,乃杀之。”景公曰:“可。”于是乃召烛邹数之景公前,曰:“汝为吾君主鸟而亡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鸟之故杀人,是二罪也;使诸侯闻之,以吾君重鸟而轻士,是三罪也。”

数烛邹罪已毕,请杀之。景公曰:“止。”勿杀而谢之。]

[齐景公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令左右曰:“敢有先言归者,致死不赦。颜烛趋进谏曰:君乐治海上,不乐治国,而六月不归,彼倘有治国者,君且安得乐此海也?”景公援戟将石斫之也。颜烛趋进,抚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君之贤,非此二主也,臣之材,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参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说,遂归,中道闻国人谋不内矣。]

[《韩子·十过》篇云:“昔者,田成子游于海而乐之,号令诸大夫曰:‘方归者死。’颜涿聚曰:‘君游海而乐之,奈臣有图国者何?君虽乐之将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

令曰:言归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将击之。颜涿聚曰:‘昔桀杀关龙逢而纣杀王子比干,今君虽杀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为国,非为身也。’延颈而前,曰:‘君击之矣!’君乃释戈壁,趣驾而归,至三日,而闻国人有谋不内田成子者矣。田成子所以遂有齐国者,颜涿聚之力也。”彼文以尸子劝学篇云:“颜涿聚,盗也,孔子教之,为显士。”(隰之役左哀二十三年)。死于战,故淮南有忠臣之誉。御览四百三十七引尸子云:“田成子问勇,颜浊聚答之不敬。”)]

儒非仅用于文,其中有任侠尚武一派。

《韩非·顾学》言:“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其中有漆雕氏之,乃任使用武之儒侠。“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

孟子称:“北宫黝之养勇也,不挠,不目逃,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则北宫黝者,正所谓漆雕氏之徒,殆儒而侠者也。

孟子又曰:“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冲突地区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漆雕氏行直、行曲,即曾子自反而缩、不缩之谓。孟子言:“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

考《韩诗外传》六言:子夏与公孙悁论勇谓:“所贵为士者,上摄万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节矜,而敌不侵扰;内禁残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长,君子之所致贵也。

若夫以长掩短,以众暴寡,凌轹无罪之民,而成威于闾巷之间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年致恶也,众之所诛锄也。”

此足以见子夏之勇,而补孟子之所遗;要皆漆雕之儒所传也。《说苑·立节》载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安贫穷,不能轻死亡,而曰我能行义,吾不信也。”

孟子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中庸》: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北方之强?抑而强?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

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智、仁、勇三者,固为儒家之达德,故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白刃可蹈,中庸不可弃。”明儒者之以勇为教。“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

此太史公列原宪于游侠之首者也。以漆雕言之,则儒行者,其漆雕之儒之所传乎?

其文略曰:“儒有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儒有委之以货财,淹之以乐好,见利不亏其义。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其守。

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溽。

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谄。

儒有身可危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竟申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

儒有推贤而进,达之不望其报,君得其志,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儒有爵禄相先也,患难相死也。

儒有治世不轻,乱世不沮。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砥厉兼锱铢,不臣不仕。

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并立则乐,相下不厌,久不相见,虽流言不信。”

[附录]

夏曾佑论六经传授

中国之圣经，谓之六艺，一曰《诗》，二曰《书》，三曰《礼》，四曰《乐》，五曰《易象》，六曰《春秋》。其本质皆出于古之圣王，而孔子删定之，笔削去取，皆有深义。自古至今，绎之而不尽。

一、《易》。包牺始画八卦，因而重之为六十四卦。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彖辞》、《象辞》、《系辞》、《文言》、《说卦》、《 序卦》、《杂卦》，是为十翼，以授鲁商（鲁商，卜商）瞿子木，凡《易》十二篇。

二、《书》。《书》本王之号令，右史所记。孔子删订，断自唐虞，下讫秦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而为之序。及秦禁学，孔子之孙惠壁藏之，凡《书》二十九篇。

三、《诗》。诗者，所以言志，吟咏性情，以讽其上者也。古有采诗之官，王者巡守，则陈诗，以观民风，知得失，自考正也。动天地，感鬼神，厚人伦，养教化，莫近乎诗。凡以孔子最先删录，既取周诗，上兼商颂，以授子夏，凡三百一十一篇。

四、《礼》。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于周公，代时转浮，周公居摄，曲为之制，故曰经礼三百，威仪三千。及周之误，诸侯始僭，将逾法度，恶其害已，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矣。孔子反鲁，乃始删定。值战国交争，秦氏坑焚，故惟《礼》经，崩坏为甚。今所存者，惟《仪礼》至为可信，《周礼》、《礼记》，皆汉人所掇拾耳，凡《礼》经十七篇。

五、《乐》。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周衰俱坏。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然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

六、《春秋》。古之王者，必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诸侯亦有国史，《春秋》即鲁之史记也。孔子应聘不遇，自卫而归，西狩获麟，伤其虚应，乃因鲁旧史，而作《春秋》，上述周公遗制，下明将来之法，勒成十二公之经，以授子夏，凡《春

秋》十二篇。

七、《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凡二十篇。

汉兴,传《诗》者有四家。鲁人申公,受《诗》于浮丘伯,以《诗经》为训故以教,无传,疑者则阙不传,号曰《鲁诗》。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郎中令王臧,御史大夫赵绾,临淮太守孔安国,胶西内史周霸,城阳内史夏宽,东海太守鲁赐,长沙内史缪生,胶西中尉徐偃,胶东内史阙门庆忌,皆申公弟子也。

申公本以《诗》、《春秋》授瑕丘江公,尽能传之,徒众最盛。鲁许生,免中徐公,皆守学教授。丞相韦贤,受《诗》于江公及许生,传子玄成。

《毛诗》者,出自毛公,河间献王好之。徐整(字文操,豫章人,吴太常卿。)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故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名苌)。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以不在汉朝,故不列于学。

一云,子夏传曾申(字子西,鲁人曾参之子),申传魏人李克,克传鲁人孟仲子(郑玄《诗谱》云,子思之弟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

汉兴,有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即今之《仪礼》也。而鲁徐生善为容,孝文时,为礼官大夫。景帝时,河间献王好古,得古《礼》,献之。郑《六艺论》云:后得孔氏壁中,河间献王古文《礼》五十六篇,《记》百三十一篇,《周礼》六篇,其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同,而字多异。刘向《别录》云:古文《记》二百四篇。

《艺文志》曰:《礼》古经五十六篇,出于鲁淹中。苏林云:淹中,里名。或曰,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时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冬官》一篇,乃购千金,不得,取《考工记》以补之。瑕丘萧奋以《礼》至淮阳太守,授东海孟卿,孟喜父。卿授同郡后苍,及鲁闾丘卿。其古《礼》经五十六篇,苍传十七篇,所余三十九篇,以付书馆,名为《逸礼》。

苍说《礼》数万言,号曰《后苍曲台记》。孝宣之世,苍为最明,苍授沛闻人通汉,及梁戴德、戴圣、沛庆普,由是《礼》有大小戴、庆氏之学。

王莽时,刘歆为国师,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河南杜子春,受业

于歆，还家，以教门徒。好学之士郑兴父子等，多往师之。贾景伯亦作《周礼解诂》。

《礼记》者，本孔子门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后人通儒，各有损益。

故《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缁衣》是公孙尼子所制。郑玄云，《月令》是吕不韦所撰。卢植云，《王制》是汉时博士所为。

陈邵《周礼论序》云：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

郑玄亦依卢、马之本而注意。范晔《后汉书》云：中兴，郑从传《周官》经，后马融作《周官》传，授郑玄，玄作《周官》注。

郑玄本治《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于义长者顺者，故为郑氏学。玄又注小戴所传《礼记》四十九篇，通为三《礼》焉。

汉初，立高堂生《礼》博士，后又立大小戴、庆氏三家。王莽又立《周礼》。后汉三《礼》皆立博士。今庆氏、曲台久亡，大戴无传学者，惟郑注《周礼》、《仪礼》、《礼记》并列学官；而《丧服》一篇幅，又别行于世；今三《礼》俱以郑为主。

《春秋》有公羊，名高，齐人，子夏弟子，受经于子夏。谷梁，名亦，鲁人。《风俗通》云：子夏门人。

瑕丘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武帝时为博士，使与董仲舒论。江公呐于口，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义，卒用董生。于是困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卫太子复私问《谷梁》而善，其后浸微，惟鲁荣广、浩星公二人受焉。广尽能其《诗》、《春秋》，蔡千秋、梁周、丁姓，皆从广受。千秋双事浩星、为学最笃。

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乃诏千秋受。千秋病死，征江公孙为博士，诏刘向受《谷梁》，欲令助之。博士复死，乃征周庆、丁姓待诏，使卒授十人。十余岁，皆习，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评《公羊》、《谷梁》同异。望之等多从《谷梁》，

是大盛,庆、姓皆为博士,姓授楚申章昌曼君。

初,尹更始,事蔡千秋,又受《左氏传》,取其变理合者,以为章句,传子咸,及翟方进、更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萧秉,王莽时,为讲学大夫。

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名况。

况传武威张苍,苍传洛阳贾谊,谊传其孙贾嘉。嘉传赵人贯公,贯公传其少子长卿,长卿传京兆尹张敞,及待御史张禹。

禹数为御史大夫萧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荐禹,征待诏。未及问,会病死。禹传尹更始,更始传其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护授苍梧陈钦。

《汉书·儒林传》云:"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滩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大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始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左氏》,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歆授扶风贾徽,徽传子达。

达受诏,列《公羊》、《谷梁》不如《左氏》四十事,奏之,名曰《左氏长义》,章帝善之。达又作《左氏训诂》,司空、南 祭酒陈元作《左氏同异》,大司农郑众作《左氏条例章句》,南郡太守马融为三家同异之说。

京兆尹延笃,受《左氏》于贾达之孙伯升,因而注之,汝南彭汪,记先师奇说及旧注。

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奏上,《左氏》乃于学官,作行于世,迄今遂盛大行,二《传》渐微。《左氏》今用杜预注,《公羊》用何休注,《谷梁》用范宁注。

汉兴,传《论语》者,则有三家。鲁《论语》者,鲁人所传,即今所行篇次是也。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及其子玄成,鲁扶卿,太子少傅夏侯建,前将军萧望之,并传之,各自名家。

齐《论语》者,齐人所传,别有《问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

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琅邪王卿,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并传之,惟王阳名家。古《论语》者,出自孔氏壁中,凡二十一篇,有两《子张》,孔安国为传,后汉马融亦注之。安昌侯张禹,受《鲁论》于夏侯建,又从庸生、王吉受《齐论》,择善

而从，号曰《张侯论》，最后而行于汉世。

禹以《论》授成帝，后汉包咸、周氏，并为章句，列于学官。郑玄就《鲁论》张、包、周之篇阐，考之齐古，为之注焉。魏吏部尚书何晏，集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之说，并下己意，为《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于世，今以为主。

[《论衡·佚文》：

"孝武皇帝封弟为鲁恭王。恭王坏孔子宅以为宫，得《佚尚书》百篇，《礼》三百，《春秋》三十篇，《论语》二十一篇。"]

[又，河间献王(刘德)献古文经。]

法家之学源出儒家

"文革"期间,"四人帮"史学将百家学派简化为儒法两家,虚构了一个儒法斗争贯穿全部中国史的伪史体系。其说久已随其政治破产而淹灭。

但我在检读先秦史料中却惊讶地发现,就其本源来说,儒法两家非但不相对立,而且共出于一源,其学说最初都是来自孔子所开创的儒家。(郭沫若于20世纪四十年代也曾有过这种猜想。但他未予考实,后来亦未坚持这一观点。)

这个问题,对于中国学术及政治思想史关系甚大,因此有必要略加考述。

1. 儒分为八,汇聚于二

韩非子说,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即: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

历战国秦汉的大变迁后,儒家的这八个学派中,包括颜子一派在内的六派,均逐渐淹灭而无闻。真正使儒家在秦汉以后仍能够薪火相传的,只有两家,即孟氏之儒与孙氏之儒。

孟氏即孟轲(孟子)。其学术出于子思之门,子思是孔子之嫡孙。

孙氏即孙卿,亦即荀子。荀子之学,则师承于孔子弟子子张与子夏。

子思和孟子一派儒学,一方面仍坚持孔子的礼制思想,另一方面又提出外王(?)内圣之学,即人格主义的儒学。唐宋以后演变为孔、韩、程、朱之理学。而荀子之学,则源于子张和子夏,主要是外王之学,亦即用权与法术之学(故有所谓"小人之儒"之讥)。战国中后期的法家一派,实际主要来自子夏学派。

孔子死后,受魏文侯之弟魏成子邀聘,孔门七十二贤之一的子夏晚年讲学于魏国之西河,在这里建立了子夏学派。这个学派就是法家之祖,其门生首先是魏文侯。《史记》说:"文侯受子夏经艺。"其弟子中包括李悝、段干木、田子方、吴起。[①]

①《吴子兵法》(图国篇):"吴起儒服以兵法见魏文侯。"可见其确出儒门,儒门亦传兵学。

魏文侯以礼贤下士闻名于时，是战国初叶第一位大举招客讲学养士的诸侯。“秦曾欲伐魏。客曰：‘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子夏及其诸门生都受到魏文侯礼遇，“以师礼事之。”其中李悝与吴起成为一代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子夏之西河学派实开后来齐稷下学派之先河。

子夏之学后来为荀子有所批判地继承。而孟、荀二派，在战国末世，乃成为儒学中并立的两大流派。

2. 李悝之学受自子夏

李悝一向被认为是战国法家的开山鼻祖，而李悝的老师则是子夏。

李悝一名，典籍中或记为李克，是同一个人。[①]其生平时代约为公元前455—395年（据钱穆说）。据《汉书·艺文志》班固注，李悝从学于子夏。《儒林传》又记子夏传《诗经》之学于曾申（曾参之子），曾申传魏人李克。《汉书·艺文志》有“李克”著书七篇，编次在儒家。又有李悝所著《李子》三十二篇，列于法家之首，当由其门人所撰集（班固以为李克、李悝是两人）。魏文侯时，李悝先任中山相，后来又作过国相。故班固说：“李悝相文侯，富国强兵。”

在中国法制史上，李悝（克）是一位有开创意义的人物。战国初期，魏秦两国先后进行了变法，对此后中国政治经济之变革与发展，所起作用甚大。

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目的是变法图强，其政策一是重农主义，“尽地力之教”，二是法治主义，以法治取代礼治。变法使魏文侯时代的魏国在列国中首先臻于富强。

李悝为国相后，审订诸国旧法，著成《法经》六篇。李悝《法经》为秦、汉以后历代法典之所本，因而李悝一向被公认为战国法家之始祖。

3. 商鞅学术源出李悝

商鞅学术源出李悝。《史记》记商鞅携《法经》由魏国入秦，被秦孝公用为国相，以《法经》作为在秦变法之理论指导。

商鞅本为魏国贵族公孙座之养子。公孙座是魏文侯之子，魏武侯兄弟，魏惠王之叔父。他曾任国相，惠王尊其为“公叔”，故又称“公叔座”。商鞅原籍本是卫人，因此本名卫鞅。值得注意的是，子夏、李悝、吴起也都是卫人。魏国兼并了卫地。商鞅入继公

---

①崔述、钱穆对此皆有考证。后齐思和不以为然，著文否定，但其说有驳无证，不足信。

孙座为中庶子,故改宗从公孙氏,又称公孙鞅。[①] 入秦后受封于商,故以"商鞅"知名于世。

商鞅法术源于李悝《法经》,其少年时代可能从学于李悝。《史记》说: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公叔座将死,荐鞅于惠王曰:'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王默然。座又曰:'不用鞅,必杀之,勿令出境'。"但魏惠王藐视年轻的卫鞅,没有听信公叔座的遗言,既未重用,也未杀害。当时秦孝公新就秦君位,图谋变法,招贤于天下。因此卫鞅于公孙座死后入秦,被秦孝公重用,而于秦国实施李悝的变法。

商鞅以李悝《法经》为指导,依照秦国实际,在秦两度变法。推行县制,统一度量衡制,从而统一法令,发展自耕农经济,使国富兵强,奠定此后秦统一中国之基础。

王充谓:"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论衡·书解》)青年毛泽东曾称赞商鞅说:"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之伟大政治家,商鞅首屈一指。"

秦孝公去世后,商鞅虽遭杀害,其变法新制度则仍被贯彻执行而有效。变礼学为法学的法术学派,在有秦一代遂成为当时的主流政治思潮。而由以上所述简略脉络可知,实际上,法家政治学说的确演变而源于儒家,是儒家政治思想"与时俱进"的产物。

所以,战国法家之集大成者韩非,是最早尊孔子为"圣人"的人之一。他说:"仲尼,天下圣人也。……而为服役者七十人。"

(刊于《深圳特区报》"何新读史札记"2002 年 8 月 11 日)

---

①"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以王父系为氏。"

子夏与“西河学派”

在先秦思想史上，子夏卜商乃是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思想家，也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位长期被忽视的人物。说他被忽视，一是因为其学说主要靠口耳相传，所遗留者经秦灭书后亦多散佚。二是因为现在通行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书中，一般都没有关于他的记述。实际上，卜商子夏是春秋战国之际孔门中由儒学礼治思想过渡到法家政术思想的一位枢纽人物。名震当时，学泽后世，是孔子经世思想的嫡传弟子，是法术政治思想的先驱，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中一位不能被忽视的人物。

1. 子夏生平

在孔门弟子中，子夏属于晚辈。孔子卒于公元前479年，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卒时，子夏年方二十八。孔子生前已注意到其才干，曾称赞子夏“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论语·子张》)。是好学深思有志务实的人。综合秦汉史料记述，子夏之生平大略如下：

子夏，卫人，殷商遗族，子夏为其字。善卜，名商，故又称卜商。约生于公元前507年，相传子夏老寿，晚年失明。古以七十为老，则子夏卒年至少晚于公元前437年(据钱穆说)。子夏出身贫寒。孔子说：“商之为人也，甚短于财。”《荀子·大略》篇也说：“子夏家贫，衣若悬(玄)鹑。”

子夏曾有从政经历，中年曾经出仕担任过鲁国莒城父宰。孔子死后，子夏去鲁到魏，被魏文侯延请为师。晚年子夏聚徒讲学于魏国故卫地之西河(今河南安阳)，从学者有三百多人，其中人才辈出。《史记·儒林传》记：“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战国时一批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如李悝、吴起及商鞅，俱直接、间接出其门下。而荀子、李斯、韩非则也是其隔二或三代的再传弟子。其门风之盛，使当时许多人甚至误以为子夏就是孔子。这个西河学派既传授儒家经典“六艺”，也是法家政术思想的先驱。

子夏是一个有操守和气节的人。有人劝他去当官，他回答：“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

子夏晚年丧子，由于悲痛导致目翳而双目失明。

2. 子夏的政治思想具有法家倾向

在孔门弟子中，子夏并不像颜回、曾参辈那样恪守孔子之道。他是一位具有独创性因而颇具有异端倾向的思想家。他关注的问题已不是“克己复礼”（复兴周礼），而是与时俱进的当世之政。因此，子夏发展出一套偏离儒家正统观点的政治及历史理论。

子夏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论语·子张》）由此可见，子夏心目中的君子是知权术有心计的君子，已不再是孔子倡导的那种“温文尔雅”、“坦荡荡”的醇儒。这些观念，萌生出法家察势和用权的精神，与儒家主张恪守礼义一以贯之的君子之道显然相悖。因而被儒家正统学派认为是投机。以至子夏的再传弟子荀子也曾指摘子夏城府深沉：“正其衣冠，齐其颜色，俨然而终日不言。”（《荀子·非十二子》）。但吴起、商鞅变法，都首先采取示民以信的政治策略，显然源出于子夏之术。

子夏注重君王用权之术，认为君王必须注意研究政治历史。他说：“有国有家者不可以不学《春秋》。”“善持势者，早绝奸之萌。”（《韩非子·外储说》）主张治国者要学习《春秋》等史书，汲取历史教训，消除危机于萌芽状态，防止失权以至政变。

3. 子夏是儒学经典的主要传授者

汉代学者多认为子夏是大部分儒家经典的主要传授者。《后汉书·徐防传》记：“《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

《诗经》一书自孔子之后至汉代有两派传人。一是毛派即“毛诗”，一是韩派即“韩诗”。而这两派的始传者都是子夏。

据汉儒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后三传至大毛公，大毛公授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则毛派《诗经》实为子夏所传。汉代流行的另一种说法则谓“子夏传曾申，曾申传李克，再二传至荀子，荀子传大毛公。”其源头也是子夏。此外韩诗也是子夏首传。

子夏尤精于《春秋》历史之学。纬书《孝经说》谓“孔子以《春秋》属商”。《韩非子·外储说》:“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

《史记》说孔子作《春秋》,子夏之徒不能赞(增)一词。汉代讲授《春秋》经义有三种主要传本,即《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和《左氏春秋》。传述《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的公羊高与谷梁赤,均为子夏门人。

4. 子夏传述《左氏春秋》

《春秋》传本中,最著名的是“左氏传本”。“左氏”,乃是卫地都邑名(或说在今山东定陶)。(《韩非子·内储说》注)“左氏”是地名借为人名,那么这个“左氏”之真人究竟是谁? 这个问题一直是个谜。战国时之一代名将、子夏著名弟子吴起也是“卫左氏中人”。[①]因此章炳麟、钱穆曾认为左氏即吴起。

汉儒刘向附会“左氏”为《论语》中所提到的左丘明,但自唐宋以后学者多疑之。因《左传》书中记有战国时事,而左丘明乃春秋时人也。

近代学者卫聚贤在《<左传>的研究》一书中,认为《左传》作者是子夏。他说:“子夏居西河,为魏文侯师。时晋都在魏所辖,子夏得晋国史稿而著《左传》,故《左传》记晋事特多。”子夏讲述《春秋》,多引录史事。

其门弟子(可能主要是吴起)纂其所述,经历数代成书即“《春秋》左氏传”。

这些推测都是有根据的。“左氏”即左邑,又称左丘,故地在卫,可能是子夏故里。(子夏与其弟子吴起可能是同邑之人。)上古以地为氏号,因此左氏、左丘很可能就是子夏的别号。后来被汉儒刘向误会而混淆于春秋时代另一个学者“左丘明”。

司马迁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钱穆说:“子夏居西河,晚年失明,疑左丘失明,或自子夏误传。”

王树民说:“《左氏春秋》的作者虽难确定,而有一定的迹象可寻。如其书好作预言,凡在战国中年以前者多验,涉及其后者多不验,可知其书之编撰应在战国中上期,而不能更晚。其书记事止于知伯灭亡,并称及赵襄子之谥号,是其成书已在诸事之后。又其书中于魏之先世多用美誉之词,明示作者与魏国有一定的关系。”

徐中舒说:“《左传》可能就是在子夏门下编写成书的。”(《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

①《韩非子·外储说》:“吴起,卫,左氏中人也。”

年代）

鲁之瞽史左丘明传《春秋》于孔子。孔子传《春秋》于子夏，子夏传之吴起，成《春秋左氏传》。

5. 子夏创立“西河”儒学

据司马迁记载，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为孔门中较年少者，又说：“孔子殁后，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夏本为学习历史颇有成就者，居魏之时间已在战国初年，从时间和地域等方面观之，《左氏春秋》的作者通过子夏受到孔子的影响，是无可置疑的，其书中多取孔子之言，也就不是偶然的了。”（王树民《曙卷文史杂论》）

孔子死后，子夏讲学魏地西河，向弟子传授六经，对《春秋》的讲授尤为注重。这是子夏本人经世致用的学术观点所决定的。

子夏传《春秋》，将历史学导入政治。他所最注重的首先是“微言大义”，后来传授于公羊学派，形成对汉初政治影响极大的《春秋》公羊之学。汉代著名大思想家董仲舒即是这一派的传人。

晚清时代著名改革思想家魏源、龚自珍、康有为也都属于公羊学派即今文学派。魏、龚经世致用、变古适今的政治改革思想，当时流传到日本，对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政治思想发生了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子夏也极其注重春秋时代的史事故实，此在《左氏春秋》中保存最多。此外，子夏也注重于训诂之学，这一学派即《谷梁春秋》。

以现代学术的观点看，可以说“公羊学”注重于政治意识形态和历史哲学，而《左氏春秋》注重于史料和政治历史，“谷梁春秋”则偏重于语言分析哲学。如果说《春秋》之学开创于孔子，则子夏正是将其学说发扬光大而形成上述三大学派的最早传承者。

（刊于《深圳特区报》“何新读史札记”2002年8月18日）

子夏革新儒学

1

子夏,名卜商,生于公元前507年,少孔子44岁,卒年不详。《荀子·大略》篇说:"子夏贫,衣若悬鹑。"可知他家境贫寒,是从社会低层奋斗出来的士人。

《论语·子路》说,孔子在世时子夏曾在鲁国"为莒父宰",据杨伯峻《论语辞典》统计,《论语》一书中提到了子夏的文字有23处,仅次于子路(47次),子贡(44次),比孔子最得意的学生颜回还多6次。

《论语》提及孔子与子夏的对话,有对子夏的特殊称赞之辞,如: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也矣。"(《论语·八佾》)

2

孔子弟子人才济济,各个领域都有出类拔萃的人物,孔子曾列举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马。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先进》)

按:当时"文学"之概念异于今。"文"指文字,"学"指学术。孔子认为子夏精于学术、兼通文字。

孔子还曾评论子夏说:"学以深,厉以断,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银手如断,是卜商之行也。而商也,其可谓不险也。"

在整理古代文献和建立经学方面,子夏的贡献是突出的。宋洪迈《容斋随笔》云:"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与他人不同矣。于《易》则有传,于《诗》则有序。而《毛诗》之学,一云子夏授高成子,四传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传曾子,五传而至大毛公。于《礼》则有《仪礼·丧服》一篇。于《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辞者,盖亦尝从事于斯矣。公羊高实受之于子夏。谷梁赤者,《风俗通》亦云子夏门人。于《论语》,则郑康成以为仲弓、子夏等所撰也。"

洪氏所举诸经传授系统，都出于两汉魏晋人之说，一致认为六经都是经子夏的传授才流传下来。先秦诸子和《史记》、《汉书》记载子夏谈论六经的言论超过孔子其他任何弟子，也是子夏精通诸经的证明。

后汉徐防曰："《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子夏可以被视为孔门经学的奠基者，是参与创立儒学的卓越思想家。

3

子夏对后世的实际思想影响，超过了孔门子弟中任何人，包括颜回、子贡等。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说《春秋》也。"又说："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这是先秦诸子书中明确指出子夏传《春秋》的记载。司马迁说孔子作《春秋》，"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纬书《孝经纬》谓"孔子以《春秋》属商"。

《左传》一书，与子夏也有密切关系。《吕氏春秋·察传》篇："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豚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已亥也。'"

卫人所读的"史记"，可能是卫国史书，卫人将'已亥'读为"三"，子夏一听便知，可见他不仅有丰富的文字知识，而且对春秋史事多具了解。又，以《左传》一书的内证与子夏门人吴起的经历对照，吴起很可能是《左传》的作者。故徐中舒先生推断"《左传》可能就是在子夏门下编写成的"，"作者可能就是子夏一再传的弟子"(《左传·选前言》)。

4

子夏所传授业的弟子，见于文献记载的有魏文侯、田子方、段干木、李悝、吴起、禽滑厘等著名人物，其中尤以魏文侯、李悝、吴起三人的成就最为杰出。

魏文侯，名都，于周定王二十三年(前116年)即位。他在位期间礼贤下士，"师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吕氏春秋·举难》)以敬贤名闻于诸侯，实为开战国养士之风的先驱。他任命西门豹为邺令，豹智破"河伯取妇"的骗局，又"引漳水以灌邺田"，令魏国大治。

文侯还采纳李悝"任地力之教"的建议，任用他推行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改革，

使魏成为战国初年最富强的国家。魏文侯是子夏的弟子,见于《史记·魏世家》及《仲尼弟子列传》,魏文侯即位在公元前446年,距孔子卒仅33年,其时子夏62岁。

李悝,即李克,曾任魏中山守,后得文侯信任居相位而推行变法。他提出"尽地力之教"的主张,采用多样化种植、努力耕作、勤除杂草、及时抢收、利用宅边地和空隙地等方法挖掘土壤潜力和提高土地利用率,以提高农业生产力。还实行"平籴法",由官府按年成好坏以合理价格收购或出卖粮食以平抑粮价,保护农民和城市居民双方的利益。

李悝还"撰次诸国法",编成一部《法经》,分《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六篇,以严密的刑法维护财产私有制度。后来卫鞅入秦辅佐秦孝公变法,就是带着这部《法经》去的。

后来秦国的《秦律》和汉朝的《汉律》,都是在李悝《法经》的基础上逐步扩展补充而成的,李悝被后人尊为法家鼻祖,《史记·货殖列传》和《平准书》都说"李克务尽地力",而《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及《汉书·食货志》又都说"尽地力之教"者是李悝,"尽地力之教"者并无二人,可知李克即李悝。《汉书·艺文志》有《李克》七篇,在儒家,班固注:"子夏弟子。"

5

子夏弟子中另一位影响深远的杰出人物是吴起。吴起,卫左氏中人,著名军事家,著有《吴起》兵法四十八篇。他在"子夏之伦"门下受业后曾仕于鲁季孙氏家(见《韩非子·说林上》),又曾为魏文侯、武侯将,因遭人暗算而去魏至楚,辅佐楚悼王变法,"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之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这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吴起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社会改革家,而且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说苑·建本》篇有"魏武侯问元年于吴起",吴子"对以《春秋》之意"的记载,可见他是子夏门下深于《春秋》的学人。

清代学者姚鼐指出,《左传》一书"吴起之徒为之者盖犹多"。此后钱穆、郭沫若、童氏书业等都赞同姚说,童还补充了一些有力的佐证,要点是:就《左传》所表现之生

产技术、生产关系、阶级斗争、政治制度、文化形态等观察，基本符合春秋时代之现象，知撰作此书者必有大量春秋时代史料为根据，作者离春秋时代当不远。①

魏文侯、李悝、吴起，都是战国时代杰出的社会改革家。这些顺应时代潮流推动社会前进的历史人物出自子夏门下，不是偶然的。

子夏虽属儒家，但实际他是援儒入法的“前期法家”的先驱者。根据汉人记述，李悝、商鞅、荀子、韩非子都是子夏的再传弟子。《韩非子》对子夏加强君主集权，防止《春秋》所记臣杀君、子杀父等乱伦乱法的主张多所引述。

法、术、势是由早期法家中不同人物分别提出来的，而子夏以《春秋》为鉴很早便提出了重势的理论，实为后起法家兼用法、术、势以加强君主集权理论的先驱。

魏文侯、李悝、吴起成为早期的社会改革家，李悝更被尊为战国法家之鼻祖。但他们都是子夏的弟子。因此，以弟子的事迹看子夏，应该说他是培养出一代社会改革家的宗师。

---

①就《左传》所反映作者之学识观点而言，其人当为儒家后学，而有少量法家思想，于军事甚感兴趣，似长于兵家之学。

作者似与鲁国有关，故本书记鲁事较详而可信。于列国则扬晋、楚而抑齐、秦，张大楚国之事尤多，则其人必与晋、楚有关，而与楚之关系尤密。

于内政，鲁则尊季氏而抑公室（如仲子事成季、成风故事皆被隐晦而曲解）。齐则扬陈氏而抑有显名之齐景诸公。晋亦扬臣抑君，“于魏氏事造饰尤甚”。楚乃尊君抑臣，穆王弑父、共王丧师、灵王骄侈、平王昏庸、昭王失国，皆有奖辞，而大臣屈瑕、子玉、子反、子重、囊瓦辈，悉见贬抑。

《左传》多预言，最晚一事为僖三十一年“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僖三十一年（前629年），此时正有子南劲取卫之事。余所为预言亦多应验于春秋末至战国前期，然则本书当即在战国前期写定。

上述四端，皆与吴起的身份、思想及经历相合。惟吴起于楚悼王卒后即为宗室大臣攻杀（前381年），不及下见子南劲取卫而作预言，昔人复有《左传》之文体前后不一之说，所以童书业氏认为“本书盖吴起及其先师后学陆续写定，惟吴起之功为多耳”。这一结论，与徐中舒先生《左传》作者“可能就是子夏一再传弟子”的推断是可以互相补充的，不失为关于《左传》作者争论中最合理的假设。而吴起在《左传》陆续写定中的功劳最大，又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由儒家向法家过渡的思想演变轨迹。

儒家是中国最早的政党

1

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生深刻全面变革的时代。百家诸子都兴起于此时。

《汉书·艺文志》将先秦诸子划分为十家，认为每一家都是出于某一种“王官”（政治分工中的官属专业）。

但是作为历史学家的班固忽视了极其重要的一点：先秦诸子之分并不仅是不同的学术思想之分。这种分野之后有政治意识形态之争，有时也有直接的权力政治之争。

而尤为重要的是，战国诸子中至少有两个学派，并不单纯是学术的思想与学派，它们事实上乃是中国历史中最初形成的雏型政党。这两种具有政党形态的学派，即儒家与墨家。

近世一些学者多以为，政党政治等仅仅是西方的产物。殊不知，当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君权的衰落，在以天子为中心的君主制度蜕变为大夫陪臣执国政的贵族政治制度的过程中，政党政治也已萌生于当时的诸子百家学派之中。

所谓政党，就是具有专一的政治纲领，较严密的分层组织，有纪律约束，有精神、政治和组织的领袖，有远期及近期的政治目标，且有经济来源即组织经费（“党费”），从事有组织、有目的政治活动之政治团体。

从上述几点去观察，孔子组织的儒党，以及后来墨子组织的墨党，都完全符合标准。孟子曾谓“天下二分，出儒入墨”，可见儒墨的影响之大。从历史和政治活动史看，孔子与墨子，不仅是学者、思想家、教育家，事实上也是两位出色的政治组织者和政治领袖。

2

先秦诸子之兴起，其社会基础是当时社会中一个新阶层的兴起。这个阶层，就是

春秋末期出现的所谓"游士"或"游学之士"。游,就是四方游荡。之所以能向四方游荡,因为其身份乃是自由的。"士"是一种社会身份。士高于农夫等劳动者,但又不是真正的贵族。士是权贵社会的边缘阶层。士在商、西周社会中早已存在。但游士则是春秋时期社会分裂的产物。

春秋以前,官有世业,世官世守,士农工商皂(造)隶(力)各有专业分职和人身连带,世代不能改变。[①] 因此,春秋前的"士",并不是游士。

游士从何而来?从贵族和士阶层中的"庶子"而来。庶、诸古字通。庶子即诸子。诸,多也,余也。庶子是相对于嫡长子而言,庶子是贵族阶层中一种"多余的人。"[②]

西周政治经济制度的主体是宗法种姓制度。这种宗法种姓制度,也就是所谓"周礼"的实体。[③] 根据宗法制度,贵族阶级的权力、财产、身份、地位的传袭实行严格的嫡长子(宗子)继承制。但是嫡长子只有一人,即"世子"。非嫡长子的其他子弟,即"庶子",他们都是没有宗法继承权的。

嫡长子继承父业。非嫡长子的庶子们,享受不到父辈的贵族身份与称号。而非贵族的王官,其庶子也无继承权,必须学点手艺和专业。

随着人口的代代增多,国中可分之闲土日少,官禄也日分日削。于是,在贵族和"士"的子弟中游离出来了一批无法进入贵族主流社会的边缘人。

这些边缘的"士"之子弟,他们虽有贵族和"士"的家世背景,但却没有继承权,没有土地,没有官职,也没有正式身份,这些人就成为了所谓"游士"。游士们的身份是自由的,在社会地位上高于农夫、商人、奴隶。游士不受人身依附关系即当时的编户制度的约束,因此可以四处游荡。

3

孔子正是来自这样一种社会阶层。直到青年时代,他仍然是一个四出游荡寄食于人的"游士"。春秋中期出现的这一游士阶层中,孔子应是最有名望的一位。由于其有名望,因此他又成为了名扬一时的"名士"。先秦诸子,除老子是世官世守的史官贵

---

①《荀子·荣辱篇》说:"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持王公。是故三代虽亡,治法犹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位也。"

"夫物物有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旦失职,则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业,其物乃至。"(《国语》)

②东汉以后,庶子成为骂称,又作"竖子",取杂子、贱子之义。

③何谓礼?礼不是礼仪或礼节。礼的实体是制度、秩序。

族以外,几乎出身都是“庶子”和游士。

孔子之所以主张“有教无类”,就是因为其徒党中有很多下层出身的边缘人。因此当时曾有人攻击他说:“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皆从学于孔子。”

当时的宗法贵族看不起这些庶子、游士,蔑称之为“竖子”。

“竖子”其实是“庶子”的另一种写法,在战国秦汉时代这是一个骂人语,其意义略相当于“小人”。尽管宗法贵族目游士为“竖子”,孔子却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个被他赋予一种新的道德涵义的词语“君子”。“君子”本来是指贵族,是一种社会身份。然而孔子所谓君子,则不是指身份和出身,而是指学养和道德。

即使出身于小人,身份是竖子,只要其修养有德,则孔子认为这种人也是“君子。”孔子使“君子”成为道德人格的称呼,换句话说,单凭血缘关系、宗嫡身份并不能保证贵公子们成为“君子”。

4

儒的本义是胥师,即主持宗社祭祀礼乐仪式和丧葬之礼的祭司。

孔子是一个私生子,其出身的母族卑微。作为一个贵族的私生遗腹子,他作为“士”的身份,事实是成年之后才被追认的。他作为祭师和传教者的身份,本来也是自封的。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私学”的创立者。孔子创立“私学”,打破了从前学在官府的局面。在此之前,学术是由国家垄断的。

但是,孔子聚徒讲学,其真正目的并非仅是要传播一种学术,而且也是为了从事政治活动。通过教育传播一种信仰,又把具有共同信仰的子弟们聚集在一起,组织成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也称作“儒。”

[孔子聚徒讲学的所在地,似就是曲阜。虽然前人有不同说法,但我仍疑曲阜一名实际就是来自陬邑(孔子父亲的守邑)。孔子任中都守后,得到了采邑,这采邑可能也在曲阜。曲阜就是孔子的 Lycewm(吕克昂,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的讲学地)。]

这个团体既是学术团体,也是政治团体。他们共同信奉和奉行以“六经”之道为主体的圣贤学说,形成一个学派,此即后世所说的“儒家”。其从学者称之为“弟子”(子弟的倒置词),而外间则称之为“徒党”。

5

这些“徒党”，皆尊奉孔子为精神领袖和政治领袖，实践其政治学说和政治主张，从事政治活动。因此，这一学派实际是组织成了一个在当时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性党派。

实际上，汉语中谓“党”这个字，正与孔子讲学的乡党社堂有关。在孔子之前，当学在官府时，宗社所在的乡校之社堂，本来就是士子们聚会和评议时政的场所。党，字源来自堂。堂，即乡社，又称乡党。党人，就是同党之人，具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是“党人”的特征。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郑然明以乡校谤国政，欲毁之。子产曰：‘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仲尼闻是语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孔子之所以赞扬子产，是因为子产允许士子们在乡党中批评和评议国政。而批评也就是一种参与。孔子显然已意识到乡校聚徒讲学，可以让作为边缘人的庶子游士们介入和从事政治活动。

而孔子本身作为一个曾长期不被社会承认为贵族身份的“非士”，本来是根本没有这种从政机会的。他肯定也会意识到，如果把众多像他这样具有参政兴趣而没有机会的庶子游士们聚集在一起，组织成一个团体，就可以成为政治中的一种积极的、重要的力量。

于是他就这样去做了。他所发起和组织的这个团体，就是“儒”。

6

过去人们囿于成见，一般只认为，儒家是一个学派，是一个学术团体或教学团体。

其实在孔子以后，以至后来的秦汉时代，“儒家”更像一个政党。汉武帝独尊儒家，实际是将儒党拔擢为控制政权和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执政党。这个政党的宗旨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即“尊王攘夷”，“复礼归仁”。这八个字正是汉武帝所需要的。

这儒家之党，可称为“孔党”或“儒党”。这个组织是有纪律的。背叛师门者，会受到处罚，“弟子可鸣鼓而攻之。”孔子使冉求为季氏吏，冉求为季氏聚钦，背叛了孔子的教义，于是孔子将他逐出弟子之籍，清理了门户。这其实也就是开除党籍。(《论语·先进》)

史传孔子弟子三千，其中名世之贤者七十二。三千弟子，就是儒党的党员；贤人，就是分层的领袖。有人不相信人数三千这个数字，认为是夸大的。其实如果作为政党，人数三千实在算不上太多。嫡派弟子七十二贤人，若每人领属二层弟子四、五十人（不过一个班而已），则总人数即已超过三千名了。

这三千多人的徒党，无论在当时的鲁国或孔子所到往的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可能不被视为一只重要的政治力量。赵简子本来要攻击卫国，由于听说了孔子儒党在卫，遂不敢去攻。

这也就是当时在列国政治中孔子之所以声名显赫倍受重视的原因。同时也是孔子在鲁、在齐、在卫、在宋、在陈蔡之间，儒党们总是被驱逐，被围困，屡遭驱逐的原因。孔子被当时人目为“素王”，“素王”即无冕之君，实际就是政治领袖。

如果孔子只是一个平静的书斋学者，提笔写文章，登堂讲经籍，仅仅作为一个执教授业解惑的学者、教授，所谓“教育家、思想家”，则孔子必不可能发挥那样大的影响和作用。

晚年，孔子及其徒党被鲁哀公请回鲁国。当时季氏公族强大，侵凌鲁君。哀公实际也是要借重孔子及其政党的支持，形成一种制衡季氏权力的力量。

7

由于孔子并不是单纯意义的学者，所以他平生“述而不作”，从未将自己关人书斋从事研究和写作。“述”，就是演讲和鼓动。孔子的目的并不单纯是研究学术，著书立说，传之后世，而是要改革政治。

孔子也不是单纯的历史学家，他治史的目的不是为了求历史之真相，而是“以古非今”，抨击时弊，令“乱臣贼子惧”。

孔子将六经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诗经》本来是民歌、史诗和宗教乐歌，但孔子说诗则侧重于以解读古诗用以讽喻和批评政治。（《诗经》毛亨序传，正是传述了子夏和孔子所读解的诗歌与政治。）这种借古非今的态度，就是儒家“今文”家言。

实际上，先秦诸子学说所以兴起，并不在于著书立说，而在于要求付诸政治实践。著书而成为学者，并不在他们的兴趣之中。孔丘、墨翟都是如此。

在孔、墨以及后来的子夏、孟轲、荀、韩看来，政治行动实践的成功和失败，乃是第一等重要的事。创立学说成一家言，则倒是次要的。

孔丘、墨翟都抱有舍身济世的观念,重视实际效果,希望有益于人民的生活。

所以孔丘栖栖遑遑,到处宣传“仁善”和“克己复礼”的观念。墨翟也漫游宋、楚等国,到处宣讲“兼爱”,这些学说无不是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发,是适合于时势要求的。

司马迁云:“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孔子。”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推崇孔子为一革命家:“孔子自具主张,以其标准进退直人,评价古籍,经典中之尧舜,未必实有其人,乃出孔子之假托。所谓盛德美俗,未必实有其境,乃孔子虚构之景象。一言以蔽,所谓托古改制也。”其说别具只眼。

总之,孔子不仅是单纯的教育家或思想家,他有远大的抱负,为此而聚徒结党,形成了一派重大的政治力量。通过这一学党——“儒家”的力量,孔学得以长期传承,并终于在汉武帝一朝得到国家承认,遂成为支配中国传统政治两千年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

墨学源出孔门考

——读书札记

1

春秋战国交替之际,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学派,除儒家外,就是墨子所创立的墨家之学。《韩子·显学》:“世之显学,儒墨也。”孟子云:“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见战国后期,墨学的影响一度甚至在孔学之上。

墨子,先世本宋人,后迁鲁。① 子姓,名墨翟。故《墨子》书中称墨子为“子墨子。”②

顾颉刚先生对墨子的姓氏有过考证,他说:

按《史记·伯夷列传索隐》引应劭说:“(孤竹)盖伯夷之国,君姓墨胎氏”,又《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孤,……殷时诸侯孤竹国也,姓墨胎氏。”是知伯夷姓墨胎。《通志·氏族略》引《元和姓纂》说墨氏“孤竹君之后,本墨台(胎)氏,后改为墨氏,……战国时宋人墨翟著书号《墨子》,则以墨子为孤竹君之后,由墨台(胎)缩短为墨姓的。”又考《史记·殷本纪》殷后有目夷氏。《潜夫论·志氏姓篇》以目夷氏为微子之后。《广韵·六脂》“夷”字注云:“宋公子目夷之后,以目夷为氏。”则公子目夷之后为目夷氏,这个目夷氏又作墨夷氏,《世本》说:“宋襄公子墨夷须为大司马,其后有墨夷皋。”(《广韵·六脂》及《姓氏急就篇》引)“宋襄公子”当是“宋襄公兄子”的传讹。……《左传》僖公八年载宋太兹父与公子目夷互相以仁让国,兹父说“目夷长且仁”,目夷说“能以国让,仁孰大焉!”……墨子是伯夷之后,实在就是公子目夷之后。《论语正义》引《春秋少阳篇》:“伯夷姓墨”,则墨夷亦可去其下一字而单作墨。这可证墨子的受姓之始。

---

①《荀子》杨注:“墨翟,宋人,号墨子。”《吕》高注:“墨子名翟,姓墨氏,鲁人。”或说墨子为邾人。邾春秋初为宋之附庸,春秋末归鲁。地在今山东滕州。

②墨子远祖与孔子同族,皆出宋王室之“子”姓。故墨子称子墨子,孔子之孙子思亦称“子思子”。江泉《读子知言》云:“夫称子者,尊美之词。”实不达本原之谬说也。旧对墨子国籍亦有争论,殊不知其为子姓与其祖为宋人正可互证。

孔子不称“子孔子”者,因孔丘出身微贱。其为孔氏之后,乃在其父死后之追认。至子思辈,孔丘作为孔族已得公认,而孔氏乃宋王室子氏之后,故子思亦自称“子氏”也。公输般为楚造云梯将攻宋。墨子闻之,起于鲁,行十日十夜,往见公输般。以守御之法止楚攻宋。其爱故国之情,可见一斑。(《墨子·公输般》)《史记》言墨子为宋大夫,然其说不证于《墨子》(梁启超《墨子学案》)。余疑实当为“墨子为宋大夫之后”。

墨子便是殷人之后，当与孔子一样为子姓。墨乃是其氏。

清代著名学者俞正燮说："墨以殷后，多感激，不法周而法古。"童书业先生说："墨子实为目夷子后裔，以墨夷为氏，省为墨也。"杨向奎先生说："'目夷'也作'墨夷'，而'翟'与'夷'古音可以通假，因之，我颇疑'墨翟'即'目夷'的别写。"

据近世学人方授楚所考，墨子生年约在周敬王三十年(前490)，即孔子死前十余年。死于周威烈王23年(前403)，活了八十多岁。[①]

墨子之学，源出于孔门。但墨子改革了儒党之学，从而新创了自己的一派学术。《淮南子·要略》："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丧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钱穆谓："盖墨子初年，正值孔门盛时，故得闻其教论，受其术业，非(必)谓墨子受业于孔子也。""墨子幼年，正当孔子晚节，或竟不得与孔子并世。"

墨子精通儒家经典。这些典籍在春秋晚期已几乎失传，全赖孔子拯救、绍述和传承。墨子书中对儒家经典《诗》、《书》、《春秋》多所引述，博学而精通。表明墨子确曾受教于儒门。

墨子思想，多出于孔子。尚贤而反对世亲世贵，本于孔子。尚同主张平等，本于孔子"有教无类"。但孔子思想中存在矛盾，其用周礼、主张亲亲尊尊，与"尚贤"、"无类"之思想相牴牾。墨子将孔子思想中的平民主义贯彻到底，而自成一派新学说即墨学。

2

墨子生活之年代，约略与子思、子夏同时。金德建先生曾指出：墨子之学，其社会理想与子思一派的《礼运》之学相印合：[②]

(1)兼爱。兼爱是整个墨子思想的重心所在。《礼运》中也同样主张兼爱。《礼运》说：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这种主张和孟子说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有些区别。孟

---

①据方授楚《墨学源流》。其所考墨子年代，最为可信。

墨子书中多称引当时吴越。前482年越灭吴。则墨子必生于吴亡之前，可知。

②此说指源于廖平。廖平以为先汉今文经学，要义都在《礼运》，乃儒学与墨学相通之处。蒙文通亦有类似之说，见其《儒学五论》。

子说中主张先己后人,《礼运》则要求破除己身、己家的观念。这是主张兼爱的墨子同样有的观念。《墨子·兼爱下》说:

“吾不识孝子之为亲度者,亦欲人爱利其亲与!意欲人之恶贼其亲与!以说观之,即欲人之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爱利吾亲乎!意我先从事乎恶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乎! 即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以爱利吾亲也。”

这种论调,亦即《礼运》的“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墨子·兼爱下》又说:

“今吾将正求兴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为正。是以聪耳明止,相与视听乎! 是以股肱毕强,相为支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诲。是以老而无妻者,有所待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

这种论调,实际等于《礼运》的“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2)尚同。墨子主张尚同。《礼运》亦主张“大同”。《礼运》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

所谓“天下为公”和“大同”,实际就等于墨子所谓“尚同”。

(3)天志。墨子以“天志”论破商周的“天命论”。《礼运》里也有类似观念:

“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根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故圣人参于天地,并于鬼神以治政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天地为本,故物可举也。”

诸如此类,《礼运》里“本于天”的观念,实际和墨子所说的“天志”意思相当。

墨子思想中拿“天”做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例如《天志中》说:

“天之意也,上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为刑政也;下将以量天下之万民为文学出言谈也。观其行,顺天之意,谓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谓之不善意行。”

其中所谓“度”、“量”云云,都可以看出是拿了天的意志来做标准的一种讲法。《礼运》所说“礼必本于天”、“政必本于天”云云的所谓“本于天”,自然也是拿天来做标准的意思。《礼运》所说“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的“作则”云云,墨子的观念都极其相像。

(4)明鬼。孔子儒家的思想本来看鬼神是若有若无。例如《论语》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只有墨家才彻底地讲到明鬼(崇鬼)。而《礼运》也以鬼神并列为说:“列于鬼神。”“致其敬于鬼神。”“并于鬼神。”

“鬼神以为徒,故事可守也。”“山川所以傧鬼神也。”“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可见墨家明鬼的思想与《礼运》也相似。

(5)尚贤。道家反对贤人政治,主张“不尚贤”。但《礼运》则主张尚贤,与墨子主张相同。《礼运》说:“选贤与能。”“选贤”当然就是尚贤的意思了。墨子所称“尚贤”具有民主“选贤”之意。例如《尚同上》说:“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这种民主选君、选王公、选官吏的思想,在战国时惟见于墨子和《礼运》。墨子认为自己是法先王,用夏政的。孔子的早期儒家主张法后王,但子思一派儒家则主张崇古法先王。

(6)节用。墨子主张节用、节欲。《礼运》说:

“大夫其官,祭器不假,声乐皆具,非礼也,是谓乱国。”

故礼之不同也,不丰也,不杀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这些和墨子崇尚朴实俭约的宗旨也相符合。

(7)非攻。非攻也是墨子学说的要点之一。《礼运》却也同样主张非攻。例如说:“讲信修睦。”这不外要国与国之间保持友好,使得战争不致发生。又说:“城郭沟池以为固。”墨子非攻学说,本来也着重在防守的一方面;《墨子》书里就有《备城门》等多篇,专门讲究防守城池。《礼运》所说固守城池,与之正合。又说:“冕弁兵革,藏于私家,非礼也。”私家不许收藏兵革武器,当然就是要避免发生斗杀,其实这也是与墨子非攻的主张相似的。

从上面分析看,《礼运》的各项主张,都与墨子思想相合。墨子时代与子思约略同时,其思想可能具有相同的来源,即孔子。[①]

3

《汉书·艺文志》论述墨家源流说: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

《艺文志》这一段论述墨家的源流,主要是出自臆测。但我们可以见到:

(1)清庙之守。《艺文志》所谓“清庙之守”指古时候掌管郊庙之礼的官守。《吕氏

---

①参看金德建先生《礼运和墨家思想的关系》一文。但金氏以为《礼运》思想来自墨子,则误置本末矣。

春秋·当染篇》说:“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鲁,墨子学焉。”《吕氏春秋》和《艺文志》都主张墨家的来历出于清庙之守,以为墨翟当时曾经学过郊庙之礼。清庙之守,先秦称胥或相,也就是祭师,实际就是孔子之儒的源出由来。

(2)明堂之制。所谓清庙其实就是指周代的明堂制度。

蔡邕《明堂月令论》说:“取其宗祀之貌,则曰清庙;取其正室之貌,则曰太庙;取其尊宗,则曰太室;取其堂,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四面周水,圆如璧,则曰辟雍。异名而同事,其实一也。”所谓墨家出于“清庙之守”,也就是“明堂之官”。

(3)三老五更。《艺文志》论述墨家源流,还有可以注意的就是所谓“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

三老即社老、闾老、里老。五更则前人无确说。我以为,五更即五工。

五更就是五工,所谓清庙之官。明堂之制、五工之官,就是工匠之官。工商食官,五工之官归于清庙之守(大司空,即大司宫、大司工)。

墨子出身卑贱,自称“贱人”。[①] 方授楚云:“周时所谓贱人,与后世良贱之分不同。凡士以下之庶民,皆贱人也。”其说是,按“贱人”即“小人”。[②]

先秦制度,士以上为贵人,士以下为庶人、贱人。贱人即小人,身份高于奴隶,是自由民,但百工、商贾,农夫皆属贱业。[③]《左传》所谓“庶人力于农、穑、商、工、造、隶,不知迁业”者。

孔子自称“少也贱”。商汤之贤相伊尹,曾操庖厨之业,亦被目为贱人。[④]

墨子也是贱人出身,其世业,其实就是木工。[⑤] 据说墨子木艺之巧,争胜于当时的名匠鲁班(公输般)。惠施曾称赞他:“墨子大巧,巧为輗,拙为鸢。”(鸢,即雁,见《韩非子·外储说》)所以当时贵族君子认为墨子之说是“役夫之道”。[⑥]

墨子出身工匠,其学朴实。韩非子言:“墨子者,显学也,其身体则可,其言多而不

①《墨子·贵义》记墨子献书于楚王,楚王不用。墨子云:其因“贱人”之所为而不用乎?

②杨树达谓:贱小义通。水小曰浅,人小曰贱,金小曰钱。

③“今农夫人其税于大人,……岂曰贱人之所为而不享哉?或虽贱人也,上比之农,下比之药,曾不若一草之本乎?”(同①)

④“汤将往见伊尹,令彭氏之子御。”“曰:伊尹,天下之贱人也。汤曰:非汝所知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同①)

⑤墨子善制木车。《鲁问》:“翟为车辖,须臾刻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

⑥荀子云:儒者之说,圣王之道。墨子之说,乃役夫之道也。(《王霸》)

辩。”其引《诗》、《书》,常致之以适合当代口语。

墨子主张尚贤、尚同、非攻、兼爱(爱人)、交利(利人)、节财、薄葬、卑服、非乐(反对享乐)、生产(强节),此皆手工业者之价值观念也。

墨子之学,乃共工氏(工官)之学。共工氏一族,世官世业。墨子说“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法仪》)

4

与儒家相似,墨家之学团并不单纯是一个学派,而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雏型政党。可以认为,墨子学习孔子,将自己的学派组织成为一个有政治主张的团体,其内部组织之严密、纪律之严格甚至过于儒党,有似一秘密会党。而且其内部具有共财(共产)、平等(尚同)的原始共产主义倾向,要求成员过一种禁欲式的生活。有所相似于希腊之毕达哥拉斯学派。

[毕达哥拉斯建立了一个据称抱有伦理、宗教和政治目的的社团。他的理想是要在其门徒中间发扬政治品德,教诲他们要为国家的利益而活动,使自己服从整体。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强调道德训练的必要性:个人应该懂得约束自己,抑制情欲,使灵魂旷达;应该尊重权威,尊重长者、教师和国家的权威。这个毕达哥拉斯社团似乎是一个实际的公民训练学校,在这里试验毕达哥拉斯的理想。它的成员培育友爱的美德,训练自我检查的习惯以提高其品性。他们形成一个公社,像一个大家庭那样同吃同住,穿同样的衣服,专心从事艺术和工艺,又研究音乐、医学,特别是数学。通常它的成员都要经过一段学徒时期,格言是先倾听后理解。这个社团最初可能是当时出现在希腊、大规模流行的宗教复兴的一种形式,其目的在于纯净生活,使全民参加礼拜,特别是参加所谓神秘宗教仪式的礼拜。这种神秘宗教的教义,指出灵魂未来的命运取决于人们在尘世生活中的行为,而且为掌管他们的行为制定了一些规章。①]

墨子这个政治组织的领袖称作巨子。巨子,就是执规矩者。

《淮南子》“泰族训”云:

“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为之所死也。”

《庄子》“天下篇”记:

“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死),冀得为其后世。”

---

①梯利《西方哲学史》。

此所谓巨子，又记作钜子。“钜子”就是墨家之首领。墨者须绝对服从之。又，所谓”冀得为其后世”一语，殊可注意。冀者，皆也。厉进者，继承人也。墨者内部是平等的，成员皆有资格以选贤成为候选之继承人。

5

《墨子》“公输篇”：

子墨子曰：“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

此可见墨子弟子三百人，还是一个具有一定战斗力的准军事团体。若非平时训练有素、有人组织之、指挥之，而徒激于一时之义勇，断难如是步武整齐矣。

不仅全体墨者必须绝对服从钜子，钜子也必须绝对服从团体内之纪律。《吕氏春秋·去私篇》云：“墨者有法。”此种墨者之法，森严如铁，违之则罚，以至处死。惟革命团体与秘密社会之所谓纪律庶几似之。

不仅墨者之死生大故，固受“钜子”之干涉，即普通出处及生活亦由“钜子”指挥。

据《墨子》书中记，墨子不但对子弟传教学术，而且为弟子安排职业。（孔子也曾如此，如安排子路为季氏宰。）墨子本人虽然未仕，但却曾安排其子弟出仕。

《问篇》记：

“子墨子使胜绰事项子牛。项子牛三侵鲁地，而胜绰三从。子墨子闻之，使高孙子请而退之曰：‘我使绰也，将以济骄而正嬖也；今绰也禄厚而谲夫子。夫子三侵鲁，而绰三从，是鼓鞭于马靳也。’翟闻之：‘言义而弗行，是犯(弗)明也。’绰非弗之知也，禄胜义也。”

由胜绰之事观之，如果出仕的弟子有悖于墨子之道，则给以免职“退之”的处罚。

墨家组织之严密如是，加以墨子之才，好学而博。《天下篇》言“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之牺牲精神，及“席不暇暖，突不得黔之勤劳状态”，宜其倡之遂成显学也。

墨子过的不是贵族的生活，他和他的学生所过的是当时“贱人”的生活：“量腹而食，度身而衣”，“以裘褐为衣，以跂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有的学生“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简直完全是贫民。同时墨家懂得工技，墨子就是个大技师，会制造武器等手工品，他和他的弟子至少从事一些手工业劳动，并不完全脱离生产。墨子自称“贱人”，经常步行，丝毫没有贵族架子，表示是庶人的身份。

墨者崇尚苦行，庄子云：

“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以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淮南子》言墨子用“夏政”，所谓夏政，即大禹治水，十年不入家门，苦行之道也。

《墨子·贵义》云：“必去喜、去怒、去乐、去悲、去爱、去忍，而用仁义。手足口鼻耳目，从事于义，必为圣人。”

6

墨子主张“天志”，天志就是自然法。志，知也，天志即天智，天有智、知；志，择也，天志亦即天择，谓天有意志。

总之，墨子认为天是有智知、感情、知觉、意志，能主动作为的天。而人本于天，墨子以天志否定孔子所信仰的天命。命者定也。天命论是必然论、决定论。天数已定，则人力无能为。天志论是选择论、反决定论，是主张存在先于本质的存在主义。所以墨子说：

“实以为治法而可？莫若法天。以天为法，动作为为，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相爱相利，天必恶人相害相贱。”（《天志》，略引）

墨子相信鬼神也有意志：

“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为鬼者。”（《明鬼》）“执无鬼者，疑天下之众，是以天下乱。”“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乎天下岂乱哉？”

墨子这种以天为有意志之天，以鬼神为赏善罚恶者的思想，后来被董仲舒吸收改造融汇入儒家的“天人感应”论中。

因此，墨子以“天志论”，否定了孔子天命不可改变的“天命论”（《非命》）。他认为：

“在于商夏之诗、书曰：命者，暴王作之。”

“执有命者不仁。”

传统的天命论是一种本质先于存在的宿命论。认为人生一切都有定命，人当安于所命，放弃努力和选择。这实际是商周世官世业、世工世守的种姓制度的意识形态反映。

墨子认为，存在先于本质，选择决定生活，是历史中最早的“存在主义”者。“在于桀纣，则天下乱，在于汤武，则天下治：岂可谓有命哉！”（同上）

“执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赏，命固且赏，非贤故赏也；上之所罚，命固且罚，不暴故罚也。”（同上）

历史中并没有不改的天命，只有随时赏善罚恶的天志。没有承受天命世官世守的贫卑富尊，而应当以善德为标准，让贤人（哲学家）成为统治的君王。这就是他主张的“尚贤”论。他说：

“执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治则治，命乱则乱，命寿则寿，命夭则夭，虽强劲何益哉？以上悦王公大人，下阻百姓之从事。故执有命者不仁。”（《非命》，略引）

7

墨子所批评的“天命”思想，也是直接针对孔子的。孔子崇天信命。谓“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道之将兴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宪问》）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后来孟子阐发孔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万章》）孔子认为，“志于学”，最终目的是“知天命”。因此，孔子是宿命论者。

天命论是一种决定论，限制人类的作为。而墨子主张人可以有为，行为的结果取决于行为的价值本身。天的意志体现于人类自身行为的结果中。因此善则有善报，恶则有恶报，人应当趋善避恶，这就是墨子反对天命（非命）而主张天志论和明鬼论的实质。

实际上是墨子用他的学说来改造当时的政治。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托神改制”。这就是墨子的“天志”、“明鬼”学说在当时的现实意义。后来，墨子的这种思想被融合到孟子所代表的今文儒学的思想中。

他对统治者说：

“在于桀纣，则天下乱；在于汤武，则天下治；岂可谓有命哉！”

“执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赏，命固且赏，非贤故赏也；上之所罚，命固且罚，不暴故罚也。”

这就是说，你们如果主张有“命”，那么你们的赏、罚，也就不须要行了。而且暴王的时候天下乱，圣王的时候天下治，这就可以证明“命”是没有的！墨子又对被统治者说：

“昔上世之穷民，贪于饮食，惰于从事，是以衣食之财不足，而饥寒冻馁之忧至，

不知曰:我罢不肖,从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贫。……"

这就是说:你们如果相信有"命",不好好从事生产,你们就要受到饥寒的痛苦,这是你们自作自受,并不是什么"天命"。

8

墨子主张以神鬼之道设教而教民。因此,墨子主张相信鬼神不仅存在,并且在冥冥之中有一双眼,一颗心,能够赏善罚恶。

"子墨子曰:古今之为鬼非他也,有天鬼(神),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为鬼者。"(《明鬼》下)"今执无鬼者曰:鬼神者固无有,旦暮以为教诲乎天下,疑天下之众,……是以天下乱。"(同上)

"今若使天下之人,皆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同上)

但是,另一方面,墨子又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是中国学术史上最早研究形式逻辑的人。他提出了被称作"三表法"(三段论)的归纳推理形式。

"何为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非命》上)

墨子主张以实践(行)来检验理论:

"子墨子曰: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不足以举行而常之,是荡口也。"(《耕柱》)

先秦诸子百家中,只有墨子、荀子、名家注意过逻辑问题。但名家注重的是语言中的逻辑问题,因此流于诡辩。墨子所注重的则是认识中的逻辑问题,几乎构成了一套有系统的逻辑学。孔子已开始注意语言和语意的问题,但对逻辑问题则缺乏反思。他的言论,述而不作,多是宣谕式的直言命题,很少证明与推论。因此墨子反对儒家这种模糊不清的思维方法。

"子墨子(曰)问于儒者(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子墨子曰:子未我应也。今我问曰:何故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则子告我为室之故矣。今我问曰:何故为乐?曰:乐之为乐也;是犹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公孟》)

他说:我问儒者们为什么要造房屋,他们本应说明,冬天用房屋来避寒,夏天用

它来避暑,同时也用它来分别男女的住所。他们却回答我:什么是房屋?房屋就是房屋,那不是等于白说吗?

同义反复,这确是常见于儒家思维方法中的局限。

墨子在实践中,也以非常强的逻辑理性为指引。例如:

"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墨,不可以北。子墨子不听,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日者曰:我谓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若用子之言,则是禁天下之行者也,是围(违)心而虚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

9

儒者主张仁,但仁是有等级亲疏远近之施取的。墨子反对这种仁。他说:

"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虽禹汤无以易之,兼仁与不仁,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贵义》)

在墨子看来,这种"仁"不是真正的"仁",因为它不是兼爱,而是偏爱。尽管儒家说得很漂亮,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但是实际做起来,主要还是"亲亲",这样儒家的"仁"就很难越出贵族阶级的范围。

墨子认为,儒家的"仁",仅仅是从爱己出发的,为爱自己,推广一步,就爱自己的父亲、兄弟、子女,这便是所谓"亲亲";再推广一步,才爱到其他人。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这个意思。

儒家这种以"孝悌"为本的"亲亲"的"仁",墨子认为并不是真"仁",而只是"专爱"和"私爱"。他反对"孝",而主张均爱于天下,博爱一切人。

因此墨子认为,必须倡导用"兼爱"代替"仁";不但要"兼相爱",而且要"交相利"。只有"交相利","兼相爱"才有实际的内容。只有兼相爱,才能体现真正的博爱天下之大"仁"。

儒家主张复活周礼,恢复尊卑有秩的等级阶级制度。墨子则主张打破等级身份的界限,实行阶级身份平等(尚同),主张破除私爱(孝、悌)和专爱(仁)而实行博爱(兼爱)。

"子墨子言曰: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

孔子主张君子不言利，墨子则是一个务实的功利主义者。墨子认为讲义，就要讲利，“义者，利也。”在这里，墨子是使用了声训，义借为益。有益，就是今语所谓“好”。好事就是给人带来利益之事。不但于己有利，且于众人、社会有利，方为“大益”/大义也。

10

什么人能给众人带来大利益呢？墨子认为，只有贤人。所以墨子主张推举贤人执政。极其值得注意的是，墨子提出一种要求回到古代民主选举制的思想。墨子是中国古代一位真正的民主主义者：

“是故古者圣王之为政也，言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定)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夫尚贤者，政之本也。”(《尚贤》上)

“故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濒，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尚贤》中)

实行这种民主选举制的前提，是必须打破等级身份制度的礼制，首先承认一切人在身份上的平等，这就是所谓“尚同”。墨子说：

“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馀力不能以相劳，腐朽馀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

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

天子、三公既以(已)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辨，不可一二而明知，故划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

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

正长既已具，天子发政于天下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与)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访)荐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赏，而下之所誉也。

意若闻善而(与)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过弗规谏，下有善弗傍荐；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罚，而百姓所毁也。上以此为赏罚，甚明察以审信。是故里长者，里之仁人也。……乡长者，乡之仁人也。……国君者，国之仁人也。……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则(天)灾犹未去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圣王为五刑，请(诚)以治其民，譬若丝缕之有纪，罔罟之有纲，所(以)连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尚同》上)

(值得注意的是，墨子的这一国家起源论与近代霍布斯的利维坦理论颇为相似。)

因此，墨子主张建立层层选择的制度，由下对上进行监督，重新组建一个理想的国家。连国君也由民选的仁人、贤人来担任。

过去许多人没有读懂墨子的"尚同"，以为"尚同"就是主张大一统，甚或以为是主张建立中央集权制，这完全是荒谬的误解。

墨子说：

"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设国都，立正长也，非高其爵，厚其禄，富贵(放)佚而错(措)之也，将以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贵贫寡(富贫众寡)、安危治乱也。"(《尚同》中)

墨子还是一个反对战争(非攻)的和平主义者。

但是，墨家不反对一种战争，就是所谓讨伐不义的"征诛"之战。墨子说：

"……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所)谓诛也，……"(《非攻》下)

孟云："扬氏无我是无君也。墨氏兼复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11

从学派渊源说，墨家是出于儒家的。但由于思想阶级性的立场不同，墨家从儒家分离出来以后，就成为儒家的对立物。

儒墨两家的思想斗争，是先秦各学派中思想斗争最激烈的。差不多整个战国时代，儒、墨两家并峙为两大政党、两大学派。墨子脱离儒家创立自己的学派后，对于儒家一直进行激烈的思想批判。（现传的墨子书中有《非儒》，据说就是后期墨家的作品。）

“子墨子谓程子曰：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

这里墨子攻击儒家四点：一、不信天鬼，二、厚葬久丧，三、弦歌鼓舞，四、相信天命。

儒墨的思想斗争其实是阶级斗争。“儒者曰：亲亲有术（杀），尊贤有等，言亲疏尊卑之异也。”所以墨家反对这种思想，归根结底，是反对儒家以等级身份制（礼制）为核心的贵族宗法思想。

“儒者曰：君子必服（法）古言，然后仁。应之曰：所谓古之言服者，皆尝新矣，而古人言之服之，则非君子也。……又曰：君子循而不作。应之曰：……然则今之鲍函、车匠皆君子也，而羿、伃、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则其所循，皆小人道也。又曰：君子胜不逐奔，掩函（陷）弗射，施则助之胥车。应之曰：若皆仁人也，则无说而相与；……何故相（与）？若两暴交争，其胜者欲不逐奔，掩函弗射，施则助之胥车，虽尽能，犹且不得为君子也。意暴残之国也，圣（人）将为世除害，兴师诛罚，……暴乱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为群残父母，而深贱（贼）世也，不义莫大焉！”

儒家主张保守，墨家主张改革；儒家着重在“述”，墨家着重在作；儒家以仁义为用，墨家主张彻底实行；儒家主张妥协之中道，墨家则主张对于敌人应当竭力攻击，不除不止。

儒家主张国家主义，君权至上。墨子主张民粹主义，平民至上。[①] 张知寒说：

孟子学说上承儒墨。他的王道主张，以及仁义、禅让、诛暴、反战思想，均承学于墨家。何按：孟子师从子思，子思礼运之学确与墨子学说接近。墨子学说中已经具有一种庶民革命的倾向。在孔子、子夏之后，儒家演变为专谋治国之术的法家。而墨学的平民主义、庶民主义，则随着手工业者地位的低落而在秦汉以后消亡了。

孔子之后出了墨子，墨子之后又有杨朱。杨朱之学是彻底反对墨子的。墨子主张摩顶放踵、牺牲个人一切以利天下。杨朱则主张彻底谋私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杨朱以自我为中心、极端崇尚自我存在的个人主义、存在主义，来反对墨子的原始共产主义。这也是战国思想中极其有意思的一种演变，十分耐人寻味。

[今人王越有说谓，墨子即澹台子羽（灭明）。《暨南学报》1984年第2期。说据《弟子传》：“澹台灭明，（鲁）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岁，状貌甚恶。非公事不见公卿大夫，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显于诸侯。”

何按：其说注意。先秦无微母，一部分微母字并在定母。[②] 此音变关系复杂，但钱大昕、章太炎、黄侃、王国维、徐复皆曾详论之。澹台与墨翟古音有通转之可能。则澹台即墨翟，字子羽，号灭明。说或可通。]

附记：墨子之学，战国之际与儒学并列为一时显学。秦汉以后殆近失传。加以其书简错窜乱，殊难卒读。晚清孙诒让著《墨子閒诂》，使之重新得到重视。人们发现，墨子在诸子中特重科技逻辑，近乎中国之毕达哥拉斯。但对墨子之政治社会思想，至今研究仍殊浅薄。本文是笔者八十年代的一篇读书札记，未发表过。文中对墨子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解。可惜我的研究并未作完，此刊之以俟后来者耳。

---

①张寒说:孟子学说上承儒墨.他的王道主张,以及仁义、禅让、诛暴、反战思想，均承学于墨家。何按：孟子师从子思，子思礼运之学确与墨子学接近。

②此音变关系复杂，但钱太昕、章太炎、黄侃、王国维、徐复皆曾详论之。

何新著作年表

书名	出版社	年代
培根论人生(第一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诸神的起源(第一版)	三联书店	1985
人生论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新探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何新集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注:收入开放丛书·中青年学者文库,本文库何新任主编)		
人性的探索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中外文化知识辞典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中国文化史新论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龙:神话与真相(第一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谈龙	香港中华书局	1989
Democracy And Socialism Form	NEW STAR	
the Eyes of A chinese Scholar	PUBLISHERS1990	
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		
——何新与西方记者谈话录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东方的复兴(第一卷)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	1991
东方的复兴(第二卷)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2
反思与挑战	台湾时代风云出版社	1991
巨谜的揭破	台湾时代风云出版社	1991
爱情与英雄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何新政治经济论文集(白皮书,内部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论何新(内部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何新政治经济论文集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5
何新画集	亚洲画廊	19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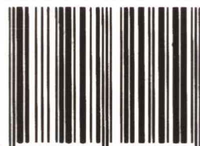
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上·下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
培根人生随笔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6
为中国声辨	山东友谊出版社	1997
危机与反思(上·下卷)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7
诸神的起源(新版)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7
致中南海密札	香港·明镜出版社	1997
《新战略论·何新战略思想库》(三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孤独与挑战(第一卷)	山东友谊出版社	1998
诸神的起源(日文版)后滕典夫译	日本东京树花舍	1998
(韩文版)洪熹译	韩国东文堂	1990
中华的复兴(韩文版)		1999
龙:神话与真相(第二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大易通解	澳门出版社	2000
大易新解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思考(第一卷)	时事出版社	2001
思考(第二卷)	时事出版社	2001
艺术分析与美学思辨	时事出版社	2001
何新古经新解(七卷)	时事出版社	2001
培根人生论	国际友谊出版社	2002
培根人生论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美学分析	中国民族摄影出版社	2002
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	时事出版社	2002
世界战略形势的最新观察	时事出版社	2002
论政治国家主义	时事出版社	2003
圣与雄	时事出版社	2003
何新集(第二版)	时事出版社	2003
风·华夏上古情诗	时事出版社	2003
孔子论人生·论语新解	时事出版社	2003
培根人生论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4
谈龙说凤	时事出版社	2004
泛演化逻辑引论	时事出版社	2005

责任编辑：王基建
选题策划：骆彦卿
封面设计：李鸿飞 春晓伟业·朱晓峰

孔子年谱



何新国学经典新解系列



ISBN 978-7-80232-055-0
9 787802 320550 >
（全套15册）定价：680.00元